

新華世紀

专业软件发行商


【新华电子图书】

世界经典童话全集


世界经典童话全集

# 柳 林 风 声

(美) 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柳 村 编译



## 目 录



## 目 录

第 一 章	河 堤.....	( 001 )
第 二 章	大 道.....	( 014 )
第 三 章	野 丛 林.....	( 027 )
第 四 章	攏 先 生.....	( 039 )
第 五 章	我可爱的家.....	( 052 )
第 六 章	癩蛤蟆先生.....	( 067 )
第 七 章	在黎明之前吹箫的人.....	( 079 )
第 八 章	癩蛤蟆的冒险经历.....	( 090 )
第 九 章	一起旅行.....	( 103 )
第 十 章	癩蛤蟆的第二次冒险记.....	( 118 )
第 十 一 章	“癩蛤蟆泪如雨下”.....	( 135 )
第 十 二 章	浪子回头.....	( 151 )



## 第一章 河 堤

整整一个上午，鼹鼠一直在忙着给他小小的家搞一次大扫除。他首先用扫帚扫，再用掸子掸，然后一手拿着把刷子，一手提着桶石灰水，一会儿爬到梯子上，一会儿跳到台阶上，一会儿站到椅子上，忙着粉刷墙壁，直弄得腰酸臂痛，喉咙与眼睛里都呛了灰尘，一身黑毛溅满了白色的石灰水。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大地、周围的一切，处处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春天带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来到了鼹鼠那阴暗低矮的小屋。鼹鼠突然猛地把刷往地上一摔：叫道：“烦死了！”“讨厌！”“再也不搞大扫除了！”然后连上衣都顾不上穿就冲出了家门。他好像听见天上有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着他，便急急地朝小地洞奔去。地洞通向公园的石子路，住在那里的动物们能够尽情地享受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他用他的小爪子不断地扒呀、刨呀、挖呀，然后再挖呀、刨呀、扒呀，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哝着：“上去一点儿！再上去一点儿！”终于，只听到砰的一声，他的嘴巴、鼻子伸出了地面，暴露在阳光中，身子也滚到了沼泽地上暖融融的草丛里。

鼹鼠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太好了！比粉刷墙壁要好多了！”阳光温暖地照在他的毛发上，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他满头是汗的前额。因为一直是一个人住在洞穴里，小鸟欢快的歌声在他那迟钝的耳朵听来，简直就像是高声喊叫。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与春天的喜悦之中。他立刻跳着站起身来，穿过草地，来到了草地另一边的篱笆前。

“站住！”一只老兔子在篱笆缺口那儿叫道，“这是我家的路。要想过去就留下六便士买路钱！”这一声叫喊惊动了别的兔子，他们一个个赶快从洞里探出头来，想看看外面吵什么。鼯鼠根本没有耐心去听这一套，也根本没有把兔子放在眼里。他一边沿着篱笆快步往前走，一面冲着那些兔子嚷道：“笨蛋！笨蛋！”然后，他趁他们还没有想出一句恰当的话来回敬他，就跑了过去。等他跑远了以后，这些兔子一个个互相埋怨起来：“你真笨！你怎么不说他……”“得啦，你怎么不说……”“你本该说他……”这些兔子每次都是这样，总是等到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时才变成聪明绝顶。

这一切真是太好了，让人都难以相信是真的。鼯鼠沿着篱笆继续向前走，穿过了一块块草地，走过了一簇簇灌木林。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看到到处都有鸟儿在做窝，到处都有鲜花在开放，四处都有绿叶在冒尖——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喜气洋洋，那么忙忙碌碌。鼯鼠不但没有为自己不在粉刷墙壁而感到有点惭愧，反而为自己是所有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中惟一清闲的人而感到开心。

正当他心满意足地到处闲逛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条河水充盈的河边。鼯鼠从来没有看到过河，认为它是头油光发亮、蜿蜒游动的巨兽。看见这头巨兽欢笑着、追逐着，时而格格笑着抓起什么东西，时而又哈哈笑着把这些东西松开。它一会儿向新伙伴扑过去，将它们一下子冲散，一会儿又重新把它们抓住，聚在一起。一切都在晃动、都在闪耀——波光粼粼的涟漪、汨汨潺潺的微波，奔腾打旋的流水。鼯鼠看得心旷神怡、如痴如醉。他顺着河岸慢慢向前跑去，就像一个人小时候被大人的神奇故事迷住了，跟在他的身边一路跑过去一样。鼯鼠终于跑累了，一屁股坐在了河岸上，





而河水还在喋喋不休地和他聊着天。它在讲着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大地的深处，最后将要汇入包容一切的大海。

当他坐在草地上向对岸望去的时候，看到对岸有个小黑洞，恰好在水边上。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对于一个要求不高而又乐于住在水边的动物来说，这么一个远离尘嚣而又不会被洪水淹没的地方，该是一个多好的住处啊！就在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眨着那里看的时候，洞里边好像有什么明亮的小东西闪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闪了一下，就像是一颗小星星。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星星呢？是萤火虫吗？可是又太亮太大了点儿。他再仔细一看，发现那东西朝他眨了眨，原来那是一只眼睛。接着一张小脸慢慢露了出来，环绕在那只眼睛的周围，就像一个镜框环绕着一幅画一样。

那是一张棕色的小脸，上面长着胡子。

一张十分不起眼的圆脸，眼睛里闪烁着最初吸引住鼯鼠的那种光。

一对匀称的耳朵，一身丝绒般的茸毛。

原来是一只水老鼠！

这两个小动物站在那儿，小心地打量着对方。

“你好，鼯鼠！”水老鼠说。

“你好，老鼠！”鼯鼠说。

“你想过来吗？”老鼠接着问。

“哦，我们就这样聊聊好了。”鼯鼠谨慎地说。他第一次来到河边，对河边的生活还很陌生。

老鼠没有说什么，而是弯下腰，解开一根绳子，把绳子卷起来，然后再迈进一条鼯鼠刚才没有看到的小船。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刚好可以坐得下两个动物。鼯鼠一看

到它就被它吸引住了，尽管他还不完全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

老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靠在岸边。鼯鼠扶着老鼠伸出的一只前爪，小心翼翼地要上船。

“扶住我的手！”老鼠道，“一步就跳上来！”鼯鼠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真的坐在了这条小船的船尾。

“今天真痛快！”老鼠推开船去划桨时，鼯鼠说，“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坐过船呢。”

“什么？”老鼠张大嘴巴叫了起来，“从来没有坐过……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坐过船？那你一直都在做什么呀？”

“坐船真的那么好吗？”鼯鼠不好意思地问，不过他心里早已认定坐船很好玩。他身子往后靠在座位上，仔细打量着座垫、船桨、桨架，以及船里各种令他觉得新鲜的东西，同时感到小船在他的脚底下轻轻地晃动了起来。

“真的那么好吗？简直是好极了！”老鼠一边郑重其事地说着，一边弯下腰划着桨，“我的朋友，请相信我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盖过在船上呆上那么一会儿。哪怕只是呆上一会儿都是好的。”好像是在梦中一样念叨着：“在……船上……呆……一会儿……呆一会儿……”

“当心前边，老鼠！”鼯鼠突然惊叫道。

可是已经迟了。小船一头撞到岸上，歪了。我们那位梦想家，那位快活的划桨手，一下子四脚朝天摔在船舱里。

“……在船上……和船在一起。”老鼠开心地笑着站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在不在船上并不重要，只要玩得欢快就行。只要你坐到船上，不管你是想出游还是想呆着不动，不管你是到达你的目的地还是到达别的地方，或者哪儿都不去，你总有事情做，总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做完这件事还有那件事。只要你愿意，你总有做不完的事。不过，你最好还是别

当真。你听我说，你今天早晨要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一起顺着小河漂下去，整整玩上一天，好吗？”

鼯鼠高兴得手舞足蹈，十分满足地舒了口气，然后开心地靠在软软的座垫上。“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他说，“我们赶快出发吧！”

“等一等！”老鼠说。他把缆绳拴在岸边的环上，爬进了自己的洞里。没过多久，他又摇摇晃晃地出来了，头上顶着一个装满了午餐的大柳条篮子。

“将它推到你的脚前。”他把篮子递到船上，对鼯鼠说。然后他解开缆绳，又操起船桨。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鼯鼠把篮子左摇右晃地推到前面，好奇地问。

“里面有冻鸡，”老鼠简单地答道，“还有冻舌头、冻火腿、冻牛肉、腌黄瓜、色拉、小面包卷、洋白菜、三明治、罐头肉、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哦，行了，行了，”鼯鼠欣喜地叫道，“东西太多了！”

“你真的觉得太多了吗？”老鼠一本正经地说，“我每次出去都带这么多东西，可是别的动物总是说我太抠门，太精打细算！”

老鼠的话，鼯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正沉浸在刚刚过上的这种新生活里，陶醉在那粼粼的波光、百花的芳香、百鸟的歌声和明媚的阳光中。他把一只爪子伸到水里，做起了长长的白日梦。老鼠真是个好同伴，只是一个劲地划着桨，不去惊动鼯鼠。

“伙计，我十分喜欢你身上的衣服，”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老鼠说，“我准备一有钱就买一套黑色天鹅绒的吸烟服。”

“对不起，你说什么？”鼯鼠说，竭力使自己清醒过来，



“你肯定认为我非常没有礼貌吧，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那么……这……就……是……河喽！”

“是我们的河。”老鼠纠正他的话道。

“你真的就住在这河边？那该多么开心呀！”

“是的，就住在这河边，就和这河在一起，也生活在这条河上。”老鼠说，“这河是我的兄弟姐妹，也是我的阿姨与伙伴。它给我吃的、喝的，当然也是我盥洗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天地，我也不想再有其它天地。河里没有的东西不值得我去拥有，它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值得我去了解。天哪！我和它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啊！不论是冬夏还是春秋，它总是那样有趣，那样迷人。二月，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会灌进我的地窖和储藏室，弄得我什么都不方便，但是棕色的河水却也从我最好的卧室的窗外流过，为我带来说不尽的乐趣；等到洪水退落之后，留下的一块块泥浆闻起来就像是葡萄干蛋糕，河道里塞满了灯芯草之类的杂草，这时候我又可以穿着干干的鞋子在大部分的河床上闲逛，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吃，或者找到一些粗心的人从船上扔下的东西。”

“可是你只与这条河在一起，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鼯鼠冒昧地说，“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很乏味呢？”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嗨，我不怪你，”老鼠耐心地说道，“你刚来这里，当然不了解情况啦，住在河岸上的人可多了，弄得现在许多人都在纷纷搬走。唉，这里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那些水獭、翠鸟、鸳鸯、松鸡现在整天都围在这里，总是要你给他们讲这讲那——就好像你没有什么事儿干一样！”

“那是什么？”鼯鼠用爪子指着岸边水草地后面黑压压的森林问。

“哪个？哦，那是野森林，”老鼠赶紧答道，“我们住在河

岸上的人很少去那里。”

“难道……难道住在那里的人都十分不好吗？”鼯鼠有些不安地问道。

“哦，”老鼠说，“让我想想。那些松鼠还不错。那些兔子嘛，有些还可以，但他们是好坏参半。当然那儿还有獾。他就住在森林的中间，不愿意住在别的地方。你就是花钱请他，他也不会搬家的。可爱的老獾！谁也不去招惹他——最好谁也不去惹他。”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

“那么，有谁会去惹他呢？”鼯鼠问。

“呃，当然总有一些人去招惹他啦，”老鼠犹豫了一下，向鼯鼠解释说，“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这些人有的方面还是不错的——我和他们全是好朋友——有时见了面还会玩上一天。不过他们有时也确实太过分了——怎么说呢，你不能真的相信他们。这是实情。”

鼯鼠知道，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以后或许会遇到什么麻烦，甚至只是间接地提一下，都是违反动物们的戒律的，所以他撇开了这个话题。

“那野森林再过去又是什么呢？”他问，“那里蓝蓝的，很暗，看上去像是群山，又有些不像，好像是城市里冒出的烟，难道是白云在飘动吗？”

“野树林那边是广阔的世界，”老鼠说，“那地方同你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也根本不打算去。你要是有理智，也决不能去那里。以后请再也不要提起那儿了。好了！我们终于到了平静的水面，就在这里吃午饭吧。”

他们现在离开了主航道，将船划进了一个初看上去像四面被陆地环绕的小湖的地方。两边是绿茵茵的草地，歪歪扭扭的棕色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晃动着。前面是银色的河坝和泡沫四

溅的流水，推动着一个湿漉漉的永不停息的水轮。水轮转动的地方只露出一个灰色尖顶的磨坊，空中回响着汨汨的流水声，单调而又沉闷，简直要催人入睡，但有时它也会发出清脆、欢快的响声，这儿景色太美了，鼯鼠不由得举起两只前爪，连声赞叹：“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

老鼠把船划到岸边，拴牢，把笨拙的鼯鼠扶上岸，然后把午餐篮拎到了岸上。

鼯鼠恳求老鼠让他独自打开午餐篮，老鼠欣然同意，然后四脚朝天地仰躺在草地上休息。鼯鼠怀着激动的心情抖开桌布铺在地上，然后一样一样地拿出那些神秘的小包，把它们依次摆好。他每当打开一个小包都要惊叹一下：“哦，天哪！哦，天哪！”等食物全部摆好后，老鼠说：“动手吃饭吧，老伙计！”鼯鼠真的十分高兴地动手吃了起来，因为他像所有搞大扫除的人一样，一大早就开始忙起来，没有顾得上停下来喝口水、吃口东西。从那时到现在，他经历了许多事情，觉得仿佛已经过了好几天。

“你在看什么？”老鼠问。这时他们的饥饿已经稍稍缓解，鼯鼠的眼睛也能暂时离开桌布了。

鼯鼠说：“我在看水面上冒出一串水泡。我认为那很好玩。”

“水泡？啊哈！”老鼠说，然后开心地咂着嘴，好像在向谁发出邀请。

岸旁露出了一张闪闪发亮的宽嘴巴，接着一只水獭爬出了水面，抖掉了身上的水滴。

“贪嘴的东西！”水獭一面向他们吃饭的地方爬来，一面说，“为什么不请我，老鼠！”

“这是临时做的安排，”老鼠说，“顺便为你介绍一下，这

是我的朋友鼯鼠。”

“很荣幸见到你。”水獭说。两个人也马上成了朋友。

“到处都是这样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道，“今天好像全世界的动物都到河边来了，害得我只好到这块平静的水面来求得片刻的安宁，结果却遇到你们两个！至少——请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

他们身后的篱笆那里响起了一阵沙沙声响，接着从去年就铺在那里的厚厚的落叶中探出了一个满是条纹的脑袋，后面是高昂的肩膀。这家伙正在向他们偷看。

“来吧，老獾。”老鼠喊道。

獾向前小跑了一两步，之后咕哝了一句：“哼，是你们这一伙！”扭头就不见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老鼠失望地说，“他老是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今天是别想再看到他了。好了，你倒是说说今天河边都有些什么人呀？”

“比如说，癞蛤蟆，”水獭说，“他在他那条崭新的赌船上，穿着一身新衣服，什么都是新的！”

水獭和老鼠对看了一眼，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前一阵子，他什么事情也不干，整天忙着驾船，”老鼠说，“之后他玩厌了，又迷上了赌钱。他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天天从早赌到晚，不过他手气还不错。去年他喜欢驾游艇，硬要我们去陪他乘坐游艇，我们只好装出很乐意的样子。他当时还准备在游艇上过一辈子呢。他这个人向来都是这样，不管干什么事情，很快就会觉得厌倦，然后又开始弄什么新玩艺儿。”

“他人倒是不坏，”水獭若有所思地说，“只是有些坐不住——特别是在船上！”

他们从坐着的地方隔着河心小洲能看到主航道。就在这时，

一艘赌船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划船的人又矮又胖，正在拼命地划，并溅起了许多水花，而且把船也弄得左右摇摆不停。这就是癞蛤蟆。老鼠站起来向他打招呼，但他只是摇摇头，一心一意地划着。

“你要是再这样划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得从船上下去了。”老鼠说着又重新坐下来。

“他当然会的。”水獭格格地笑着说，“我有没有给你讲过癞蛤蟆与水闸管理员那段有趣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癞蛤蟆……”

一只漂浮在水上的蜉蝣像喝醉了酒一样，逆着滚滚的河水要游到对岸去。这些刚刚苏醒的蜉蝣都是这样。一个漩涡滚了下来，“扑”的一声，那只蜉蝣就不见了。

水獭也不见了。

鼯鼠低下头望了望。他的耳边还响着水獭的声音，但水獭刚才躺过的草地上却是空空的。鼯鼠站起来，向远处一直望到天边，可是连水獭的影子也看不见。

但是河面上又出现了一串水泡。

老鼠轻轻地哼着一首曲子。鼯鼠忽然想起了动物们的礼节，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对朋友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评头论足。

“好了，好了，”老鼠说，“我想我们应该走了。我们俩谁来收拾碗碟呢？”听他的口气，他自己是不大乐意做的。

“哦，让我来吧。”鼯鼠说。老鼠当然就把这活儿让给了他。

收拾东西可不像刚才打开午餐篮那样令人高兴，这对谁都一样。鼯鼠刚刚把东西装进篮子，并且把篮子紧紧拴好，却发现草地上还有一只碟子在对着他瞪眼睛。他刚刚把这只碟子装进篮子，老鼠却指出还有一把叉子在地上。之后，还有芥末

瓶，一直坐在鼯鼠的屁股底下，却居然没有被他发现。虽然几经周折，鼯鼠还是干得十分开心，一点儿也没有生气。最后，终于收拾好了一切。

夕阳渐渐西沉，老鼠如梦如痴地轻轻把小船往家划去。他一面划，一面独自喃喃念着什么诗句，没有怎么搭理鼯鼠。然而鼯鼠刚刚饱餐了一顿，心里又高兴又得意。他觉得自己已经很适应船上的生活了，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不一会儿，他请求道：“老鼠！请你让我划一会儿，好吗？”

老鼠笑着摇摇头。“现在还不行，我的朋友，”他说，“你得先上几堂课再说。划船可不是那样简单的。”

鼯鼠有一两分钟没有吭声。在看到老鼠划船那么有力，那么轻松，鼯鼠变得越来越嫉妒老鼠。他心里十分不服气，觉得自己也能和老鼠划得一样好。他突然跳起来，猛地从老鼠手中夺过双桨。老鼠一直在看着河水，独自念着什么诗句，没有料到鼯鼠会来这一手，所以第二次仰面朝天地躺倒在船上。得胜的鼯鼠坐到了老鼠的位子上，信心十足地抓住双桨。

“快住手，你这蠢驴！”老鼠从舱底叫道，“你不会划船！你会把船弄翻的！”

鼯鼠耀武扬威地举起船桨，奋力向水里一插。他不但没有划着水，反而一个倒栽葱摔到在还没有爬起来的老鼠身上。他惊恐万状，一下抓住船舷，结果——“哗啦”！

船翻了，鼯鼠在水里挣扎着。

哦，天哪，河水真冷哪！哦，全身都湿透了！当他不停往下沉的时候，他耳朵里的声音多么响啊！当他挣扎着浮到水面上，而且在不断地咳嗽的时候，那太阳是多么明亮、多么美好啊！当他再次下沉的时候，他是多么绝望啊！这时，一只坚定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脑勺。原来是老鼠。他显然是在哈哈



大笑——鼹鼠能感到他在笑，从手臂到爪子，再到他的脖子，鼹鼠都能感觉到。

老鼠抓住一只船桨，把它伸到鼹鼠的胳膊下面，然后把另一只船桨伸到鼹鼠的另一只胳膊下，自己游在鼹鼠的后面，把他推到岸边，拽出水面，放在岸上。鼹鼠这时浑身湿漉漉的，瘫软得像一堆烂泥。

老鼠给他擦了擦身上的水，又将他湿漉漉的衣服拧了拧，然后说：“好了，伙计！使劲跑一会儿，把身子跑暖和，把身上的水跑干。我去水里把午餐篮捞上来。”

鼹鼠满身是水，内心觉得很惭愧，有气无力地一直跑到身上比较干时才停下来。

与此同时，老鼠一次次地跳进水中，将小船翻过来、扶正、拴在岸上，再一样一样地把漂浮在水上的东西弄上岸。最后，他还顺利地捞起了午餐篮，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拉上岸。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又能出发的时候，鼹鼠垂头丧气地坐在船尾。他们出发时，鼹鼠动情地低声说道：“老鼠，你真是个宽宏大量的朋友！我为我刚才愚蠢的行为向你道歉。想到刚才差一点儿把那只漂亮的午餐篮搞丢，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真是头蠢驴，我自己知道。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让我们还跟从前一样？”

“没关系，没关系！”老鼠开心地说，“我是只水老鼠，身上弄湿一点儿算得了什么呢？我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要比在陆地上多。你不要再去想这件事了。你听我说，我倒是真的觉得你应该来和我住一阵子。我的家很平常、很简陋，一点儿不像癞蛤蟆的家。他的家你早晚会见到的。你要是来的话，我会让你过得很舒服。我要教你划船，教你游泳。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和我们一样在水里出入自如了。”

鼹鼠被老鼠真诚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只是用爪子背擦掉了一两滴激动的泪水。善良的老鼠赶紧把目光移向别处。没过多久，鼹鼠又恢复了精神，甚至和两只松鸡顶起嘴来，因为它们在偷偷嘲笑鼹鼠那副狼狈的样子。

他们到家后，老鼠在客厅里生了一盆旺火，之后让鼹鼠坐在火盆旁的扶手椅上，自己又上楼给他拿来睡袍和拖鞋，给他讲着河上的各种故事，一直说到吃晚饭的时候。对于像鼹鼠这样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来说，这些故事真是太惊险了，里面讲到了拦河坝、忽然暴发的洪水、乱蹦乱跳的狗鱼、乱扔硬瓶子的汽船——至少扔瓶子的事是真的，而且是从汽船上扔下来的。有的故事说的是苍鹭，讲它们选择聊天的对象时是多么挑剔。有的讲的是在阴沟里的历险，和水獭一起在夜间捕鱼，同獾一起在田野里散步。晚饭吃得非常开心，但刚吃过晚饭，鼹鼠就昏昏欲睡。待客周到的老鼠赶紧把他扶到楼上那间最好的卧室里。鼹鼠一到那儿，就枕着枕头安祥地睡着了。他知道，这位新认识的朋友——河流——正在轻轻拍打着他的窗台。

对于从洞穴里解放出来的鼹鼠来说，这一天还只是个开头。随着夏天一天天地临近，他还将遇到很多这样的日子，而且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长、更有趣。此后，他学会了游泳和划船，领略到了流水的欢乐。有时候，他把耳朵靠在芦苇杆上，能听到风儿日夜吹过芦苇丛时的窃窃私语。

## 第二章 大 道

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鼯鼠忽然说：“老鼠，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老鼠正坐在河岸上，唱着小曲。他刚把这个曲子谱好，正唱到兴头上，根本不愿去理会鼯鼠或者任何别的事情。这天一大早，他就和他的鸭子朋友们一起在小河里游泳。当鸭子们突然头朝下脚朝上地倒立在水中的时候(鸭子总是喜欢这样)，老鼠就潜到水里，在鸭子的脖子上搔痒，弄得他们赶快把头伸出水面，对着老鼠生气地又是打水又是扇翅膀。最后，他们恳求老鼠走开，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不要来打扰他们。于是老鼠只好坐到岸上去晒太阳。他给鸭子编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 鸭子小调

顺着静静的水面，  
穿过高高的蒲草，  
鸭子在河中嬉戏，  
尾巴翘得老高！

雄鸭雌鸭翘尾巴，  
小小黄脚摇呀摇，  
黄色脑袋看不见，  
都在水里把食找。

## 柳 林 风 声

绿色草儿水里长，  
条条鱼儿中间游，  
好饭好菜此处藏，  
让你一次吃个饱。

大家人人有所好，  
我们个个不例外，  
头朝下来尾巴翘，  
逍遥快乐又开怀。

蓝色天空高又高，  
雨燕呢喃在翱翔，  
我们大家快下水，  
竖起尾巴都朝天。

“老鼠，我说不上十分喜欢你这首小调。”鼯鼠小心翼翼地说。鼯鼠自己不会写诗，所以也不把那些会写诗的人放在心上，然而他又是个老实人，从不会说谎。

“那些鸭子也不怎么喜欢。”老鼠开心地说，“你瞧他们说的‘为什么不让人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而要让别人坐在岸上，一直看着他们，还编出什么歌呀诗呀的来呢？全都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意见。”

“是这样，是这样。”鼯鼠衷心地赞同道。

“不，不是这样。”老鼠气恼地叫了起来。

“那么，好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鼯鼠赶紧安慰他说，“可是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能不能领我去癞蛤蟆家串串

门？我常常听到别人谈起他，很想和他认识一下。”

“当然可以啦。”心地善良的老鼠说。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把写诗的事搁到了脑后。“把船拽出来，我们马上就划到他家去。到癞蛤蟆家串门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管是早是晚，他都很欢迎。他热情好客，有客人来总是十分高兴，而客人要走的时候他又总是依依不舍。”

“那他一定是个十分好的动物。”鼯鼠说着，跨进小船，操起桨，老鼠舒舒服服地坐在船尾。

“他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动物，”老鼠说，“人很单纯，心地善良，也很重感情。不过，他或许不太聪明——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呀。他有点爱吹牛，也有点自负。但是他还是有不少优点。”

船绕过一个河湾，他们便看见了一幢漂亮、庄严的老房子。房子是用红砖建的，前面有几块修剪得很好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河边。“那就是癞蛤蟆宫，”老鼠说，“左边有一条小港汊，那块牌子上写着：‘私家住地。不许由此登岸。’那里是他停船的地方。他们就把船靠在那里。右边是马厩。你现在看见的是宴会厅，年代已久。癞蛤蟆很有钱，他的房子是这一带最漂亮的，虽然我们并不觉得它就像癞蛤蟆自己吹嘘的那样漂亮。”

他们把船划进港汊，到了巨大的船库时，鼯鼠把船桨收进舱里。他们在这里看见了许多漂亮的小船，有的吊在横梁上，有的拖到了船台上，就是没有一只在水里。这地方还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好像许久没有人过来了。

老鼠朝四周看了看。“我明白了，”他说，“他划船已经划厌了，因此再也不摸了。我倒想知道他现在又迷上了什么新玩意儿。走吧，我们去找找他，一会儿就能弄清楚了。”

他们上了岸，信步走过开满了鲜花的草坪，刚巧碰到癞蛤蟆坐在花园的柳条椅上，膝盖上摊着一张大地图，脸上露出全神贯注的神情。

“好哇！”癞蛤蟆一见他们就立即跳起来叫道，“这太好了！”他热情地和他俩握手，根本不等老鼠把鼯鼠介绍给他，“你们来的真是太好了！”他围着他们手舞足蹈地接着说：“老鼠，我正准备派条船去接你呢，而且还命令他们不管你在忙什么事情，一定要立刻把你接来。我非常想念你——你们俩。你们想吃点什么？进屋吃点东西吧。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来的是多么凑巧！”

“癞蛤蟆，你先让我们安静地坐一会儿吧！”老鼠一屁股坐到一张安乐椅上说道。鼯鼠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客气地说癞蛤蟆的住宅“非常怡大”。

“会是整个这条河边最漂亮的，”癞蛤蟆情不自禁地说道，“也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他又大言不惭地加上一句。

老鼠听到这里，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鼯鼠。癞蛤蟆刚好看见，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过了一会儿，癞蛤蟆哈哈大笑起来。“好了，老鼠，”他说，“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这房子还不算太坏吧！你自己不是就很喜欢它吗？好了，你们听我说点儿正经事儿。我要找的正是你们俩。你们得帮帮我，这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想，是划船的事吧？”老鼠顺口说道，“你现在进步很快，只是还有点打水花。只要耐心一点儿，再加上一点儿指导，你会——”

“嗨，划船！呸”癞蛤蟆打断他的话，露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那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我早已不玩那玩意儿了。那只是浪费时间。有时看到你们这么聪明的人把精力都花在这



种无为的事情上，我真是感到十分痛心。我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件真正值得一干的事情，一个毕生从事的真正的职业。我现在决定把我的余生献给它，并且为过去将时间浪费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追悔莫及。亲爱的老鼠，还有你这位可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吧，就在马厩那里。你们到那儿就能看到那东西！”

于是他领头朝马厩走去，老鼠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他们穿过马车房来到空地上，看见一辆崭新发亮的吉卜赛式大篷车，车身漆成淡黄色，轮子有红有绿。

“你们看！”癞蛤蟆高声叫道，接着叉开双腿，鼓起肚皮，“这辆小小的马车上包含着你们应该过的真正的生活。不论是宽敞的道路还是灰尘弥漫的公路，无论是石楠丛生的荒地还是连绵不断的丘陵，无论是村镇还是城市，我们都可以去。今天可以到这里，明天可以到那里！旅行、变化、乐趣、刺激。整个世界就在你面前，地平线天天都在变化。我还要说上一句，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马车，样样齐全。进来看看里面的摆设吧。这都是我亲手设计的！”

鼯鼠兴奋极了，急不可待地跟他上了车。可是老鼠只是哼了几声，把手深深插进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车子确实设计得小巧而又舒适。里面有几张小小的床铺，靠墙放着一张能折叠的小桌子，一只做饭用的炉子，另外还有小柜子，书架，各种大小的罐子、锅子、盘子、勺子，还有一只里边装着鸟儿的笼子。

“真是万事俱备啊！”癞蛤蟆打开一个柜子，得意地说，“你们瞧——饼干、龙虾罐头、沙丁鱼罐头——你能想到的东西应有尽有。这里是苏打水——那里是烟叶——信笺、腌肉、火腿、纸牌和多米诺骨牌。你们将会发现……”他们从车箱上下来时，癞蛤蟆接着说道，“你们会发现，我们今天下午出发

时，绝不会落下任何东西。”

“对不起，”老鼠一面嚼着一根草一面慢吞吞地说，“我好像听见你在说什么‘我们’、‘出发’、‘今天下午’之类的话，是吗？”

“我亲爱的好老鼠，”癞蛤蟆哀求地说道，“别那么刻薄地挖苦人了。你是一定要去的。没有你我弄不好，因此请答应吧，不要争了——我就不喜欢你这一点。你肯定不会一辈子就守着那条枯燥的小河流，成天不是呆在洞里就是呆在船上吧？我要带你去见见世面！孩子，我要把你造就成一个出色的动物！”

“我不在乎，”老鼠固执地说，“我是不去的，这没什么好商量。我就是要死守着那条枯燥的河流，就是要呆在洞里面或者船上。我一直就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还有，鼯鼠也要跟我一块回去，像我一样生活，是不是，鼯鼠？”

“当然是啦，”鼯鼠忠心耿耿地说，“我会永远跟着你的，老鼠。你的话是对的——肯定是对的。可是……可是这听起来好像也会……也会很有趣。”他又依依不舍地加上一句。可怜鼯鼠！这种冒险的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太新鲜、太刺激、太诱人了。他刚才一见到这辆淡黄色的马车和里面配备的小东西，立即就喜欢上它了。

老鼠看出了鼯鼠的心思，不由得犹豫起来。他最不喜欢让人失望，而且他也真心喜欢鼯鼠，愿意做使他高兴的事情。癞蛤蟆正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先去吃午饭吧，”癞蛤蟆圆滑地说，“等一会儿再谈这件事。我们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做出任何决定。当然，我也不怎么在乎。我仅仅是想让你们痛快地玩一下。我的人生格言就是：‘为他人而活！’”

午饭十分好，癞蛤蟆宫里的一切都是这样。吃饭的时候，癞蛤蟆打开了话匣子。他把老鼠撇在一边，开始向没有经验的鼯鼠发起进攻。癞蛤蟆是天才的演说家，而且想象力也十分丰富。他摇唇鼓舌，把这次旅行的计划、野外生活的乐趣和沿途要看到的景色吹得天花乱坠，搞得鼯鼠兴奋得都快要坐在椅子上坐不住了。说来也怪，没过多久这三个人似乎都认定，这次旅行是理所当然的事。老鼠虽然心里还有顾虑，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心肠好，不忍心让两个朋友扫兴，更何况那两位早已在左右盘算计划，甚至把之后几个星期里每一天的活动都安排好了。

等到一切准备好以后，得意洋洋的癞蛤蟆把他们带到马厩，让他们去套那匹老灰马。由于癞蛤蟆事先没有征求它的意见就让它去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老灰马大为恼火。它显然更喜欢呆在马厩里，所以他们好半天都没有把它套住。与此同时，癞蛤蟆又忙着向柜子里装各种日用品，把那早已满满的柜子塞得都快要炸了。之后他在车底下挂上一袋又一袋的草料、一网兜又一网兜的洋葱、一捆又一捆的干草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篮子。老鼠和鼯鼠最后终于套住了马，为它戴上笼头，然后他们就出发了。三个人叽叽喳喳，一会儿这个跟着车子走，一会儿那个坐在车把上，各随其便。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马车扬起的阵阵灰尘香气扑鼻，沁人肺腑。道路两旁浓密的果园里，鸟儿愉快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心情舒畅的路人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也向他们问好，或者停下脚来称赞他们的马车很漂亮。几只坐在自家门前篱笆旁的兔子举起前爪，连声赞道：“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

傍晚时，他们离家已经有几英里了，累是累，可很开心。他们把车赶到一片远离人烟的空地上，松开马，让它去吃草，

然后他们自己坐在车子旁的草地上吃了顿简单的晚餐。癞蛤蟆夸夸其谈，大谈他在未来几天里要做的事情。天上的星星越来越亮，也越来越大。一轮银色的月亮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升了起来，好像要与他们做伴，要听他们说话。后来，他们钻进了车内的小卧床里。癞蛤蟆踢了踢双腿，迷迷糊糊地说：“伙计们，晚安！这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别再念叨你们那条老掉牙的河了！”“我没有在念叨那条河，”老鼠不动声色地说，“癞蛤蟆，你知道我没有在念叨它。我只是在想它，”他压低声音，动情地加上一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它！”

鼹鼠在黑暗中从毯子下面伸出手来，摸到老鼠的爪子，捏了一把。“老鼠，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他悄声说，“我们明天早晨就溜走好吗？早早地溜走——一大早就开溜——回到我们那可爱的河洞里去。”

“不，不，我们应坚持到底，”老鼠低声答道，“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这番好意。不过，我们得跟着癞蛤蟆，直到这次旅行结束。要是随他一个人去，他很可能会弄出什么乱子来。这反正也不会太久，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只有五分钟热度。睡吧！”

结果，连老鼠也没有料到这次旅行会结束得这样快。

因为前一天一路颠簸，再加上兴奋，癞蛤蟆睡得非常香甜，第二天怎么吵闹都弄不醒他。老鼠和鼹鼠悄悄爬了起来。老鼠照料马，生火，洗刷前一天晚餐用过的杯子与盘子，准备早餐餐具。鼹鼠跑到远处的村庄，买了牛奶、鸡蛋和癞蛤蟆忘记带来的东西。他们两个把这些活儿都忙完之后，累得气喘吁吁，一起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时候，癞蛤蟆精神抖擞、满面春风地来了，而且发表高见，说把家里的烦恼和劳累一起留在家中，他们现在过的生活是多么愉快、多么轻松啊！

这一天他们漫无目的地穿过绿草覆盖的丘陵及一些狭窄的

偏僻小道，然后像前一天一样，在一块空地上露营过夜，只是这次两位客人把要干的活分成了几份，并且逼迫着癞蛤蟆干完了他的那一份。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癞蛤蟆已经不再为这种简单淳朴的生活叫好了，而是又想爬到床铺上去睡觉，结果被老鼠和鼯鼠强行拽住了。他们这一天的路程和前两天一样，还是窄窄的小道。他们一直到下午才走上公路，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公路。一上公路，各种各样没有想到的灾难成群地向他们袭来——这些灾难对他们这次旅行的影响是暂时的，但是对癞蛤蟆日后生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他们悠闲地在公路上慢慢地走着。鼯鼠并排同马走在一起，与马聊着天，因为那匹马一直在抱怨，说自己被冷落了，谁也不为他着想。癞蛤蟆和老鼠走在车后面，一面走一面说着话——至少癞蛤蟆是在说，而老鼠只是偶尔说上一句，像什么“是的，是的，你对他是怎么说的？”之类的话——其实两个人心中在各想各的事情。这时，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嗡嗡”声，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蜜蜂在远处哼哼。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只看见一小团烟尘风驰电掣般向他们冲来，烟尘中间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像一头急躁不安的动物一样，痛苦地发出微弱的“噗噗”声响。老鼠和癞蛤蟆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而是转过身去继续交谈。可是顷刻之间，这种宁静的气氛被打破了。那玩意就像一阵狂风，带着吓人的响声，猛地向他们扑过来，吓得他们赶紧跳进旁边的水沟里。那刺耳的“噗噗”声还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回响，他们在刹那间看到了一辆富丽堂皇的汽车，看到了闪闪发亮的玻璃窗和华丽的皮座位。车身大得令人望而却步，里边坐着的驾驶员紧张地握着方向盘。这汽车好像把地球上所有的烟尘都带来了，投下了一团遮云蔽日的灰尘，笼罩到了他们两个的身上。接着，汽车驶向远

处，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点点，又变成一只嗡嗡乱叫的蜜蜂。

老灰马正一面慢悠悠地晃着步子，一面回想着自己在马厩的平静生活，可是遇到现在这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却忍不住一下子发作起来。只见他猛地抬起前腿，往地上一顿，然后开始后退。不论鼯鼠怎么用力拉缰绳，也不管老鼠怎么好言相劝，灰马拖着马车往后向路旁的深水沟奔去。马车晃了一下，接着就是一声令人心碎的巨响——那辆淡黄色的马车，那辆凝聚着他们欢乐和骄傲的马车，斜着倒在了深沟里，变成了一堆无法修复的破烂。

老鼠气得在公路上又蹦又跳。“你们这些恶棍！”他挥舞双拳喊叫着，“你们这些流氓、强盗，你们——你们——你们这些开车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要去法院告你们！我要上告！我要与你们把官司打到底！”他刚才的思乡之情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他觉得自己像是被那些冒失的家伙弄得搁了浅的一艘淡黄色小船的船主，因此正竭力回忆，汽艇靠岸激起的浪花淹湿他家客厅地毯时，他所说的那些刻薄的话语。

癞蛤蟆直挺挺地坐在灰尘弥漫的道路中间，双腿直伸在前面，眼睛紧紧盯着汽车消失的方向。他激动得呼吸急促，然而脸上却挂着安详、满足的神情，还不时地嘀咕着：“噗噗。”

鼯鼠忙着让马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才成功。之后他去察看斜着倒在沟里的马车。那真是伤心的一幕。车门和车窗摔碎了，车轴弯得不成样子，一只轮子掉了下来，宽阔的公路上到处都滚着沙丁鱼罐头，笼子里的小鸟在可怜地抽泣，叫着把它放出去。

老鼠过来帮他，但是他们两人合力还是没法把车子扶正。“喂！癞蛤蟆！”他们一起喊叫，“过来帮一把，好吗？”

癞蛤蟆没有答话，坐在那里动也没有动，因此他们只好过



去看看他怎么啦。他们发现他精神恍惚，脸上挂着欣喜的笑容，眼睛仍然盯着毁掉他们马车的那辆汽车的烟尘，不时地还能听到他在嘀咕：“噗噗。”

老鼠摇了摇他的肩膀，厉声问道：“癞蛤蟆，你到底来不来帮我们？”

“多么辉煌、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啊！”癞蛤蟆喃喃地说道，根本没有要来帮忙的意思，“多么富有诗意的运动啊！那才是真正的旅行！真正的旅行！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驶过村庄，越过城镇，总是让人惊讶不已！多么开心啊！哦，噗噗！哦，我的天哪！哦，我的天哪！”

“行了，癞蛤蟆。别在那里犯傻了！”鼯鼠着急地大声说。

“想想看，我竟然从来不知道这玩意儿！”癞蛤蟆出神地继续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虚度了这么多年光阴！从来不知道这玩意儿，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可是现在——现在我知道了，完全明白了！从此以后，我的面前将会展现出多么光辉的前程啊！我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在公路上，也能卷起团团烟尘！我也能辉煌一番，也能把那些马车送到沟里去！让那些难看的小马车——那些平平常常的马车——那些淡黄色的马车——见鬼去吧！”

“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鼯鼠问老鼠。

“根本不用理他，”老鼠斩钉截铁地说，“因为我们也根本管不了他。你瞧，我早就了解他的脾气。他现在是鬼迷心窍。他一旦迷上了一个新玩意儿，开始总是这样的。他现在好多天都会这样，就好像一个沉浸在美梦中的动物一样，什么别的正经事都不会放在心上。不要去理会他，我们还是去看看那个马车能不能修好。”

他们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即使他们能把车扶正，车子也无

法再走了，由于车轴根本无法再派上用场，脱落的轮子也成了碎片。

老鼠把马缰绳盘好，系在马背上，然后一手牵着马，一手提着鸟笼子，笼子里还有那只惊魂未定的小鸟。“走吧！”他板着脸对鼯鼠说，“这里离最近的村子有五六英里路呢，而且只能步行，所以得赶早出发。”

“可癞蛤蟆怎么办？”他们一起出发时，鼯鼠焦急地说，“我们总不能丢下他，让他一个人坐在马路中间呀。你瞧他那副神魂颠倒的样子！这样很不安全。万一又来了一辆汽车怎么办？”

“唉，这只讨厌的癞蛤蟆”，老鼠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已经受够了。”

可是，他们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吧嗒、吧嗒”的脚步声，癞蛤蟆已经赶了上来，两只爪子分别挽住两个人的胳膊。他仍然气喘吁吁，两眼发直。

“癞蛤蟆，你听着，”老鼠厉声说，“我们一到城里，你就直接去警察局，请他们帮查一查那辆汽车的情况，看看车主是谁，然后提出控告。你还要找个铁匠或者修轮子的人，请他把车子弄去修一修。这虽然要费点时间，但还是能够修好的。我和鼯鼠去找一个旅店，安排好几间舒适的房间。我们就在那里等到把马车修好，也等到你精神恢复正常。”

“警察局！控告！”癞蛤蟆恍恍惚惚地说，“我去控告那辆汽车的主人，去控告那个让我大开眼界的场面？！修马车？！我已经玩厌了马车，再也不想见到马车，也不想再听到马车这个词了。哦，老鼠，你真不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陪伴我旅行！要是你不来，我是绝对不会进行这次旅行的，也就看不到那壮观的一幕——天鹅、阳光和雷电。我或许永远不会听到那销魂

的声音，也不会闻到那令人心醉的气味！这一切都归功于你，我最亲爱的朋友！”

老鼠绝望地转过身去。他越过癞蛤蟆的头对鼯鼠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吗？他这个人是没救了。反正我是没招了——我们到了城里后，马上去火车站。假如运气好的话，我们也许能赶上一趟火车，今晚就能回到河岸。你看我今后还跟这讨厌的家伙一起出去不！”老鼠哼了一声，一路上再也没有和癞蛤蟆说一句话。

他们到城里后，直接去了火车站。他们将癞蛤蟆安顿在二等候车室里，给了服务员两个便士，让他紧紧盯着癞蛤蟆。然后，他们把马留在一个小客栈的马厩里，吩咐人去照料马车和车上的东西。最后，一列慢车将他们带到了离癞蛤蟆宫不远的车站。他们把稀里糊涂、梦游一般的癞蛤蟆送到家，嘱咐管家给他准备点吃的，帮他脱下衣服，照顾他睡觉。然后，他们从游艇房那里拖出自己的小船，向河下游的家划去。当他们坐在老鼠那温暖舒适的客厅里吃晚饭时，天已经很晚了，但老鼠感到极为满足，极为开心。

鼯鼠第二天很晚才起床，而且一整天都很悠闲。傍晚，正当他正坐在河岸上钓鱼的时候，一直在忙着探亲访友、说东拉西的老鼠踱着步子来找他了。“你听说了吗？”他说，“河边上人人都在议论，癞蛤蟆今天早上就坐火车进城去了，而且已经订购了一辆又大又贵的汽车。”

### 第三章 野 丛 林

鼹鼠早就想认识獾了。从大家的谈话中，鼹鼠感觉到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不常露面，但这里人人都无形地受着他的影响。可是每当鼹鼠向老鼠提起这个要求时，老鼠总是再三推脱。“不用着急，”老鼠总是说，“獾总会来的——他说来就来了——到时候我一定将你介绍给他。他可是个好人！但是你不仅要接受你心目中的獾，而且见到他时也要接受他。”

“你不能请他来这里——来吃顿饭什么的？”鼹鼠说。

“他不会来的，”老鼠答道，“獾不喜欢聚会、邀请、赴宴之类的事情。”

“那么，我们去拜访他怎么样？”鼹鼠提议道。

“哦，我敢说他不喜欢有人去拜访他，”老鼠警觉地道，“他不愿意见人。去拜访他只会让他生气。虽然我跟他很熟，可我自己都不敢贸然去他家拜访他。再说，我们也不能去。那地方在野树林的正中央，根本去不了。”

“说不定他欢迎我们去呢？”鼹鼠说，“你不是与我说过，住在野树林里的人还不错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过，”老鼠闪烁其词地回答，“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是去那里的时候，还不是时候。去那里的路很远，而且他现在也不会在家里。只要你耐心地等待，他总有一天会来的。”

鼹鼠听到这里只好作罢。可是獾一直没有来，而鼹鼠每一天又都过得很开心，因此直到夏天过去了很久，他才重新想起

要去拜访那位孤独的灰獾。然而獾独自一人住在颗树林深处的洞里。这时候天气已经转冷，外面是一片冰天雪地，道路也泥泞不堪。暴涨的河水在窗外奔腾而过，速度快得任何船只都追不上。鼯鼠和老鼠大部分时间只好呆在家中。

老鼠在冬天早睡晚起，特别能睡。他白天醒来的时候，时而写上几句诗，并不时干点家务活。当然，家里也总有一些动物来串门聊天，所以互相交换夏天的情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人们回忆夏天时，将会发现那是多么丰富多彩的一章啊！里面的插图有那么多，而且颜色是那么鲜艳！河岸上的美景一个接一个地登场，一个接一个地展现自己五彩缤纷的身姿。紫色的黄连花最早在河边露脸。她抖开浓密的发卷，对着镜子般的水面张开自己的笑脸。紧跟其后的是婀娜多姿的柳兰，就如粉红色的晚霞。紫草开着紫白相间的花朵，悄悄地跻身于群芳之列。最后，某天早晨，羞羞答答、姗姗来迟的犬蔷薇仪态万方地出场了，就好像宣布舞会开始的乐曲一样，宣告着六月终于到来了。不过我们还要等待一位出场——就像仙女们在等待她们心目中的牧羊少年，姑娘们在窗口等待骑士一样——我们还要等待用一个亲吻把沉睡的夏天唤醒的王子。而当鲜艳、芬芳、穿着琥珀色短上衣的绣线菊优雅地到来时，这出戏就可以开演了。

这曾经是多么难忘的一出戏啊！当大雨滂沱、狂风拍打着门窗时，昏昏欲睡的动物们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的洞里，回忆起旭日东升前宁静的黎明的情景：白色的浓雾尚未消尽，依然笼罩着水面；然后太阳跃出了地平线，洒下了千万道霞光，把灰色的晨曦变成一片金黄；大地、空气、河水都正开始苏醒过来，河面上迎来了最初下水的人，河岸上迎来了最初奔跑的人。他们回忆着烈日炎炎的中午，太阳为绿荫深处洒下一串串细小

的金色光芒。他们回忆着午后的划船和游泳，以及沿着布满灰尘的小道、穿过金色的玉米田散步。他们还回忆着漫长而凉爽的夜晚，有多少事情被理出头绪，有多少份友情被增强，有多少第二天的冒险活动被计划出来。尽管在这些短暂的冬日，动物们坐在火炉旁时，谈论的话题很多，鼯鼠还是觉得自己有许多空余时间无法打发出去。于是，有一天下午，当老鼠坐在熊熊的炉火前的安乐椅上，时而打着瞌睡，时而控空心思一些根本押不起来的韵脚时，鼯鼠打定主意，要一个人去野树林探险，希望能恰巧结识一下獾先生。

这是一个寒冷寂静的下午，头顶上是铁青色的天空。鼯鼠悄悄溜出老鼠家温暖的客厅，来到了外边。周围的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树上也没有叶子。他觉得什么时候看东西都不如在冬天那样深刻，因为大自然这时候已经脱掉了衣裳，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休眠。在枝叶繁茂的夏天显得那么神秘莫测的小灌木林、小山谷、小石坑，现在都可怜巴巴地袒露无遗，就好像要他对它们现在寒酸的样子网开一面，等到将来再让它们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再用它们的老一套来哄骗他。这种情景是有点凄惨，可也有点让人高兴，甚至让人感到振奋。鼯鼠很高兴，因为他喜欢这种除掉了华丽外衣的大地。他现在看到了大地本来的面目，看见了它是那样美丽、壮实、纯朴。他不喜欢茂密的三叶草，也不喜欢那些摇头摆尾的小草。他满心欢喜地朝野树林走去。它低低地横在他的面前，令人望而生畏，就像平静的大海中的黑色礁石。

他刚走进树林时，并没有碰到什么让他害怕的东西。树枝在他的脚下噼啪作响，倒在地上的树干不断绊着他的脚。树桩上的蘑菇就好像一幅幅漫画，让他吃了一惊，因为它们很像他所熟悉的某种遥远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又让他觉得很有趣、很

刺激。他就这样向前走着，渐渐地光线越来越暗、树木越来越茂密，两旁的洞穴向他张开了可怕的大嘴。

这时，周围一切静悄悄。夜幕迅速地落到他的身上，从前后左右向他袭来。光线不见了，像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

这时候周围开始出现了各种怪脸。

鼯鼠向后望去，觉得自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张脸：一张邪恶的楔形小脸，从一个小洞朝他张望。当他转过身来对着它看时，那东西不见了。

他加快步伐，心中提醒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否则就没有个完。他经过了一个洞，又一个洞，又一个洞。然后，看见了！没有看见！看见了！肯定有一张窄窄的小脸从一个洞里闪了一下，之后就不见了。那张脸上还有一双冷漠的眼睛。鼯鼠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继续走下去。突然，就像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一样，远近有几百个洞口一个个好像都藏着一张脸，都在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都在用充满恶意和仇恨的目光盯着他。

他心中不禁想起，要是能回到河岸上老鼠的洞里，这些鬼脸肯定就会消失的。他离开小道，走进了树林里没有人走过的地方。

这时他听见了鸣叫声。

他最初听到的时候，那声音很微弱、很尖，好像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他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之后，那声音虽然还是很微弱、很尖，却好像来自他前面很远的地方。他不由得迟疑起来，想向回走。正当他打不定主意的时候，左右两边都突然响起了声音，好像有人在回答，并且把它一直传到了树林的尽头。不论这是些什么家伙，它们显然都警觉地做好了准备。而他——现在孤身一人，赤手空拳，无依无靠，夜晚又正在降



临。

这时候他听到了“嗒嗒”的声音。

他起初以为那只是落叶发出的声音，因为那声音很轻很细。逐渐地，那声音越来越响，变得很有规律、很有节奏。他这次清楚地知道那是小脚丫发出的响声。那声音离他还很远，他分不清究竟是从前面还是从后边传来的。一会儿好像在前面，一会儿好像在后面，一会儿又好像前后都有。那声音越来越大，他焦急地朝这边听听，又往那边听听，觉得那声音正向他袭来。正当他站在那里仔细聆听的时候，一只兔子穿过树林笔直地向他跑来。他等在那儿，以为兔子会放慢脚步，或者会折身跑向别的地方。然而，兔子几乎是擦着他的肩膀跑了过去，脸色阴沉而严峻，一双眼睛紧盯着前面。“快让道，你这蠢货！滚开！”当兔子绕过一个树桩消失在熟悉的树洞里时，鼯鼠听到他低声道。

“啪嗒”、“啪嗒”的声音响得更厉害了，听起来就好像一阵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在他周围的枯叶上一样。现在整个树林好像都在跑动，都在追赶、搜寻、围剿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他惊恐万状，也开始漫无目的地跑了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时而撞到什么东西身上，时而跌倒摔在什么东西上面，时而闪身躲到什么东西之后。最后，他躲进一棵老柏树深深的黑洞里面。这个洞似乎给他带来了安全，可谁能说得清呢？不管怎么说，他已经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只能蜷缩在被风吹进洞里的枯叶上，盼望自己能暂时度过危险。他喘着粗气、浑身发抖地躺在那里，听着外面的尖叫声和“啪嗒”声，总算彻底明白了其它住在田间和篱笆旁的小动物所见到过的可怕的东西，明白了这种他们称为最黑暗的东西，这也是老鼠一直努力让他躲避的东西——这就是野树林的恐惧。

而这个时候呢，老鼠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温暖的火炉旁打瞌睡。他那只写了一半的诗稿从膝盖上滑到了地上。他头往后仰着，嘴巴张开，正遨游在自己梦中的绿草如茵的河岸上。突然，煤块滑动了一下，火花噼啪一响，迸出一团烈焰，把他猛地惊醒了。他记起了刚才自己在写诗，便用手从地上把诗稿捡起来，苦苦思索了一下，然后回头看了看，想问问鼯鼠，看他是否知道什么好的顺口溜。

可是鼯鼠没在家。

他听了一下。屋子里静悄悄的。

他接着喊叫了几声，见没有回答，便站起身，走到门厅。

鼯鼠平常习惯挂帽子的钉子上没有帽子。他总是放在伞架旁的高统靴也不见了。

老鼠走出屋子，仔细检查屋子周围的泥地，希望能找到鼯鼠的足迹。果然不出他所料。鼯鼠的高统靴是新买来过冬用的，靴子底的齿痕清晰可见。他可以看出来，泥地上留下的脚印是直接通向野树林的。

老鼠表情严肃，站着沉思了一两分钟，之后走进屋里，系上皮带，插上两把枪，拿起放在门厅角落里的一根短棍，急匆匆地朝野树林走去。

等他走到林边时，天色已晚。他毫不犹豫地走进树林，焦急地看着两旁，想找到他朋友的踪影。一路上有很多小脸从洞穴里探出来，可一看到老鼠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看到他的两把手枪和手中握着的短棍，他们就不见了。他刚步进树林时清清楚楚听到的鸣叫声和“啪嗒”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一片寂静。他勇敢地穿过树林，走到最远的边缘，之后撇开所有的小路，开始往回再穿过树林。他仔细地在地上寻找，同时高声喊叫着：“鼯鼠，鼯鼠，鼯鼠！你在哪儿呀？是我呀——我

是老鼠！”

他耐心地在树林里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高兴地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了他。他顺着声音找去，透过越来越浓的夜色，在一棵老柏树的树根旁发现了一个小树洞。洞里传出来一个微弱的声音：“老鼠！真的是你吗？”

老鼠爬进洞，找到了精疲力尽、浑身发抖的鼯鼠。“哦，老鼠！”鼯鼠叫道，“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惧怕！”

“哦，我能想象得出来。”老鼠安慰他说，“鼯鼠，你真不该这样冒失。我曾竭力劝阻过你。我们这些居住在河岸上的人很少独自来这里。我们即使要来，至少也得有个伴，那样才比较安全。再说，到树林里来还要知道许多窍门，这些我们都知道，而你还不学。我是指具有威力的暗号、标记、格言，口袋里藏着什么植物，嘴里念叨着什么诗句，和你拿手的计策等等。这一切一旦学会了之后确实显得很简单，但作为小动物，你得学会这些，否则你就会遇到麻烦。当然啦，若是换了獾或者水獭，事情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么勇敢的癞蛤蟆先生一个人来这里一定不怕吧！”鼯鼠问。

“癞蛤蟆？”老鼠哈哈大笑道，“他一个人根本不敢在这里露面。你就是给他满满一帽子金币，他也不会来的。”

听见老鼠开心的笑声，再看到老鼠手中的短棍和闪闪发亮的手枪，鼯鼠慢慢鼓起了勇气。他不再哆嗦，感到胆子又大了起来，神志也恢复了。

“好了，”老鼠紧接着说，“我们真的得打起精神，趁着还有一丝亮光，赶紧回家。要知道，在这里过夜是绝对不行的，至少这儿太冷。”

“亲爱的老鼠，”可怜鼯鼠说道，“我真的非常抱歉。我

都快累垮了，真的。你得让我在这儿再歇一会儿，等我缓过劲来再回家。”

“好吧，”善良的老鼠说道，“那你就歇一会儿吧。反正现在天也完全黑下来了，不如就等到月亮出来再走。”

于是，鼯鼠钻进干树叶里，摊开四肢，立即进入了梦乡。不过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做着恶梦。老鼠为了取暖，也尽量用干树叶将自己裹起来，一面耐心地等待，一面用爪子握着手枪守候。

等到鼯鼠终于醒来时，他的精神好多了，也恢复了往常的神态。老鼠说：“听我说！我先到外边看看一切是否平安，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走到洞口，探出头朝外面望了望。鼯鼠听到他轻声说道：“天哪！天哪！这——这下可糟透了！”

“怎么啦，老鼠？”鼯鼠问。

“要下雪了，”老鼠简单地回答，“不，已经下起来了，而且下得非常大。”

鼯鼠走过来依偎在他的身边，向外一望，只见曾经使他那么害怕的树林，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副样子。洞、穴、坑、洼以及其它让行人担惊受怕的黑东西正在迅速消失，一张神奇耀眼的地毯正在铺遍大地。这地毯看上去柔软娇贵，经不起笨重的脚在上面践踏。空气中弥漫着细粉，轻轻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黑色的树干在地面反射上来的亮光的映衬下清晰可见。

“唉，这是没办法的，”老鼠想了想说，“我想，我们只有动身，碰碰运气。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这场大雪把一切都改变了模样。”

的确是这样。鼯鼠简直都认不出这就是刚才那片树林。但是，他们勇敢地出发了，沿着看上去最有把握的路线走。他们

紧挨在一起走着，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就好像每一棵树上都有默默向他们打招呼的老朋友，好像在一成不变的白色原野和千篇一律的黑色树干上全有他们所熟悉的裂口、洞穴和路径一样。

过了一两个小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他们又是沮丧又是疲倦地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坐下来，喘着气，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累得浑身酸痛，摔得鼻青脸肿。大雪已经积了很深，他们很难把腿拔出来，并且，树林也越来越密，更看不出互相有什么区别。他们分不出哪里是头，哪里是尾，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更糟糕的是，他们找不到出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得太久，”老鼠说，“我们得鼓起劲来，想想办法。这天冷得叫人受不了，雪也很快就会深得使我们走不出去。”他向四周看了看，又想了想，然后说：“你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小山谷，那里地面隆起来像个小丘。我们就去那儿，找一个地方避避风雪，找一个里面干燥的洞穴，好好休息一下再走，因为我们俩现在都累坏了。再说，也许雪会停下来，或许我们能想出别的办法来。”

他们重新站起来，挣扎着向山谷走去。他们在那里四处寻找，想发现一个洞穴或是一个干燥的角落，来抵挡刺骨的寒风和纷飞的雪花。正当他们察看老鼠说的那个小山丘的时候，鼯鼠忽然尖叫一声绊了一跤，脸朝下摔倒在地上。

“啊，我的腿！”他叫着，“我可怜的腿呀！”他坐在雪地上，用两只前爪抚摸着大腿。

“可怜的鼯鼠！”老鼠和善地说，“你今天好像运气很不好，是不是？让我来看看你的腿。”他说着蹲下来察看，“你把大腿划破了。等一下，我拿手帕给你包上。”

“我一定绊到了什么树枝或者树桩。”鼯鼠痛苦地说，“唉

哟！唉哟！”

老鼠仔细地检查之后说：“伤口很深，不可能是树枝或树桩弄的，看上去好像是什么锋利的金属划的。真奇怪！”他想了一下，又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小丘和山坡。

“行了，别管是什么东西划的了，”鼯鼠痛得连话也讲不利索了，“不管是什么弄的反正是一样的痛。”

可是，老鼠在仔细地把伤口包扎好之后，却走到旁边，忙着在雪地上乱扒。他扒一会儿，铲一会儿，又看一会儿，四只爪子忙得不可开交。鼯鼠等得正很不耐烦，不时喊道：“哦，行了，老鼠！”

老鼠突然叫了起来：“好哇！好哇！太好了！”然后在雪地上蹒跚着跳起舞来。

“老鼠，你到底找到了什么？”鼯鼠一面抚摸着自已的大腿，一面问道。

“你来看！”老鼠欣喜若狂地说，一面继续跳着他的舞。

鼯鼠一瘸一拐地走到那儿，仔细地看了一下。

“哦，”他慢吞吞地说，“我已经看清楚了。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见过多少回了，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一个向门上刮泥巴的东西。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怎么会围着这东西跳起舞来呢？”

“你还没有弄明白它的意义吗？你真笨啊！”老鼠不耐烦地说。

“我当然明白它的意义啦，”鼯鼠说，“它的意义是，某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把往自己家门上刮泥巴的东西扔在了这野林深处，丢在了这最容易让人绊跤的地方。我觉得他太不为别人着想了。等我回到家以后，我一定要向大家宣扬宣扬。你看我做不做！”

“行了，行了！”老鼠叫了起来，对他迟钝的反应感到毫无办法。“听着，别再胡说八道。快过来帮我挖！”老鼠说着又干了起来，把雪花弄得到处飞扬。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一块非常破旧的门垫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看见了吗？我说的没错吧？”老鼠得意洋洋地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鼯鼠毫不掺假地说，“你好像又发现了一块人家不要的破烂，而且居然还那样高兴。你最好把你的舞跳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上路，用不着为这种破烂东西浪费时间。这破垫子能吃吗？可以用来当被子吗？能当作雪橇坐在上面走回家吗？你这令人烦躁的啮齿动物！”

“你——是——说，”老鼠激动地嚷道，“这垫子没有任何意义吗？”

“说实在的，老鼠，”鼯鼠不耐烦地说，“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说这种蠢话了。谁听说过一个门口的垫子有什么意义呢？这根本不可能。垫子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明白自己的身份。”

“你听我说，你这固执的东西！”老鼠这次真的生气了，“你给我闭嘴。少啰嗦！你要是想今晚能睡在温暖干燥的地方，那就给我扒、给我挖、给我掏、给我在四周寻找，特别是在那些小丘的四周。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老鼠用力敲打着身边的雪堆，用他那根短棍到处探查，然后发疯似的挖起来。鼯鼠也赶紧跟着挖了起来，倒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而是为了能让老鼠高兴一下。他觉得老鼠有点神经过敏。

他们卖力地干了十多分钟，老鼠的短棍敲到了一个地方，那儿发出了很空洞的声音。他又挖了一会儿，一直干到能把一



只爪子伸进去，然后他叫鼯鼠过来帮忙。两个动物一起用劲，终于，劳动成果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让一直持怀疑态度的鼯鼠大为惊讶。

在那个看上去像是雪堆的旁边，有一扇显得十分坚固的小门，上面漆成了深绿色。门旁有一个铁门铃拉手，下面是一块小铜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四四方方的大字。他们借着月光看出那几个字是：

獾先生

鼯鼠又惊又喜，仰面朝天地躺倒在雪地上。“老鼠！”他惭愧地说，“你真了不起！你真是个神仙！我现在全明白了。从我跌倒把大腿划破起，你就用自己那聪明的脑袋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你看了一下我的伤口，立刻聪明地想到那是刮泥器划的。之后你就开始寻找，果然找到了那个刮泥器。你有没有就此罢休呢？没有！换了别人也许会非常满足，可是你没有。你的聪明才智继续在发挥着作用。你在心中想着：‘等我找到一块垫子，我的假设就成立了！’你果然找到了垫子。你真聪明，我相信你只要愿意，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接着你就想：‘这里肯定有一扇门。我们只要把它找出来就行了！’我只是在书中读到过这种事儿，却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过。你应该去那种能充分发挥你自己作用的地方。你在这里和我在一起真是太可惜了。若是我有你的脑袋，老鼠——”

“可是正因为你没有，”老鼠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因此你就打算一整夜坐在这雪地上唠叨，是吗？快站起来，抓住门铃拉手，使劲拽，用上全身的力气。我来捶门！”

老鼠用棍子敲门，鼯鼠跳起来抓住门铃的绳子，身子吊在上面，双脚离地。他们听见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低沉的铃声。

## 第四章 獾 先 生

他们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可这一会儿在他们看来是那样的漫长。他们在雪地上跺着脚，以防把脚冻坏，里面终于传来了拖拖沓沓的脚步声，慢慢来到了门口。就像鼯鼠对老鼠说的那样，那脚步声听起来就像一个人穿了一双大得不合脚的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地拖着。鼯鼠这次说对了，因为事实正是这样。

他们听到了拉门闩的声音，接着门开了几英寸，露出了一张长脸及一双迷迷糊糊的睡眼。

“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沙哑而疑惑的声音说道，“我可真要生气了。这一次到底是谁呀？在这样的夜晚来打搅别人？快说呀！”

“哦，獾，”老鼠叫道，“请让我们进来吧。我是老鼠，这儿还有我的朋友鼯鼠。我们在大雪中迷路了。”

“怎么？是老鼠？我亲爱的小兄弟！”獾欢叫起来，连声音都变了，“你们俩快进来。一定冻坏了吧？换了我是不会出来的！在大雪中迷路，而且是在野树林里，又是在这种时刻！快进来吧！”

两个动物都急着进去，结果撞在了一起。当他们听见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后，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一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獾穿着一件长睡袍，脚上果然是一双邋遢的拖鞋。他的一只爪子拿着一个平台蜡烛，大概他们刚才敲门时，他已经要预

备去睡觉了。他和善地看着他们俩，轻轻地拍拍他们的头，然后用慈父般的口吻说：“这种天气，小动物是不应该出来的。恐怕你们又到哪儿去胡闹了吧，老鼠？跟我来，我们去厨房，那里的火很旺，还有晚餐，应有尽有。”

他举着蜡烛，“啪嗒”、“啪嗒”地走在他们前面。鼯鼠和老鼠跟着他，互相还用胳膊肘你捣我我捣你，好像感到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走道里，这条走道阴森森的，而且说实在的，还很破烂，之后到了一个像中央大厅一样的地方。他们在这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一些像隧道一样的长地道，枝枝叉叉地伸向远方，显得十分神秘，好像没有尽头似的。但是大厅里还有很多门，都是用结实的橡木做的，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獾打开其中一扇门，将他们领进了一个很大的厨房，暖和的熊熊炉火把里面照得通亮。

厨房的地面上铺着陈旧的红砖，宽大的壁炉里面木头烧得正旺，左右两边的烟囱隐藏在墙壁内，根本不会有任何浓烟倒灌进来。壁炉两旁面对面地放着两张高背长木椅，那是专门为那些喜欢聊天的人准备的。厨房的中央有一张长桌子，是用光木板架在撑脚上搭成的，两边各有一张长凳。桌子的一端还摊放着獾的简单却很充足的晚餐。一把扶手椅被拽到了后面。厨房的一头有个碗柜，碗柜的架子上摆着几排一尘不染的盘子，在向他们眨着眼睛。头顶上的屋椽上悬挂着很多火腿、几捆干菜、几网兜洋葱和几篮子鸡蛋。这里简直能成为英雄们庆祝胜利的地方，可以成为辛苦的农民们围着桌子欢笑歌唱、庆祝丰收的地方，也可能成为两三个爱好差不多的朋友随意入坐、尽情地吃喝、抽烟和聊天的地方。地上铺着的红砖对着烟雾袅绕的天花板微笑；橡木的长椅子因为经常有人坐而被磨得闪闪发亮，互相交换着喜悦的目光；碗柜上的盘子冲着架子上的锅子

大笑；欢畅的炉火闪烁跳动，给屋里的一切蒙上了一层暗红的光泽。

好心的獾把他们推到长椅子上去烤火，并且命令他们脱去身上的湿衣服与靴子。接着，他又给他们拿来了睡袍和拖鞋，之后亲自用温水清洗鼯鼠腿上的伤口，再用胶布把伤口包好。这样一来，鼯鼠就感觉跟好了差不多了。面对温暖明亮的炉火，他们将疲惫的双腿跷起来搁在身前。身后的桌上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摆盘子的声音，身上湿漉漉的衣服现在也已经干了。对于这两位的风雪中死里逃生的动物来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刚刚摆脱的寒冷而又杳无人烟的野树林好像远在天涯，他们刚才所吃的苦头是一场已被忘掉了一半的恶梦。

等到他们身上终于干透了以后，獾请他们坐到桌边去。他刚才一直在忙着往桌上摆这顿美餐。老鼠和鼯鼠早就饿坏了，可是当他们终于看到晚餐摆在他们面前时，却反而不知道该先吃哪一样好，因为一切都那么诱人。他们也不知道过一会儿吃别的东西的时候，那东西是不是还有那味。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可当他们终于慢慢开口时，他们的谈话是那种嘴巴里塞满了东西的人说出来的话。獾倒是一点也不在意这些，他既不注意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也不注意几个人同时说话的难堪场面。因为他自己不参加社交活动，所以他认为这些都属于那些无伤大雅的小节（我们知道他这样想是大错特错的，也知道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因为这些小节十分重要。只是解释它们的重要性要花很多时间）。他坐在桌子一端的扶手椅上，听老鼠和鼯鼠讲他们的经历，并且不时严肃地点着头。他们对他们所讲的一切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说什么“我早就这样告诉过你们”、“正像我时常说的”之类的话，或者说他们应该这

样做，不应该那样那样做。鼯鼠开始觉得他十分和蔼可亲。

他们终于吃完了。两个小动物现在都觉得肚子撑得鼓鼓的，人也到了安全的地方，根本用不着害怕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他们围坐在巨大的壁炉旁，对着依然闪烁的炉火，想到这么晚了还无拘无束地坐在这里，心里真是十分开心。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之后，獾真心地说：“好了！给我讲讲你们那边的情况吧。癞蛤蟆现在怎么样？”

“哦，越来越糟了。”老鼠神色严峻地说。鼯鼠半倚半躺地坐在长椅子上烤火，脚跟翘得比头还要高，这时候也尽量摆出一副痛心的样子。老鼠接着说：“他上个星期又撞了一辆车，而且撞得很厉害。你瞧，他总是坚持自己开车，可是他又开不好。要是他高薪雇用一个正派、稳重、训练有素的动物，并且把开车的事完全交给它，那么他一切要好得多。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认定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驾驶员，根本用不着别人来教他。结果就惹出了这些事。”

“他已经有多少次了？”獾沉着脸道。

“你是指他撞车的次数呢，还是指他买车的次数？”老鼠问，“哦，算了，对于癞蛤蟆来说，这反正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七次。至于其它的嘛——你知道他的那个车库吗？现在里面都堆满了——简直是堆到了屋顶上——全是汽车碎片，没有一块比你的帽子大！这就是前六次的结果——也就是说能够数得出来的六次的结果。”

“他还住过三次医院，”鼯鼠插嘴说，“至于他被罚款的数目嘛，那算起来都吓人。”

“是啊，而且问题还远不止这些，”老鼠接着说，“我们都知道癞蛤蟆十分有钱，可他毕竟不是个百万富翁。他车开得实在是太糟了，而且又不顾法律和规则，将来不是送命就是破

产，一定是这样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獾！我们都是他的朋友，难道不该帮他一下吗？”

獾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严肃地说：“你们听我说。你们当然知道我现在是爱莫能助。”

他的两个朋友点点头，表示明白他的观点。根据动物礼节的规定，在冬闲季节，不论什么动物都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来，甚至连适度的活动也不行。所有的动物都昏昏欲睡，有些还真的睡着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气候的影响，大都停止了白天黑夜的活动，一心一意地休息。在这期间，他们的每一块肌肉都受到严峻的考验，每一份能量都被用到了极限。

“那么好吧！”獾继续说道，“但是，等到春天到来，黑夜变短，人们醒来，感到坐立不安，想起来干点事情的时候，——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老鼠和鼯鼠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心里明白。

“到那时候，”獾接着说，“我们——也就是说你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鼯鼠——我们要认真地管一管癞蛤蟆，不许他胡说八道。我们要让他恢复理智，哪怕是动武也必须办到。我们要把他变成一个有理智的癞蛤蟆。我们要——你睡着了，老鼠！”

“我没有！”老鼠惊醒了。

“吃过晚饭之后他都睡了两三次了。”鼯鼠笑着说。他自己倒是很清醒，甚至很兴奋，不过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他生来就是一个在地下生活的动物，而獾的屋子正合他的意，使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但是老鼠天天晚上都睡在卧室里，敞开的窗子总有微风从河面吹进来，因此他自然感到这里的气氛沉闷压抑。

“我们大家都该睡觉了，”獾说着站起来，端起烛台，“你们俩跟我来。我领你们去睡觉的地方。明天早晨别忙着起来——什么时候吃早饭都可以！”

他把他们领到一间长房间，这房间一半像卧室，一半像草料棚。獾准备过冬的东西到处可见，占去了半个房间——一堆堆的苹果、萝卜和土豆，一篮篮的坚果，一罐罐的蜂蜜。但是，房间里的两张白色小床看上去很柔软也很诱人，上面铺着的亚麻布床单虽然粗糙，却很干净，还散发出芬芳的熏衣草的香味。老鼠与鼯鼠半分钟内就脱掉了身上的衣服，欢天喜地、心满意足地钻进了被窝。

根据好心的獾的指示，这两个疲惫不堪的动物第二天早晨很晚才来到厨房吃早饭。他们看见厨房里生着一炉旺火，两只小刺猬正坐在桌子旁的长凳上吃着木碗里的麦片粥。他们俩进屋的时候，两只刺猬放下手中的勺子，站起来朝他们鞠躬施礼。

“好了，坐吧，坐吧，”老鼠愉快地说，“你们接着吃吧。你们两个小家伙从哪儿来的？是在雪地里迷了路吧？”

“是的，先生。”年纪大一点儿的刺猬毕恭毕敬地说，“我和小比利正找路去上学——妈妈非要我们去上学不可，哪知天气会变成这样呢——我们就迷了路，先生。比利吓坏了。后来，我们碰巧来到了獾先生家的后门，大着胆子敲了敲门。先生，由于獾先生是个大好人。大家都知道——”

“我明白了。”老鼠说。他切下几片薄薄的腌肉，鼯鼠也往锅里放了几个鸡蛋。“外面的天气如何？你们用不着老是‘先生、先生’地叫我。”老鼠又加上一句。

“哦，真糟糕透了，先生，雪可深啦！”刺猬说，“你们两位先生今天是出不去了。”

“獾先生呢？”鼯鼠边在火上热着咖啡边问。



“獾先生去书房了，先生，”刺猬回答说，“他说他今天早上很忙，千万不要去打扰他。”

当然，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正如我在前边说过的，假如一个人一年中有六个月过着忙碌的生活，而在另外六个月里过着比较沉闷，甚至是休眠状的生活，那么在这以后六个月里，如果总是有人来找你，或者你总有事情要做，你怎么也无法老是睡着不起来。所以，獾这种借口是常见的事儿，他们都知道，獾一定是在饱餐了一顿早饭后，走进书房，跷起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脸上蒙着一块红色的棉布手帕，像每年这个时候一样地“忙碌”一阵子。

前门的门铃响亮地叫了起来。老鼠因为吃奶油烤面包弄得身上四处都是油，只好派那个小一点儿的刺猬比利去看看来人是谁。门厅传来了一阵跺脚的声音，不一会儿比利回来了，后边跟着水獭。水獭立刻紧紧拥抱老鼠，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躲开！”老鼠把满嘴的饭菜喷得到处都是。

“我猜准能在这儿找到你们，”水獭开心地说，“我今天早上到河边时，那里的人一个个惊慌失措的样子。‘老鼠整夜未归——鼯鼠也没有回去——肯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他们说。大雪将他们的足迹全都遮盖了。但是我知道，大家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般都是去找獾，要不獾也一定会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便踏着积雪穿过野树林直接到这里来了。天哪！我穿过雪地时，天已经晴了，红色的太阳正在升起，阳光照在黑色的树干上。我一个人静静地走着，不时会有一团团积雪忽然‘噗’的一声从树枝上落到地上，吓得我东躲西藏。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这么多雪城堡、雪洞穴、雪桥、雪台和雪堡垒。我真想停下来玩上几个小时。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大雪压断的大树枝，知更鸟在上边神气活现地又蹦又跳，仿佛那是他们的

‘杰作’。一群大雁排成歪歪扭扭的一行，从灰色的天空中飞过。几只乌鸦在树梢上盘旋，朝地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扇动翅膀，令人讨厌地‘呱呱’叫着飞回家去了。可就是没有碰到一个有头脑的家伙可以打听点儿消息。我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看见一只兔子坐在树桩上，用两只爪子洗他那张丑脸。我悄悄走到他身后，把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吓得他晕了过去。我在他头上打了一两下，他才稍微清醒过来。我终于从他嘴里得知，昨天晚上他们有一个在野树林里见到了鼯鼠。他说，他们洞里每个都在说老鼠先生的朋友鼯鼠怎么狼狈；说他迷了路，他们又是怎样出来把他追赶得团团转。‘那你们怎么没有人帮助他一下呢？’我问，‘亏你们还长了脑袋。你们有几百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而且你们的洞四通八达，完全能让他进去，在里面安全舒适地呆上一会儿。你们怎么也得帮他一下呀！’‘什么？我们？’他说，‘让我们帮他？我们兔子？’我气得又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就走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要是我有幸再遇上他们中的一个，我一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我会让他们清醒的。”

“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不害怕吗？”鼯鼠问。一提到野树林，昨天的恐惧又回来了。

“害怕？”水獭哈哈大笑，露出一副闪亮的白色利齿。“他们要是有人竟敢对我动手，我会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鼯鼠，你是个好伙计，给我煎几片腌肉。我饿坏了，而且我还有好多话要跟老鼠讲。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好心的鼯鼠切下几块腌肉，让刺猬去煎，然后接着吃他的早饭。水獭和老鼠把头凑在一起，急不可待地讲起了他们河上的行话。他们一说起来就没个完，像滔滔不绝的河水一样。

水獭把一盘煎腌肉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又要再添。就在这时，獾连连打着哈欠走进来了，手还不停地揉着眼睛。他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和他们打招呼，并关切地问候每一个人。“差不多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对水獭说，“最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今天早上天气这么冷，你一定饿坏了。”

“是饿坏了！”水獭说着朝鼯鼠使了个眼色，“看到这两个小刺猬狼吞虎咽地吞着煎腌肉，我倒是真饿得慌。”

两个刺猬刚才只喝了点儿粥，就忙着给他们煎腌肉，这时又开始饿了。他们小心地看着獾先生，但不好意思开口。

“好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回家找妈妈去吧，”獾和蔼地说，“我找个人为你们带路。今天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

他轻轻拍拍刺猬的头，给他们每个人六便士。他们毕恭毕敬地挥挥帽子，碰碰前额，然后走了。

没过多久，他们一起坐下来吃午饭。鼯鼠坐在獾先生的旁边，老鼠和水獭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他们河上的行话，根本不注意其它的事情。鼯鼠借着这个机会和獾聊了起来。他说自己在这里感到很舒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说：“一到了地底下，就有了一种安全感，任何意外也不会发生，什么人也不会来抓你。你完全是自己的主人，既不用去向别人请教什么，也不用管别人说你什么。地面上的事情还是老样子，你可以随它们去，根本不用理会它们。你要是想上去，一抬头就可以。”

獾高兴地望着他笑。他说：“这正是我要说的。只有地下才有安全与太平。要是你觉得地方小了，想扩大一下——嘿，你只要挖一下、扒一下就行了！要是你觉得房子太大了，你只要堵上一两个洞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建筑工人，不需要什么工匠，也不会有什么越过你家的墙头窥视你，对你评头论足。

最妙的是，你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你看老鼠的家，里边要是进了一两尺深的洪水，他就得租别人的房子住。他的房子既不舒服，也不方便，而且还时常让他花那么多钱。再说癞蛤蟆吧。对于他的癞蛤蟆宫，我倒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作为一幢房子，癞蛤蟆宫能算是这一带最好的。但是假如失了火——那癞蛤蟆住在哪里呢？假如屋顶上的瓦被风刮走了，或者墙下陷、裂了缝，或是窗户上的玻璃破了——那癞蛤蟆住在哪里呢？假如房子漏风——我最恨房子漏风了——那他又住在哪里呢？出门到地面上去逛逛、挣点钱是可以的，但是最终还是得回到地下——这就是我对‘家’的看法。”

鼯鼠打心眼里赞同他的话，这样一来獾对他就变得十分友好。“吃过午饭后，”他说，“我带你到我这个小家的各个地方转转。我想你肯定会喜欢它的，因为你对家庭建筑有深刻的理解。”

于是，吃过午饭后，当水獭和老鼠坐在壁炉旁激烈地争论起鳝鱼这个话题时，獾点亮一个灯笼，叫鼯鼠跟在他后边。他们穿过大厅，沿着一条主要的通道走了下去。借着灯笼跳动的亮光，鼯鼠看见两边都有大大小小的房间，有的只有碗柜那么大，有的有癞蛤蟆家的餐厅那么大、那么气派。一条与通道垂直的小过道把他们领进了另一条过道。这里的情景和刚才差不多。看到这里枝枝杈杈的通道、宏大的规模、坚固的拱顶、塞得满满的储藏室，和石柱、石梁、石路面，鼯鼠真是惊叹不已。他最后说道：“獾，你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呢？真是了不起！”

“这一切假如真是我干的，那的确是了不起。”獾淡淡地说，“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干这些。我只是根据我的需要，打扫了一下这些通道和房间。四周这种地方还多着呢。我看你没

有明白，所以我还是向你解释一下。很久以前，这地方并没有野树林，也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那时候这儿有座城市——一座人类住的城市，就在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人类在这里生活、走路、说话、睡觉、干自己的事。他们在这里拴马、举行宴会，还从这儿骑着马去打仗，或者赶着马车去做生意。这些人类很强大、很有钱，也都是了不起的建筑师。他们盖起了坚固的房屋，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城市会永远存在。”

“可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了？”鼯鼠问。

“谁知道呢？”獾说，“人类来到这儿——在这里住了一阵子，建屋造房，把这儿搞得兴旺富裕——然后他们就走了。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但是我们留了下来。我听说早在这座城市建成之前，这儿就有獾了。现在又有了。我们獾很坚韧不拔，虽然当时也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我们只是耐心地等待，最后又回到了这儿。将来事情还会是这样。”

“那么，等那些人类终于走了之后呢？”鼯鼠说。

“他们走了以后，”獾接着说，“强劲的大风和连绵不断的雨水年复一年地侵袭着这里，缓慢地、不停地风化着它。当然我们獾也多多少少起了一点儿作用——谁说得清呢”总之，这座城市渐渐陷到了地下——成了废墟，消失了。后来种子慢慢长成了树苗，树苗又逐渐长成了森林，荆棘和蕨类植物也悄悄加了进来，终于地面渐渐升高。树叶在地上堆积了起来，遮盖了城市。冬季发水的时候，溪流带来的泥沙也堵在这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家就形成了，我们便搬了进去。在我们上边，地面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动物来了，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这里建巢筑窝，定居下来，然后繁衍兴旺。他们不为过去的事情烦恼——他们从来也不，因为他们太忙了。这地方起伏不平，当然也就布满了洞穴。这对动物是很有利的。他们暂

时不用为将来操心——也就是将来人类会重新回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现在野树林里住了很多动物，像通常一样，里面有好有坏，也有不好不坏的——我不想点名。这世界本来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嘛。我想你现在对他们也肯定有了些了解吧。”

“是的。”鼯鼠说，身子微微一颤。

“好了，好了，”獾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是第一次同他们打交道。其实他们并不太坏，再说我们要生活，别人也要过日子。但是明天我要跟他们打个招呼，将来你就不会再碰到麻烦了。在这个地方，只要是我的朋友，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不然的话，我就得问个究竟！”

他们回到厨房时，看见老鼠正坐立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子。地下的环境使他感到很压抑，也使他感到很烦躁。他好像真的担心假如他不回去，那条河会跑掉。所以他穿上了大衣，把手枪重新插进皮带里。他一看到鼯鼠和獾就急不可待地说：“鼯鼠，走吧。趁着现在天还没有全黑，我们必须赶紧走。再也不想野树林住一夜了。”

“没关系，我的好伙计，”水獭说，“我与你们一起走。这地方我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要是谁想找揍，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老鼠，你真的用不着担心。”獾心平气和地补充道，“我这道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而且还有防险洞，在好几个方向一直通到树林的边缘，只是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而已。假如你真的要走，你可以从近路出去。现在还是放下心来，再坐一会儿。”

但是老鼠还是急着要回去照料那条河，于是獾重新打起灯笼，带着大家走进了一条潮湿而又气闷的地道。这条地道弯弯

曲曲的，上边滴着水，有的地方呈拱形，有的地方是在坚硬的岩石上挖凿出来的。他们吃力地走了好像有好几英里，终于透过悬在洞口的乱蓬蓬的草丛，看见了淡淡的阳光。獾匆匆和他们告别，把他们推出洞口，然后飞快地用藤蔓、荆棘和落叶尽可能地把洞口伪装好，这才回去。

老鼠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野树林的边缘，身后是岩石、荆棘和树根，零乱地堆积在那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寂静的田野，一行行树林给大雪覆盖的田野镶上了一道道黑边；再向前，那条熟悉的河流泛着粼粼波光，一轮冬日红红地低垂在地平线上。水獭熟悉所有的道路，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向导。他们向篱笆那里的一个口子笔直地走去，在那里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茫茫的野树林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那样的茂密、恐怖、阴沉。他们同时转过头来，疾步朝家走去。他们急于要回到炉火旁，急于要听到炉火熟悉的“劈啪”声，急于要听见窗外河流欢快的汨汨声，急于要见到他们了解和信任、永远不会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河流。

鼯鼠匆匆走着，盼望早一点儿回家，回到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东西之中。他清楚地看到，他的活动天地是耕作的田地和篱笆，是地里的田埂和喧闹的牧场，是夜晚幽静的小径和人们精心料理的花园。其它动物的生活则是和大自然中严酷的条件、自身的忍受力以及实际的冲突紧密联在一起的。因此，他必须理智，必须呆在自己所能适应的这块天地中，一辈子尽情地享受其中的乐趣。



## 第五章 我可爱的家

两个动物一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地快步向家走去。当他们走过羊栏时，里面的绵羊都挤在栅栏边，细细的鼻孔朝外喷着粗气，灵巧的前蹄使劲地踩着地，脑袋全都转向后边。一缕淡淡的热气从拥挤的羊群中升起，融入凛冽的空气中。他们一起从獾家出来，与水獭分手后，正从田间赶回来。他们一直在广阔的高原上四处寻找，因为他们那条河流有几条支流就发源于那儿。冬季的白天很短，一转眼的工夫，暮色就已经向他们袭来，而他们离家还有一段路。正当他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犁过的田地上时，他们听见了绵羊的叫声，便朝那里走去。他们在羊圈那里找到了一条非常好走的道路，并且凭着所有动物都有的直觉，肯定地说：“是的，一点儿不错。这条路通到家。”

“看样子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村子。”鼯鼠犹豫不决地说，同时放慢了脚步。他们脚下的路已经逐渐从小径变成小路，从小路变成大路，又从大路变成了铺得整整齐齐的石子路。动物们不喜欢村子。他们自己的道路虽然人来人往很忙碌，却自成一体，根本不去理会人类的那些教堂、邮局或酒店。

“哦，别担心，”老鼠说，“在这个季节里，并且又是这种时候，那些男人呀、女人呀、孩子呀、狗呀、猫呀，他们全都关紧了屋门，坐在家烤火。我们能悄悄从这里溜过去，不会惹麻烦的。你要是愿意，还可以透过窗子看看他们在屋里干什么。”

十二月中旬的天黑得很快，夜幕不一会儿就笼罩了小村庄。

他们迈着柔软的双脚，走在落了一层面粉般细雪的街道上。除了街两旁的窗户中露出了一块块暮色般的桔红色光亮以外，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每一座农舍里的炉火与灯光都透过窗户流进了外面黑暗的夜空。大多数低矮的格子窗户都没有挂窗帘，正好可以让外边这两位“观众”看个舒服。屋子里的人有的围坐在茶桌旁，忙着做针线活，有的手舞足蹈地大声说笑，个个兴高采烈、举止优雅。这种完全忘记观众而表现出来的自然美，正是训练有素的演员们梦寐以求要达到的境界。这两个观众虽然远离自己的家，却高兴地从一个“剧院”看见另一个“剧院”。当他们看到一只猫被抚摸，一个熟睡的孩子被抱到床上，一个疲倦的男人伸着懒腰、在燃烧着的木头的一端磕掉烟斗里的烟灰时，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种渴望的神情。

但是真正使他们想到家、想到四堵墙壁围起来的那个小小世界——那个把紧张的大自然关在外面的世界的，是一个拉上了窗帘的小窗户。这窗户就好像是黑夜中一块透明的幕布，清晰地映衬出里面的世界。白色的窗帘旁挂着一只鸟笼，笼子上的每一根金属丝、每一根鸟站的栖木、每一个装置，甚至前一天已被鸟吃掉棱角的糖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笼子中间的栖木上站着那只毛茸茸的小鸟，头藏在羽毛里，离他们很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甚至娇嫩的羽毛尖都清晰地映在这块灯光照耀的“幕布”上。正当他们朝里面张望的时候，笼子里那只昏昏欲睡的小东西不安地动了一下，醒过来，抖了抖羽毛，抬起了头。它厌烦地打了个哈欠（他们都可以看到它张开的小嘴），看了看四周，然后又把头埋进翅膀里，竖起的羽毛慢慢又放了下来。就在这时候，一阵寒风刮到了他们的后脖子上，冰冷的雨雪像针一样扎在他们的皮肤上，把他们从梦境中唤醒了。他们感到自己脚趾发冷、两腿发软，而回到自己的家还要

疲惫地走上很长一段路。

一出村，大大小小的农舍立即都消失了。黑暗中，他们闻到了道路两旁的田野传来的熟悉的气味。在最后这段路上，他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这是回家的路。他们知道这段路会随着门闩“咔嚓”一响而结束，然后灯光突然一亮，屋里熟悉的一切就会像迎接浪迹海外多年的游子一样欢迎他们。他们默默地向家走去，各想各的心思。鼯鼠的心中尽想着晚饭。天已变得一团漆黑，四周的一切在他看来显得非常陌生。他紧紧地跟在老鼠的后面，顺从地完全听他带路。老鼠像平常一样，耸着肩走在他的前边，一双眼睛紧盯着脚下笔直的灰色路面。所以，不鼯鼠听到那召唤声，浑身像触了电一样打颤的时候，老鼠并没有注意到。

我们人类早已经失去了身上一些更为敏锐的感官，甚至失去了恰当的语言能力来表达动物与周围世界的相互交流，不知道动物是如何与周围世界中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的物体进行交流的。比方说，他们只用一个“闻”字来概括日日夜夜在动物鼻子里引起的种细微反应，而鼻子实际上能感觉到召唤、警告、挑战和厌恶。

这时候从黑暗中突然传到鼯鼠鼻子里的，正是这样一种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秘的召唤。它以一种十分熟悉的感染力让鼯鼠激动不已，而他却记不清楚这是什么。他猛地站住脚，用鼻子这里闻闻，那里闻闻，拼命地想重新回忆起这种细微的感觉——这种强烈地打动他的电流。他再感觉到了一次，结果往事像洪水一样终于向他打开了闸门。

家！这些爱抚的召唤，这些空中飘过的轻如游丝的抚摸，这些在拉他拖他的无形小手，它们所要传达的就是这个“家”！他第一次发现那天匆匆离开、而且没有再回去看过的他的老家

就在附近！它现在正发出召唤、传出信息，要将他拉回去。自从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离开家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想起过自己的家，因为他一直沉浸在新生活的欢乐和惊奇中，沉浸在这种新奇而诱人的生活中。现在，往事一下子全都清晰地浮现在他的面前！那地方尽管寒酸矮小、陈设简陋，但毕竟是他的家，是他为自己建造的，是他曾经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愉快地回去的地方。这个家也曾经和他一起度过幸福的时光，所以显然在想念他，希望他回去，并且通过他的鼻子传达了一个信息。它的声音伤心、哀怨，但是没有恶意和怒气，只是明明白白地提醒他：家就在这里，并且很需要他。

这召唤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必须立即听从，立刻回家。“老鼠！”他欣喜若狂地叫道，“停一停！快回来！我要你快回来！”

“哦，行了，鼯鼠。快走！”老鼠一面兴冲冲地说，一面继续往前走。

“老鼠，请你停一停！”可怜的鼯鼠哀求道，心里十分痛苦，“你不明白！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刚刚闻到它的气味，它就在这附近，真的就在这附近。我得回去，必须去，必须去！回来吧！老鼠！求求你，回来吧！”

老鼠这时候已经走到前面很远的地方了，没有听出鼯鼠喊叫声中痛苦的哀求。再说，他这时一门心思全在天气上，因为他也闻到了某种气味——一种大雪就要来临的气味。

“鼯鼠，我们现在真的不能够停下来！”他回过头来喊道，“不管你现在找到了什么，我们可以明天再回来。但是我现在不敢停下来，天已太晚，而且看样子又要下雪了。再说，我路也不大熟，我需要你的鼻子来帮忙。快快！”老鼠不等鼯鼠回答又继续向前走。

可怜的鼯鼠孤零零地站在路中间，心都要碎了。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越聚越大，马上就要冲出来了。他知道他的感情快要爆发了。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考验下，他对朋友的忠诚仍然毫不动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朋友。与此同时，他那老家传出来的信息由乞求变成了耳语，又由耳语变成了恳求，再由恳求变成了命令。他不敢再在这魔圈里停留，只有狠下心，低头跟着老鼠的足迹走去。那淡淡的、时隐时现的气味仍然紧紧地附在他的鼻子上，责备他有了新朋友就忘了过去。

他狠下心来追上了老鼠，而老鼠由于毫不知情，开始高兴地谈起他们回家后可以干什么事情，谈起客厅里的炉火会有多么旺，谈起晚餐能吃些什么东西。他没有注意到同伴的沉默和闷闷不乐的心情。他们又走了一段路，在经过路旁一些树桩时，老鼠停住脚和蔼地问道：“我说，鼯鼠老弟，你好像累坏了。你一直不吱声，而且走起路来好像脚上绑了铅一样。我们在这里坐下休息一会儿。反正现在大雪还没有开始下，而且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路。”

鼯鼠默默地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想尽力控制住自己，因为他感到自己快要受不了了。他一直想忍住眼泪，可眼泪还是往上涌，一滴接一滴，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到最后，可怜的鼯鼠再也忍不住了，干脆放声大哭起来，因为他知道现在一切都晚了，他已经走过了刚才模模糊糊感觉到的地方。

看到鼯鼠这样突然放声痛哭的样子，老鼠感到又是惊讶又是慌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儿，他十分关切地轻声说：“这是怎么啦，伙计？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让我来看看能不能想点儿办法。”

可怜的鼯鼠胸口剧烈起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出来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我知道那只是个——寒酸、破烂的小地

方——不像——不像你那舒适的家——不像癞蛤蟆宫那样漂亮——也不像獾的家那样大——可是那毕竟是我自己的小家——我喜欢它——我离开之后就把它全忘了——刚才我突然闻到了它的气息——就在刚才的路上。老鼠，我喊你而你却没有听——可现在一切又都回来了——我要我的家！哦——哦，哦！刚才你就是不肯回头——虽然我一直在闻着它的气息，我还是只好走了——我的心都快要碎了。老鼠，我们本来能去看上一眼的——只看一眼——它就在那里——可你就是没有回头，你就是没有理会我！天哪！天哪！”

说到这里，他又感到一阵伤心，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老鼠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面看着前面，一面轻轻拍着鼹鼠的肩膀。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道：“我现在明白了！我真是蠢透了！我真是一头笨猪，一头笨猪！”

老鼠一直等到鼹鼠的抽泣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一直等到鼹鼠哭声少喘气声多时，才从树桩上站起来，随意地说道：“好了，我们现在真的该启身了，伙计！”他说着就开始出发，沿着他们刚刚走过的路往回走。

“老鼠，你这是去哪儿呀？”满脸是泪的鼹鼠惊讶地抬起头来望着老鼠叫道。

“老伙计，我们要去找你的家呀，”老鼠兴冲冲地说，“你最好一起来，因为这需要你的鼻子来寻找。”

“哦，老鼠，快回来！”鼹鼠叫道，一面站起来朝他追了过去，“你听我说，这没有用的！现在太晚了，天也太黑，那地方太远，而且快要下雪了！还有——我并不是有意让你知道我的苦处——这全是个意外。是我弄错了！你还是想想那河岸，想想今天的晚餐吧！”

“让河岸和晚餐见鬼去吧！”老鼠真心诚意地说，“我告

诉你，我现在就去找这地方，哪怕找上整整一夜，我也要找。打起精神来，老伙计。拉着我的手，我们很快就能回到那儿的。”

鼯鼠还在抽泣。他恳求着不愿意去，但老鼠硬拉着他往前走，而且还滔滔不绝地为他讲笑话和趣事，想重新打起他的精神，让他觉得这段路没有那样长，走起来没有那么疲倦。他们最后终于到了鼯鼠最初停下来的地方。老鼠说：“好了，别啰嗦了。快干活吧！用你的鼻子，集中精力。”

他们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小段路，老鼠突然感到自己被鼯鼠抓着的胳膊一紧，仿佛有一种微弱的电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立即摆脱掉鼯鼠的手，后退了一步，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各种信号正向他们扑来！

鼯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的翘鼻子微微颤动着，呼吸着空气。

之后他飞快地向前跑了几步——迟疑了一下——停住脚——又往后走。接着，他慢慢地、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去。老鼠也很激动，他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紧跟着鼯鼠，借着淡淡的星光，走过一条干涸的水沟，爬过一道篱笆，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田地。

忽然，鼯鼠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就一头钻进了一个地洞。老鼠因为一直非常警觉，也立刻跟着他一起钻了进去。鼯鼠的鼻子真是了不起，一点儿也没有弄错。

地洞里很闷，而且散发出强烈的泥土味。老鼠觉得好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走到头。到了这里他才站直身子，抖抖身上的土。鼯鼠划了一根火柴，老鼠借着火柴的亮光看到自己站在一块扫得干干净净的空地上，地上还铺着层沙子。正对着他们的是鼯鼠家矮小的前门，门前有门铃拉绳，上方有三个粗体字



“鼯鼠宅”。

鼯鼠伸手摸到挂在墙上的灯笼，将它点亮。老鼠朝四周看了一圈，发现他们站的地方像个前院。大门的一边有张坐椅，另一边有一个碌碡，因为鼯鼠十分爱整洁，在家时最讨厌别的动物把他家门前的沙子踢成一个个小堆。墙上挂着几个用金属丝编成的篮子，里边装着羊齿草；篮子与篮子之间的托架上摆着各种石膏塑像——有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有《圣经》中的人物撒母耳，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还有其他意大利当代的英雄。前院一边的尽头是九柱戏场，四周有几张长凳和小木桌，桌子上印着的几个圆圈，表示那里曾放过啤酒杯。院子的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池塘，里边养着金鱼。池塘的周围镶着乌蛤壳，正中间有一个别致的建筑，上面镶嵌着更多的乌蛤壳，顶上还有一个银色的大玻璃球。四周的一切都倒映在玻璃球里，显得十分好看。

看到这些亲切的景物，鼯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催老鼠赶快进屋。他点亮客厅的灯，向四周望了望。他看到屋里的一切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看到被他长期冷落的家中毫无生气，看见这屋子是这么狭小，里面的摆设是这么陈旧、寒碜——他忽然用爪子捂着脸，倒在一张椅子上，伤心地叫道：“哦，老鼠！我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夜晚带你到这样一个冰冷的小破屋来呢？你本可以坐在河边的家中，围着熊熊的炉火烤烤脚，享受你那些精美的东西。”

老鼠丝毫不去理会鼯鼠这种伤心的自责。他跑来跑去，打开房门，看看房间和碗柜，同时点亮油灯和蜡烛，放在各个地方。“多么精致的小房子啊！”老鼠开心地叫道，“这么紧凑！这样精心设计！一切都摆得有条有理！我们今晚可以高高兴兴地在这里过上一夜。我们首先要生上一炉火，这事由我来办。

我找东西可是很在行哟。那这就是客厅？真漂亮！墙上安的那些小床铺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吧？棒极了！好了，我去取木柴和煤块，你去拿掸子——就在厨房桌子的抽屉里——之后把这地方打扫一下。快动手吧，老伙计！”

有这样一个热心的伙伴，鼯鼠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振作起来，使劲地又是用掸子掸，又是用抹布擦。老鼠跑了一趟又一趟，抱来了一捧捧的柴禾，马上就在壁炉里生起了一堆旺火。他兴冲冲地叫鼯鼠过来烤火取暖，但鼯鼠突然又闷闷不乐起来。他沮丧地一屁股就坐在垫子上，把脸埋在掸子里。

“老鼠，”他呜咽着说，“晚饭怎么办呢？你又冷又饿，而且还疲惫不堪。我什么招待你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连面包屑都没有！”

“你怎么这么容易伤心呢！”老鼠责备他说，“我刚才还在厨房的柜子中看到开沙丁鱼罐头的起子，所以屋里肯定有沙丁鱼罐头。打起精神来，和我一起去找。”

于是，他们开始翻找每一个柜子和抽屉。查找的结果虽然不大尽如人意，却也不是很糟。他们找到了一罐沙丁鱼，一盒饼干（差不多是满的），一根用锡纸包着的德国香肠。

“我们可以举行一次宴会了！”老鼠一面摆桌子一面说，“我知道很多动物巴不得今晚与我们一起享受这顿美餐呢！”

“可是没有面包呀！”鼯鼠又伤心地嘀咕了一声，“没有黄油，没有——”

“没有肥鹅，没有香槟酒！”老鼠笑着打断他的话，“我倒是想起来了。过道尽头那个小门是什么？一定是储藏室啦！那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你等一下。”

他朝储藏室走去，不一会儿身上沾满着灰尘回来了。他的一只爪子中拿了一瓶啤酒，胳膊下面还夹着一瓶。“鼯鼠，你

可真会哭穷呀！”他说，“说自己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但这是我见过的最雅致的地方。那些照片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挂在墙上还真有点儿‘家’的味道。难怪你这么喜欢这儿呢。说看看，你是怎么布置的？”

老鼠忙着拿刀叉盘碟，并把芥末放在蛋杯里搅和。鼹鼠还没有从刚才激动的心情中完全恢复过来，他的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着。他起初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慢慢讲到兴头上，胆子就大了起来。他讲到这是如何设计的，那是如何构思出来的；讲到这是从姨妈那里取得的意外之财，那是用自己省吃俭用、辛苦积攒下来的钱买来的。他的心情终于完全好了起来，竟情不自禁地想去摸一摸他的那些宝贝。于是，他拿起灯，带着客人去看那些东西，并不停地炫耀它们，以致于把吃饭的正经事忘得干干净净。老鼠早已饿得发慌，但又不好意思说，只好竭力忍着。每当看见一样东西时，他都一面皱着眉头仔细地看，一面庄重地点点头，说上一句“真漂亮”或“真不错”之类的话。

最后，老鼠终于成功地将话题引到了餐桌上。正当他全神贯注地开沙丁鱼罐头时，外面的前院传来了响声——好像是小脚走在砂砾上的声音，还间杂着低低的说话声。他们断断续续地听到：“现在，大家都站成一排——汤姆，把灯笼举高一点儿——先清一下嗓子——我喊过一、二、三之后，谁都不准咳嗽——小比尔到哪里去了——到这里来，我们都在等你——”

“出了什么事？”老鼠停下手中的活，问鼹鼠。

“我想一定是田鼠们，”鼹鼠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几乎成了一种惯例。他们从来不将我漏掉，而且总是最后来我家。我总是请他们喝点热茶，有时也请他们吃顿晚饭。一听到他们唱歌，我就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我们去见见他们吧！”老鼠喊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

他们猛地拉开屋门，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幅令人难忘的壮观景象。在一盏暗淡的灯光下，八九只小田鼠在前院排成半圆形，每只田鼠的脖子上都围着一条红围巾，两只前爪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小脚在地上不停地跺着取暖。他们用珠子般明亮的眼睛腼腆地互相打量着，窃窃私语几声，不时地吸吸鼻子，再用外衣袖子擦一下。就在门打开的时候，那个手中提着灯笼、年纪稍大一点的田鼠说：“一、二、三！”顷刻之间，空中升起了他们尖细的声音。他们唱的是一首很老的圣诞歌曲，他们的祖先们在田野被大雪覆盖时谱写，之后又传给他们，让他们在圣诞节时站在泥泞的街道上对着明亮的窗户歌唱。

村民们，在这天寒地冻之时，  
请打开你们的大门；  
虽然狂风呼啸、大雪纷飞，  
请让我们进去取暖，  
明天的欢乐属于你们！

我们站在寒冷的风雪中，  
不停地哈着手指，跺着脚跟；  
我们从远方来向你们致意——  
你们围坐火炉，我们站在街上——  
祝你们明天快乐！

因为在那个半夜，  
天空突然出现一颗星星，  
不停地为我们祈祷祝福——

祝福明天，祝福永远——  
祝天天清晨快乐！

约瑟先生在风雪中操劳——  
看见星星落在马厩上；  
玛利亚再也走不动一步——  
倒在了草棚中，睡在了干草上！  
早晨起来时她快乐无比！

后来他们听见天使的声音：  
“是谁第一个呼喊出圣诞到来的？  
主就诞生在马厩中，  
诞生在动物们栖息的地方！  
清晨的快乐将属于他们！”

歌声停了，歌手们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互相交换着眼色，之后便是一阵沉默——只是片刻的沉默。就在这时，远处隐隐约约的钟声穿过地洞传进了他们的耳朵，这是一种欢快的钟声。

“唱得棒极了，孩子们！”老鼠真诚地称赞说，“来来，大家都进来烤烤火，吃点热的东西！”

“是啊，田鼠们，快进来吧！”鼯鼠也热情地叫道，“这真像过去一样！进来时把门关上。把那张长椅子搬到火炉跟前来。大家稍稍等一下，我们就——哦，老鼠！”他又绝望地叫了一声，坐到椅子上，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拿什么招待他们呢？”

“你把一切都交给我吧。”老鼠胸有成竹地说道，“喂，你这打灯笼的伙计！到这儿来，我有话对你说。我问你，这个时

候还有什么商店没有关门吗？”

“当然有啦，先生，”田鼠毕恭毕敬地回答，“每年这个时候，我们的商店都昼夜开门。”

“那么你听好了，”老鼠说，“你立即打着灯笼去商店，给我买——”

两个人窃窃私语，鼯鼠只听见一些片言只语：“注意，要新鲜的！不——买一磅就足够了——记住，一定要买‘布金’牌的，别的牌子我不要——不，只要最好的——若是那家商店没有，就上别的店看看——是的，不要罐装的，要买现做的——那么好，你尽力而为吧！”最后，他听到了硬币从一只手中放到另一只手中的“叮当”声，看到田鼠带着一个大篮子，提着灯笼，急冲冲地买东西去了。

其他的田鼠并排坐在长椅子上，小脚在空中晃动着，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炉火。他们在火上烤着，直烤得脚上的冻疮生疼。鼯鼠不会引导他们自由交谈，只好让他们说说自己家里的情况，并让他们各自报出自己众多的弟弟妹妹的名字。看样子这些弟弟妹妹们今年还太小，还不能出来唱圣诞歌曲，但是不久就会得到父母同意的。

这时候，老鼠正仔细看着一个啤酒瓶子上的商标：“我看这是‘老伯顿’牌的，”他赞许地说道，“鼯鼠还真有点眼力！这可是好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用它来调一些淡啤酒。鼯鼠，把东西准备好，我来开瓶塞。”

老鼠把酒调好，倒入温酒用的锡壶里，然后再把锡壶放进火红的炉膛中。不一会儿，每只田鼠都呷了一口酒。由于酒调得比较浓，他们都呛得咳嗽起来，笑着擦擦眼睛，好像忘记了一生中所受的饥寒。

“这些小家伙们还会演戏呢，”鼯鼠向老鼠介绍说，“他们

自编自演，相当不错！他们去年演了一出十分棒的戏，讲的是一只田鼠在海上被海盗们抓住，被迫给他们划船。等他逃回家时，他的心上人却进了修道院。嘿，你！我记得那个戏里有你。快站起来给我们背一段台词吧。”

那只被点到名的田鼠站起来，不好意思地格格笑着，向屋子四周看了看，可就是不说话。他的伙伴们都鼓励他，鼯鼠又是哄又是骗，老鼠甚至抓住他的肩膀摇呀摇，但是这位怯场的演员怎么也不开口。正当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劝他的时候，屋门“喀嚓”响了一下，那只买东西的田鼠提着灯笼回来了，沉重的篮子压得他走路都趑趄趑趄的。

等到篮子里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被倒到桌子上后，大家也就把演戏的话题搁在了一边。在老鼠的指挥下，大家你干这个，我干那个，一会儿就把晚饭准备好了。鼯鼠像在梦中一样坐在首席上，看着最近一直冷冷清清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佳肴，看着小田鼠们毫不客气地吃东西，脸上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样子，他终于也放开肚子吃了起来，因为他真的是饿坏了。他嘴里吃着好像是魔术师变出来的佳肴，心里却在想着这次回家竟是这样幸福。他们边吃边谈着往事，田鼠们把当地的大小新闻都告诉了他，并且还尽量回答他提出的上百个问题。老鼠很少说话，只是尽力让每个人都吃饱吃好，同时不让鼯鼠有一丝一毫的担心与焦虑。

田鼠们终于叽叽喳喳地叫着要走了。他们一个个说着千恩万谢的祝愿话，衣服口袋里装满了带给家中的弟弟妹妹们的纪念品。等到他们都已经走远，灯笼的亮光也已渐渐淡去之后，鼯鼠和老鼠又重新把炉火拨旺，把椅子拉到炉火跟前，调了最后一杯睡觉前喝的酒，之后就聊起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到后来，老鼠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鼯鼠老弟，我快支撑



不住了。‘瞌睡’两字形容不了我现在的困劲。那边那张是你的床吧？好的，我就睡这张床。这真是一个美妙绝伦的小屋啊！一切都这样方便！”

他费力地爬到床上，紧紧地裹着毯子，呼呼地睡起来。他的鼾声大得简直像一桶麦子倒进脱粒机里一样响。

鼯鼠也累得够呛，所以也高兴地上床了，又是高兴又是满足地把头枕在枕头上。他在闭上眼睛之前，又环视了一下自己熟悉的房间。借着炉火暗淡的亮光，他的目光落到周围这些亲切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早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此刻正毫无怨言地微笑着欢迎他回来。他现在这种高兴的心情正是聪明的老鼠不露声色地给他带来的。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家是多么的平常、简陋，多么的狭小、寒酸，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对他是多么的宝贵，人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个安乐窝是多么重要。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愿意放弃现在的新生活，放弃这广阔的新世界，放弃太阳和空气以及太阳和空气带给他的一切。他根本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小家——窝在里面。地面上的世界在大声召唤他，即使现在在地底下，他也能听到那召唤声。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到那更大的舞台，但是想到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可以退避的地方，这样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地方，这一个随时随地会热情欢迎他回来的地方，他感到非常的幸福。

## 第六章 癞蛤蟆先生

这是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河水又涨到了往年的老地方，而且像往常一样欢快地奔流着。火热的太阳仿佛用一根根细丝把禾苗拔出地面，把大地变成一片葱绿。鼹鼠和老鼠天才亮就爬了起来，一直在忙着船上的事情，因为划船的季节就要来到了。他们给船刷上油漆，再把它擦得亮亮的，接着他们就修船桨，补坐垫，替上次丢失的船篙找一根新的，等等。他们正在小客厅一面吃着早饭，一面热烈地讨论这一天的计划，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音。

“真讨厌！”老鼠不耐烦地说，“鼹鼠，你已经吃完了，去看是谁敲门。”

鼹鼠听从他的命令走到门口。老鼠听到他惊叫了一声，接着客厅的门打开了，鼹鼠转身郑重地宣布：“是獾先生！”

这真是件天大的喜事！獾先生居然会亲自登门拜访他们！他一贯从来不去拜访任何人，而总是等别人特别需要他的时候才会露面。大家总是在清晨或者傍晚他悄悄地从篱笆旁走过时才能看到他的身影。要么，大家就要到树林深处他的家中去找他，而那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獾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客厅，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俩。老鼠呆呆地坐在那里，手中的蛋勺掉在了桌子布上。

“是时辰了！”獾终于庄严地说。

“什么时辰？”老鼠不安地问，一面朝壁炉架上的时钟瞥

了一眼。

“你应该说‘谁的时辰’。”獾答道，“是癞蛤蟆的时辰！就是那只癞蛤蟆！我说过，冬天过了我就要收拾收拾他，今天我就要动手了！”

“是癞蛤蟆的时辰！”鼯鼠乐滋滋地说，“万岁！我刚刚想起来了！我们要让癞蛤蟆清醒清醒。”

“我昨天晚上得到可靠消息，”獾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接着说，“就在今天上午，又有一辆大马力的新汽车要开到癞蛤蟆宫，让他试车。如果车子不好还可以退换。也许现在他正忙着穿上他那些令人作呕的奇装异服呢。这种衣服把样子原本还过得去的癞蛤蟆变成了一个人见人厌的怪物。我们必须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采取行动。你们俩立刻跟我去癞蛤蟆宫，完成这个挽救工作。”

“你说得对！”老鼠叫着跳了起来，“我们要把这可怜的糊涂虫挽救过来了。我们要让他改邪归正，变成一个好癞蛤蟆。否则，我们就和他一刀两断。”

他们出发去进行这次挽救大行动。獾一路走在最前面，鼯鼠和老鼠跟在他的后面。动物们结伴而行时，总是理智地走成一行，而不是横开来行走。这样一来，如果遇到什么麻烦或者危险，他们就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他们来到了癞蛤蟆宫前面的车道上，正如獾所预料的，房子前面果然停着一辆崭新的大汽车。车身是红色的，因为癞蛤蟆喜欢红颜色。就在他们走到门口时，大门忽然开了，癞蛤蟆先生戴着护目镜和帽子，腿上打着绑腿，身上穿着肥大的外套，神气活现地走出来，边走边戴上长手套。

“你们好！来吧，伙计们！”一看到他们，癞蛤蟆就兴冲冲地喊道，“你们来得刚好，可以一起跟我去兜兜风——去兜

兜风——兜兜——呃——风——”

看到朋友们一个个默不作声，而且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癞蛤蟆支支吾吾地把刚才热情的邀请咽进了肚子。

獾大步走上台阶，严肃地吩咐同伴：“把他带到屋里去！”等到癞蛤蟆又是挣扎又是反抗地被推进屋之后，獾把脸转向驾驶这辆汽车的司机。

他说：“恐怕今天没你的事了。癞蛤蟆先生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要这辆车了。请记住，这是最后决定。你用不着再在这里等了。”说完，他跟着走进屋，把门关上。

“现在你听好了！”四个人都到客厅里时，獾对癞蛤蟆说，“首先，把这身花里胡哨的衣服脱下来！”

“决不！”癞蛤蟆气呼呼地说，“你们这样子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为什么？我要你们立即作出解释。”

“你们俩把他衣服脱掉。”獾简短地命令道。

癞蛤蟆又是踢又是骂，他们只好把他按在地上。老鼠坐在他的身上，鼯鼠一件一件地把他身上的驾驶服脱下来，然后再把他从地上拎起来。脱去了那身“华丽”的装束，癞蛤蟆的满腔怒火好像也渐渐消失了。他现在只是一只癞蛤蟆，不再是公路上的“魔王”。他干笑了几声，求饶似的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好像明白了这场面。

“癞蛤蟆，你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獾严厉地说，“你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边风，一味挥霍你父亲留给你的钱财，而且开车横冲直撞、惹事生非，还与警察争吵，严重败坏住在这个地区的动物们的名声。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动物容忍朋友愚弄自己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而你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限度。你在其它方面还不错，所以我也不想对你过于严厉。我们再作一次努力，让你恢复理智。请跟我到吸烟室来，听我

把你的情况讲一讲。我们要看看你能不能醒悟过来。”

他使劲抓住癞蛤蟆的胳膊，把他带进了吸烟室，并随手把门关上。

“这有屁用！”老鼠轻蔑地说，“跟癞蛤蟆谈心是不会有任  
何用处。他什么保证的话都能说。”

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着。通过关闭着的房门，他们可以勉强听到獾滔滔不绝地说话的嗡嗡声，时高时低，抑扬顿挫。一会儿，他们听到獾的这番说教不时被拉长的抽泣声打断，而且那抽泣声显然是从癞蛤蟆心底发出的。癞蛤蟆心肠软，容易动感情，也很容易被说服——至少暂时能接受任何观点。

大约过了三刻钟的样子，门打开了，獾庄严地牵着无精打彩的癞蛤蟆走了出来。癞蛤蟆身上的皮肤耸拉着，双腿颤抖着，脸颊上布满了一道道泪痕。他果然被獾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打动了。

“癞蛤蟆，你坐在那里，”獾指着一张椅子，和善地说，“朋友们，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们，癞蛤蟆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真心地感到后悔，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玩汽车。我肯定他一定能遵守这个庄重的诺言。”

“这确实是好消息。”鼯鼠一本正经地说。

“确实是好消息，”老鼠将信将疑地说，“只是——只是——”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两眼紧紧盯着癞蛤蟆，因为老鼠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在癞蛤蟆那依然伤心的眼睛里，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跳动。

“现在你只需做一件事，”獾满意地接着说，“癞蛤蟆，我要你当着这些朋友的面，把刚才在吸烟室里对我说的话再重复

一遍。第一，你为自己的行为忏悔，并认识到那完全是愚蠢的举止，是吗？”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癞蛤蟆绝望地东看看，西望望，其他几个动物默默地等待着。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不！”他沉着脸坚绝地说，“我不忏悔。那根本不是什么愚蠢行为！那是很光荣的事！”

“什么？”獾惊讶地叫了起来，“你这个出尔反尔的混蛋！你刚才在那里不是说——”

“哦，是的，是的，在那里，”癞蛤蟆很不耐烦地说，“我在那里什么话都说了。你口才很好，亲爱的獾，而且很动情，很有说服力。你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很透彻——你在那里让我说什么都可以，你知道这一点。但我一直在心里琢磨，回想着我所做过的事情，我发现自己一点儿也不后悔，一点儿也不遗憾。我把这说出来并不是什么过错，是不是？”

“那么你是不答应不再碰汽车了，是吗？”獾说。

“当然不能答应！”癞蛤蟆坚定地说，“相反，我可以郑重地保证，我只要看到汽车，一定会坐到车里面‘噗噗’地把它开走。”

“我说得没错吧？”老鼠对鼯鼠说。

“那么好吧，”獾站起来果绝地说，“既然你好话听不进去，我们只好来硬的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步的。癞蛤蟆，你不是经常请我们三个人来你这漂亮的房子里住一阵子吗？那么我们就这么定了。我们和你作伴，一直呆到你能改变看法，学得理智一点儿。你们带他到楼上去，把他锁在卧室里，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商量。”

“癞蛤蟆，你要知道，这是为你好，”当癞蛤蟆又是挣扎又是反抗地被两个朋友硬拖到楼上去的时候，老鼠和善地对他

说，“想一想看，你要是能改掉这个毛病，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呆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痛快呀！”

“癞蛤蟆，我们会替你把这些照料好的，”鼯鼠说，“我们不能让你再像以前一样挥霍你的钱财了。”

“也不会再让你去和警察惹事生非。”当他们把癞蛤蟆推进卧室时，老鼠说。

“也不会让你在医院里住几个星期，听一些女护士对你指手划脚。”鼯鼠锁门时又加上一句。

他们下楼时，癞蛤蟆对着锁孔朝他们大骂一阵。三个朋友接着就开了个会，讨论目前的情况。

“事情现在很棘手啊，”獾叹了口气说，“我还从没有看到癞蛤蟆对什么事情这样一意孤行过。但是，我们这件事管定了。我们得时时刻刻有人看着他。我们轮流值班，直到他自己慢慢醒悟过来为止。”

于是，他们排了班，晚上每个人轮流睡在癞蛤蟆的房间里，白天也轮流陪着他。癞蛤蟆起初的确让三位监护感到头痛。当他的老毛病发作时候，他会把房间里的椅子横七竖八地摆成汽车的样子，然后坐到最前面那张椅子上，身子向前倾，眼睛死死盯着前方，嘴里发出粗鲁可怕的声音，直到最后翻一个大筋斗，直挺挺地躺在乱七八糟的椅子上。他就这样暂时得到一种最大的满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痛苦的发作慢慢少了。他的朋友们试图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别的方面去，但他对其它的事情一概没有兴趣。他明显地变得无精打采，而且情绪也很低落。

一个晴朗的早晨，轮到老鼠值班。他上楼去换獾，却发现獾坐立不安，急着要下班去树林里走一走，去看看他的洞。“癞蛤蟆还没有醒，”他在门口告诉老鼠，“也没有听到他说什



么，只说了一些‘哦，别烦我。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慢慢会好的，不用着急’之类的话。你要当心点，老鼠！癞蛤蟆最安静、最听话的时候，也是他最狡猾的时候。他肯定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十分了解他。好了，我要走了。”

老鼠走到癞蛤蟆的床边，亲切地问他：“老伙计，今天还好吗？”

过了一会儿，他才听到一个十分虚弱的声音回答：“谢谢你，亲爱的老鼠！你还记得问候我，真是太好了！不过你先告诉我，你和鼯鼠都好吗？”

“哦，我们都很好，”老鼠说，接着又随口加上一句，“鼯鼠和獾一起出去转一转。他们要到吃午饭时才回来，所以今天上午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我要让你好好开开心。起来吧，这才像个好伙计。天气这么好，不能总是躺在床上。”

“亲爱的老鼠，”癞蛤蟆喃喃地说，“你还是不知道我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我连床都起不来了——恐怕永远起不来了！可是不要为我担心了，我不愿意成为朋友们的一个负担，我想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多久了。真的，我真不希望永远是你们的负担。”

“我也很想这样，”老鼠真心实意地说，“这阵子我们一直在为你操心，我真的很高兴能尽早结束这种局面。再说，现在天气这么好，划船的季节又现在才开始，可我们——这全是为了你，癞蛤蟆。我们不嫌麻烦，只是你让我们错过了很多乐趣。”

“恐怕你们还是要嫌我麻烦的，”癞蛤蟆懒洋洋地说，“我完全可以明白，这是很自然的事。你们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能给你们添麻烦。我知道，人人都十分讨厌我。”

“你没有说错，”老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只要你能改

邪归正，我怎样的麻烦都不怕。”

“既然是这样，老鼠，”癞蛤蟆更加有气无力地说，“那么我想求你——也许是最后一次求你——赶快到村子里面去——恐怕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把大夫请来。算了，还是不要去了。这样太麻烦了。也许——还是让我听天由命吧。”

“请大夫干什么？”老鼠问，一面走过来仔细地观察他。他看到癞蛤蟆安静地平躺在床上，声音很微弱，脸色也变了。

“你最近一定已经注意到——”癞蛤蟆喃喃地说，“也许没有——你为什么一定要注意到呢？注意到事情只有给自己带来麻烦。也许明天你会说：‘啊，我要是早一点儿注意到就好了！我要是能想点儿办法就好了！’算啦，这太麻烦了，忘掉吧——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

“你听我说，老伙计，”老鼠现在有一点紧张了，“你要是真的想请医生，我当然可以请一个来。但是你现在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我们还是谈一谈别的事情吧。”

“我担心，亲爱的朋友，”癞蛤蟆苦笑着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谈别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大用的——就是医生来了恐怕也没有什么用。不过人要是急了，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也会抓住不放的。顺便说一句——你要是去请医生的话——我真不愿意再麻烦你，不过我突然想起来你要从他家门前走过——能不能求你顺便把律师也一起请来？这样我就要方便得多，因为一生之中总有一些时刻——也许我该说总有一个时刻——人必须面对最后的结局，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无济于事。”

“请律师！他肯定是病得不轻！”老鼠惊慌地想道，然后匆匆离开了房间。不过他出来时，还是没有忘记把门仔细地锁好。

来到屋外时，老鼠又停住脚思考起来。鼯鼠和獾都不在，

他也没有人可以商量。

“我最好还是保险一点儿，”他在心里盘算着，“我还知道癞蛤蟆以前也曾无缘无故地幻想自己生过病，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要请律师呀！要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医生一定会骂他是头蠢驴，然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这倒不是件坏事。我最好还是答应他去走一趟，这反正也用不了多久。”想到这里，他撒腿就向村里跑去。

癞蛤蟆一听到锁门声，就赶紧轻轻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他急不可待地从窗口望着老鼠，一直看到他跑出马车道为止。然后，他十分高兴地哈哈大笑，飞快地穿上手头能拿到的最漂亮的衣服，并打开梳妆台的小抽屉，把里面的钱拿出来塞进口袋。他把床上单子的一端系在卧室漂亮的窗子中间的窗棂上，顺着这条简易的绳子轻轻溜到地上，朝老鼠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心里美滋滋的，还边走边吹起了欢快口哨。

吃午饭时，獾和鼯鼠终于回来了。对于老鼠来说，这顿午饭简直是在受罪。他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在饭桌上和他们坐在一起，作出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的解释。獾讲的刻薄话是他早就料到的，所以他能够受得了。其实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平时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鼯鼠，这次也情不自禁地说道：“老鼠，你这次可真的不怎么精明啊！显然让癞蛤蟆这家伙给骗了！”

“他当时装得太像了。”老鼠沮丧地说。

“他骗你骗得好！”獾生气地说，“可是，只在这里讲废话也没有用。我们可以肯定他现在已经逃远了。现在最糟糕的是，癞蛤蟆一定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十分得意，所以什么样的荒唐事情都会干得出来。我们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现在自由了，不用再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为他站岗放哨。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在癞蛤蟆宫多住几天，他随时都可能回来——要么躺在

担架上，要不被警察扭送回来。”

话虽然是这么说，獾却不知道癞蛤蟆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他此次是凶是吉，更不知道要过多久癞蛤蟆才能重新平安地坐在祖先给他留下的这座房子里。

就在这时，癞蛤蟆正欢天喜地、无拘无束地快步走在公路上，离家已经有好几英里了。他起初专走一些小路，穿过一块块农田。为了防止被跟踪，他还一连几次改变路线。可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已安全地脱离了危险，而且灿烂的阳光正笑盈盈地照在他的全身上，整个大自然都在和他的心一起唱着赞美他的歌曲，所以他一路上几乎是在手舞足蹈地前进。

“我干得十分漂亮！”他格格笑着，心里想，“以智力斗武力——智力占了上风——这是必然的。可怜的老鼠！嗨！獾回来会有他受的！老鼠真是个可信赖的朋友，身上有很多优点，只是智力差了一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总有一天要把他掌握在我的手心里，让他完完全全听我指挥。”

癞蛤蟆满脑袋带着这些高傲自大的思想，昂首阔步地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看到“红狮子餐馆”的招牌在大街对面晃动着，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这才意识到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他真是饿极了。他大步走进餐馆，要了一份最上等的午饭，坐到咖啡室里吃了起来。

午饭刚吃了一半，街上传来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他吃了一惊，接着全身发抖。他听到了“噗噗”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他能听到汽车拐进了餐馆的院子，然后停了下来。癞蛤蟆一把抱住餐桌的腿，来掩饰心中激动的心情。不一会儿，车子上那些饿鬼也走进了咖啡室，一个个喜气洋洋地大谈特谈他们一上午的经历，交口称赞那辆漂亮的汽车。癞蛤蟆起初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但渐渐地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悄悄溜出

咖啡室，在柜台那里付了账，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了餐馆的院子中。“我只是看看而已，这没什么坏处。”他在心里想道。

汽车停在院子的正当中，没有人看守，因为服务员和客人都在里面忙着上菜或吃饭。癞蛤蟆慢慢走到汽车旁边，仔细地打量着它，评判着，思考着。

“不知道这种车是不是很容易启动？”他突然问自己。

接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发现自己已经握住了启动杆，并摇动了起来。跟着汽车发出熟悉的声音，过去那种激情又完全控制住了他，控制住了他的肉体 and 灵魂。恍惚中，他不知不觉地坐到了驾驶员的座位子上，拉动了操纵杆，开着车子在院子里兜了一圈，然后就冲出了大门。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一切是非观念，所有对严重后果的恐惧好像暂时都消失了。他加快车速，开着汽车在街上疾驶而过，穿过旷野，越上了公路。他现在的心中只有一个感觉：他又变成了癞蛤蟆，那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癞蛤蟆，那个“魔鬼”癞蛤蟆，那个在马路上所向披靡的癞蛤蟆，那个车道上的霸主。在他的面前，一切都得让道，不然就会被撞得粉身碎骨，永不见天日。他一面飞快地开着车子，一面哼着轻快歌曲，汽车也用响亮的“滴滴”声与他作答。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程在他的脚下闪过。他不知道自己要把汽车开向什么地方，只知道要跟着自己的本能走，要度过这难得的时光，根本不用考虑会发生什么后果。

“依我之见，”法院院长十分激动地说，“本案证据确凿。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让战战兢兢地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不可救药的无赖和顽固不化的流氓，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已经看到，他犯罪的证据确凿无疑。首先，他偷了一辆贵重的汽车；其次，他开车给公众造成了危险；第三，他辱骂警察。书记员先生，请告诉我们，这三条罪行中每

一条我们所能给的最重惩罚是什么？我们肯定不能给他减刑。我们决不能饶了他。”

书记员用钢笔搔了搔鼻子，说：“有一些人认为偷汽车是最严重的犯法行为，这是没有错，但对警察无礼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应该是这样。为偷汽车判他一年徒刑是十分轻的；为疯狂开车判他三年也是很宽大的；为辱骂警察——哪怕我们只确信证人们证词的十分之一，这种辱骂行为都是极为严重的——要再判他15年。这三项如果加在一起，就是19年——”

“棒极了！”院长说。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不妨干脆判他20年。”书记员最后说。

“这个建议十分好，”院长赞许地说，“犯人！你给我站直了。这次给你判20年徒刑。记住，要是你犯法，不管是什么罪行，我们都将加重惩罚。”

接着，那些毫不留情面的警察们一下抓住可怜的癞蛤蟆，给他戴上手铐，拖着他出了法庭。癞蛤蟆又是尖叫，又是哀求，又是抗议，但还是被带着走过了闹市区。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嘲笑癞蛤蟆，向他扔胡萝卜——他们对揭露出来的罪行总是这样义愤填膺，就像有人被通缉时，他们总是表示赞同，而且愿意提供帮助一样。当他被押着经过学校时，孩子们对他哄笑呵斥，一张天真无邪的脸上挂着看到一位绅士落难时的兴奋神情。他走过空空作响的吊桥，穿过上面布满了铁钉的吊闸，走进古城堡阴森的拱门，看到城堡中的古塔高耸入云。他走过挤满了下岗哨兵的警卫室，哨兵们朝他狞笑着；他走过卫兵的身边，卫兵发出了可怕的咳嗽声——这是值班的卫兵对罪犯所能表示的最大的轻蔑和憎恨。他走上盘旋而上的旧台阶，经过一些全身披着盔甲的卫兵——他们从面盔里射出十分吓人的目光。

他穿过院子时，用皮带拴着的警犬提起前爪，要向他扑去。他还遇到许多上了年纪的狱卒，他们的长矛靠在墙上，对着一块肉馅饼和一瓶黄啤酒打瞌睡。他被押着向前走呀走，走过拉肢房，走过夹拇指房，走过通向小绞刑架的一个转弯处，最后到达了位于整个监狱最里面的一个最阴森可怖的地牢门前。他们在这里终于停住了脚。一个上了年纪的狱卒坐在那里用手摆弄着一串巨大的钥匙。

“狱卒！”警官说，一面取下头盔，擦擦额头上的汗水，“你这老混蛋，醒一醒吧！把这个罪大恶极的癞蛤蟆接管过去。这可是一个十恶不赦、狡猾透顶的罪犯，要对他严加看管，若有闪失，可要拿你的老命问罪。”

狱卒沉着脸点点头，把粗糙的手放在可怜的癞蛤蟆的肩上。锈迹斑斑的钥匙在锁里“咔嚓”、“咔嚓”响过几声之后，巨大的牢门便“哐啷”、“哐啷”地开了。这样，癞蛤蟆便成了整个英格兰最坚固的城堡中最戒备森严的、最偏僻的土牢里的一名孤苦伶仃的囚犯。

## 第七章 在黎明之前吹箫的人

鹧鸪躲在漆黑的河岸边，委婉地用尖细的声音唱着歌。虽然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天空中仍然残留着落日的余辉。短暂的仲夏之夜用自己凉爽的手指拨散了午后的炎热。今天从早到晚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弄得鼯鼠到现在还不停地喘着粗气。他摊开四肢躺在河岸上，等待着他的朋友老鼠回来。他跟



几个朋友在河上玩了一整天，让老鼠有时间去赴他和水獭早就约好的聚会。鼯鼠回来时，发现家里一片漆黑，根本没有老鼠的影子。老鼠显然还在他的老朋友家。天实在太热，鼯鼠不想待在屋里，便躺在凉爽的草叶上，回想着这一天所做的事，感觉到这一天玩得非常开心。

没过多久，干枯的草地上响起了老鼠沙沙的脚步声。“啊，现在真凉快、真舒服啊！”他说着坐下来，默默地看着河水，陷入了沉思。

“你在那里吃过晚饭了吗？”鼯鼠问。

“盛情难却啊！”老鼠说，“他们硬要留我在那里吃晚饭。你知道他们一向是那么客气。他们尽量让我在那里玩得开心，一直到我走。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虽然他们竭力掩饰，我还是很清楚地看出他们遇到了什么不幸。鼯鼠，我担心他们一定遇到了困难。小胖子今天又失踪了。你也知道，他父亲嘴上虽然不说什么，心里却把他看得很重。”

“什么？那个孩子！”鼯鼠轻声说，“就算他失踪了，又干吗要为他着急呢？他不是经常跑出去，迷了路，最后又回到家吗？他喜欢冒险，可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情呀！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他，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像喜欢水獭爸爸一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有某个动物遇到他，把他送回家的。我们有一次不是在离家遥远的地方碰到过他吗？他当时兴高采烈，一点也不在乎呀！”

“是的，可是这次情况要严重得多，”老鼠认真地说，“他这次失踪已经有好几天了，而且水獭们上上下下到处全都找遍了，结果连他的影子都没有发现。他们也问遍了方圆几英里内所有动物，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水獭嘴上不说，心里却焦急万分。我听他说小胖子还没有完全学会游泳，而且我看得出

来，他非常担心小胖子在水坝那里。在这个季节里，那里有大量的水流下来。所以对孩子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可那里也有——呃，各种陷阱——这你也是知道的。不到万不得已，水獭是不会为他的哪个儿子担心的。他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离开他家时，他和我一起走出来——说是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伸伸胳膊，伸伸腿。可是我看出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终于从他嘴里知道到了事情的真相。他要到河边浅滩那里去守上整整一夜。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在那座桥建成之前，我们不是一直从那里过河的么？”

“我当然知道那地方啦，”鼹鼠说，“可是水獭为什么要单单选择在那里呢？”

“因为，他好像最早就是在那里教小胖子学游泳的，”老鼠接着说，“小胖子就是在那里学着从浅滩游向岸边的。老水獭也是在那里教小胖子钓鱼，结果小胖子在那里钓到了第一条鱼，让老水獭颇为骄傲。小胖子很喜欢那地方，所以水獭觉得无论小胖子从哪里回来——可怜的孩子，他现在如果还是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去浅滩那里。也许当他路过那里时，他会记起那地方，在那里停住脚步玩耍。因此，水獭天天晚上都去那里守候——碰碰运气，只是碰碰运气而已。”

他们都默不作声，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着同一种事情——那个孤独地要在浅滩旁守上一夜的忧伤的水獭——而且还只是碰碰运气。

“好了，好了，”老鼠打破沉默，“我们还是进屋去吧。”可他自己并没有动身。

“老鼠，”鼹鼠说，“我怎么也无法进屋里去睡觉。尽管现在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大希望，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呀。我们把船拖出来了，划到上游去。再过一个多小时，月亮就

会出来了。我们可以尽力找一找——反正这总比干坐在家里要强。”

“这是我心中所想的，”老鼠说，“再说天这么热，我们反正也睡不着。要不了多久天就会亮了，我们也许能从早起的人那里打听到他的消息。”

他们把船拖出来，老鼠操起桨，小心地划着。河中间留有一条清晰而狭窄的水痕，淡淡地倒映着天空，可是河岸和树木的倒影落到水面上时，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所以鼯鼠瞪大眼睛，谨慎地掌着舵。虽然漆黑的夜晚看起来没有任何生息，周围仍然充满了各种细小的声音。这里面有歌声，有“嗒嗒”声和“沙沙”声，像是在向人们宣告，夜行的动物们已经起来。这些动物将整夜忙着他们各自的事情，直到金色的阳光落到他们身上，重新把他们送入甜美的梦乡。河水的声音现在比白天更为清晰，它“哗啦、哗啦”的声音比白天来得更响亮，仿佛就在眼前。时不时地，一声清脆的叫声会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

广阔的地平线在天空的映衬下像是一根明亮粗犷的线条，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道渐渐升起的银色磷光又把原来明亮的地方变成了黑色。终于，一轮明月徐徐跃出了耐心等待着的地平线，慢慢地悬挂在了天空。他们开始看清楚了周围的世界——广袤的原野，静静的花园，在两岸间流淌的河流。这一切缓缓揭开了自己的面纱，摆脱掉刚才的神秘与恐怖，变得像白天一样明亮，但又不同于白天。他们原来熟悉的地方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来迎接他们，好像它们悄悄地溜走，换上这身崭新的装束，再悄悄地回来，含羞地微笑着站在那里，看一看它们是否还能认出它们。

他们俩把小船系在一棵柳树上，默默地上了岸，来到了这

个宁静的银色王国了，耐心地在篱笆旁、树洞里、地道里、排水管里、水渠里以及干涸的河道里寻找着。没有找到之后，他们又登上小船，接着向上游划去。他们就这样一路寻找着。皎洁的月亮挂在晴朗的夜空中，也在尽着自己微薄的力量帮他们寻找。直到她该走的时候到了，才依依不舍地留下他们，沉到地平线下。田野和河流又一次被迷雾笼罩。

不久，夜色渐渐起了变化。地平线开始慢慢的变亮，田野和树木变得越来越分明，带上了一种新的模样，刚才那种神秘的色彩也开始逐渐消退。一只小鸟鸣叫了一声，然后又陷入了沉默。一阵轻风吹过来，吹得芦苇和蒲草沙沙作响。鼹鼠一面轻轻地划着桨，一面仔细地留意着岸边的动静。老鼠一直坐在船尾，这时忽然坐直了身子，侧耳倾听着什么，弄得鼹鼠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

“又没有了！”老鼠叹了口气，重新坐在了座位上。“那么美妙动听！那么古怪！从来没有听到过！消失得太快了一点儿，还不如从来没有让我听到。它已经在我心中激起了痛苦的渴望，除了再听听那声音，而且永远地听下去，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值得去做。不值得！我又听到了！”他大叫了一声，又竖起了耳朵。他像中了魔法一样，如痴如醉地听了好长一段时间。

“它现在又在小下去，我快听不到了。”他忽然说，“哦，鼹鼠，真美啊！这声音是那么的欢快动听，清晰悦耳！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妙的音乐，不仅甜美，而且还震动人心！鼹鼠，快点划船！这音乐一定是在召唤我们。”

鼹鼠完全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但还是照他的话办了。他说：“除了芦苇丛中和柳林深处的风声，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老鼠并不做回答，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浑身颤栗，魂不守舍，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完全被这种新的超自然力量征服了。

鼯鼠默默地划着船，很快的就来到了河流分叉的地方——一道河水在这里分叉流向另一边。老鼠早就放下了手中的舵，这时把头轻轻一摆，示意鼯鼠把船划进支流。曙光越来越亮，他们现在可以清楚分辨出岸边鲜花的颜色。

“那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了，”老鼠高兴地欢叫着，“你现在一定也听到了吧！啊——我终于看到你也听到了！”

当那欢快的箫声像波涛一样向鼯鼠袭来时，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屏住呼吸，呆呆地停下了手中的划桨。他看到老鼠的脸上挂着泪水，便低下头，明白了一切。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河岸上紫色的千屈菜轻轻的拂着他们。接着，那令人陶醉的旋律就像是一声庄严的召唤，给鼯鼠注入了坚强的意志。他机械地弯腰重新拾起船桨。曙光更亮了，但是没有一只鸟儿像平常黎明到来前那样欢快地歌唱，除了那仿佛来自天国的音乐，四周一片寂静。

小船继续向前滑行，两岸的绿草也从来没有像这天早晨这样葱郁滴翠。他们从来没有看到玫瑰花如此动人，柳兰如此娇柔，绣线菊如此芬芳多姿。这时，他们已经回到了水坝前，空中飘荡着汨汨的流水声。他们意识到自己来到了这次远征的终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滋味。

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半圆形湖面，巨大的水坝围起一泓波光粼粼的绿水，滚滚的漩涡卷起一层层泡沫浮在水面上，庄严而镇定的隆隆声压倒了其它一切声音。在水坝内闪烁的水面上，一座小岛静静地躺在正坝中央，岛的四周长满了柳树、银桦和桤木。它羞羞答答但不容置疑地把一切能容纳的东

西一起隐藏在一层帷幕之后，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把它们奉献出来。

鼯鼠和老鼠慢慢地、但是毫不犹豫地、仿佛有所期待似的通过了那片翻腾喧嚣的水面，把船停在小岛那开满了鲜花的边缘。他们悄悄走上了岸，穿过一团团的鲜花，穿过芳香扑鼻的草丛，穿过通向平地的灌木林，最后来到了一小块碧绿的草坪上。草坪的周围环绕着大自然自己的果林——海棠果、野樱桃和黑刺李。

“这就是那音乐发出的地方了，就是为我演奏仙乐的地方。”老鼠神情恍惚地轻声说道，“如果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找到那个吹箫的人，那一定是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鼯鼠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敬意，这种敬意使他的肌肉失去力量，使他低下了头，也使他的脚像是深深地扎在了地上。这不是恐慌——实际上他感到特别平静和快乐——而是一种深深的敬意。他虽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但他知道一定有个圣灵就在附近。他吃力地转过脸去看他的朋友，看到他正诚惶诚恐地站在自己身边，浑身剧烈地抖个不停。然而，他们周围那些落满了小鸟的枝头上一片寂静，曙光也越来越亮。

鼯鼠本来是不敢抬头张望的。那箫声现在虽然停了，那威严的召唤声音却仍然无法抗拒。一旦他的凡人肉眼看到了那些藏而不露的神圣的东西，哪怕死神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抗拒不了。他浑身颤抖着，服从那召唤声，抬起了他那卑贱的脑袋。这时，大自然披上了绚丽的色彩，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明亮的曙光中，他紧紧地盯着这位“朋友和救世主”。他看到一对弯曲的头角向后伸展，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看到那双慈祥的眼睛间有一只刚毅的鹰钩鼻子；看到那双眼睛正风趣地望着他们；看到那张脸上长着络腮胡子，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看到

他宽阔的胸前横着一只粗壮的胳膊，灵巧的大手上还握着刚从嘴唇边拿开的排箫；看到一对圆溜溜的蹄子悠闲地落在草地上；最后看见在那两只蹄子之间，安安静静地躺着圆乎乎的小水獭——他睡得正香。在明亮的晨曦中，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他一时间呼吸急促、激动万分。他还活着，所以他仍然看着；而且正因为他还活着，所以他感到非常惊讶。

“老鼠！”他颤抖着悄声问道，“你害怕吗？”

“害怕？”老鼠喃喃地说，眼睛里流露出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神情，“害怕？怕他？哦，一点儿也不会害怕！可是——可是——哦，鼯鼠，我还是有点儿害怕！”

他们俩一起趴在地上，低下头，施礼膜拜起来。

突然，一轮金色的太阳跳出了地平线，灿烂地照耀着他们。最初的几缕阳光洒在平静的水面上，折射进他们的眼睛里，使他们眼花缭乱。当他们重新能看清楚东西时，刚才的景象已经消失了，空中飘荡着百鸟欢呼黎明到来的歌声。

他们呆呆地凝视着。等他们慢慢回想起刚才所看到的一切——那永远去而不返的一切——一种无以言表的忧愁袭上了他们的心头，而且这种忧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一阵变幻莫测的微风从水面升起，轻轻摇动着白杨树，抚摸着挂满了露珠的玫瑰，轻拂着他们的脸孔，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那位慈祥的半神半人的神灵在暴露自己帮助他人之后，送给其他人的最后一件也是最好的一件礼物：遗忘。为了不让这种可怕的记忆继续萦绕在他们的头脑里，给他们的欢乐带来阴影；为了不让这种记忆被破坏那些他曾帮助过的小动物们以后的生活；为了让他们将来能像从前一样快乐、幸福，他必须给这件礼物。

鼯鼠揉了揉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迷惑不解的老鼠。他



说：“对不起，老鼠。你刚刚说什么？”

“我记得我刚才好像是说，”他慢慢地说，“我们就该到这种地方来寻找。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找到他。看啊！他在那里，这小东西！”他开心地叫着朝正在沉睡的小胖子跑去。

但是鼹鼠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之中，就像是一个人突然从美梦中醒来，努力想回忆起梦中的情景，却只得到一种朦朦胧胧的美感。可是这种美感也在慢慢消失，做梦的人只能接受醒来时冷冰冰的痛楚。于是，鼹鼠在苦苦思索了一阵子之后，凄惨地摇摇头，跟着老鼠走了过去。

小胖子欢叫着醒来了。看到父亲的两个朋友，他高兴地晃动着身子，因为他们以前常常和他一起玩。可是不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了茫然的神情。他哀叫着，在地上转来转去地寻找着。他像一个在保姆的怀中幸福地安睡的小孩子，醒来后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绝望地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小胖子不知疲倦地找遍了小岛，最后才失望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鼹鼠赶紧跑了过去安慰他，而老鼠却怔怔地站在那里，迷惑不解地看着深深印在草地上的蹄痕。

“一定——有——某一个——伟大的——动物来过这里。”他缓缓地、颇有见解地说。然后，他站在那里思索着，心中翻腾着奇特的波涛。

“走吧，老鼠！”鼹鼠叫道，“可怜的水獭还在浅滩那里等着呢！”

小胖子终于被哄住了，因为他们答应了让他开心一下——让他坐在老鼠先生的船上沿河作一次旅行。他们带着他走到水边，把他们放到船上，安全地夹在他们之间。然后，他们把船划出了河汊。太阳现在已经升得很高，晒得他们浑身发烫。鸟

儿欢快地放声歌唱着，两岸的花朵朝他们点头微笑，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三个都觉得这一切比不上他们最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景色，没有那里那样多姿多彩，那样色彩鲜艳——但他们想不起那是什么地方。

他们进入主航道之后，调整过船头，朝上游划去，因为他们知道老水獭还孤零零地守候在浅滩那里。他们快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时，鼯鼠把船靠到河岸边，然后他们把小胖子拎到岸上，命令他开步走，并友好地在他的背上轻轻拍了拍，和他告别。随后，他们把船划到河中心，瞧着小胖子在岸上大模大样地走着。只见他一摇一摆地走着，突然抬起下巴，欢叫着快步朝前跑去了——原来他认出了这地方！鼯鼠和老鼠在河面上可以看到老水獭从浅滩上跳了起来——他一直默默地守在那里。他们还可以听到老水獭一蹦一跳地穿过柳林时的欢快叫声。然后，鼯鼠使劲地划了一下船桨，把船调过头来，让河水带着他们向下游的家驶去了。他们的寻找历程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

“老鼠，我感到特别疲倦。”鼯鼠说着无精打采地趴在船桨上，让船顺着河水漂流下去。“你会说，这也许是因为一夜没有睡觉的缘故，可一夜不睡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们每年这个时候经常一星期有三四天不睡觉。绝对不是这个缘故。我觉得自己仿佛刚刚经历过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可我们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呀。”

“或者说是非常惊人、非常壮观、非常美好的事情。”老鼠喃喃地说着，然后把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鼯鼠，我的感觉和你一样，精疲力尽，可身子又不累。幸亏有这条河把我们带回家。这太阳简直晒进我们的骨髓，真是太好了！你听微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是多么动听啊！”

“像是音乐——遥远的音乐，”鼯鼠昏昏欲睡地点着头说

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老鼠半梦半醒地低声说，“是舞曲——那种轻快而永远不停止的舞曲——还夹杂着歌词——时有时无——我偶尔能听清几句歌词——但很快又变成了舞曲，再后来就只有芦苇轻柔的‘沙沙’声。”

“你的听觉好像比我好，”鼯鼠沮丧地说，“我听不出歌词。”

“我试着把歌词念给你听吧，”老鼠闭着眼睛轻声说，“现在又有歌词了——声音虽然很弱，但很十分清晰——‘如果敬畏之情长存——就会把你的欢乐变成烦闷——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来帮你——但你必须把我给遗忘。’现在芦苇也唱了起来——“遗忘，遗忘——’芦苇在叹息。那歌声渐渐地变成了一片‘沙沙’声。现在又回来了——

“‘为了不让手脚红肿断裂——我把设置的罗网撕破了——当我打开猎人的夹子时——你会看我一眼——然后你就会忘记！’鼯鼠，把船划近一点儿，靠近芦苇！那声音越来越小，都快听不见了。

“‘救苦救难的神灵，我为你们欢呼——无家可归的孩子在潮湿的林中徘徊着——我引导迷路的羔羊，我包扎身上的创伤——我嘱咐他们把一切遗忘！’再近一点儿，鼯鼠，再近一点儿！没有用的，那歌声已经化成了芦苇的‘沙沙’声。”

“可这歌词是什么意思？”鼯鼠不解地问。

“这我也不知道，”老鼠简单地回答，“我只能把传到耳朵里的歌词转告给你。啊，它现在又来了，而且更加清晰！这一次终于是实实在在的、明白的，单纯——热情——完美——”

“那你说给我听听。”鼯鼠耐心地等了几分钟后说着。他

在炎热的阳光下打着瞌睡。

但是他没有听到回答。他抬头看一看，明白了这沉默的含义。他看到老鼠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仍然摆出一副在聆听的样子，却已经疲倦地睡着了。

## 第八章 癞蛤蟆的冒险经历

当癞蛤蟆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阴暗潮湿、臭气熏天的地牢里时，他一头扑倒在地面上，流下苦涩的眼泪，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知道这阴森森的中世纪城堡已经把他和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完全隔绝开来了，知道自己已经远离那些曾经在上面兴高采烈地肆意横行的公路——那些好像完全被他买下的英格兰的公路。他不停地念叨着：“一切就这样都完蛋了！至少癞蛤蟆的事业就这么完了，反正是一回事。那个处处受人们欢迎、长相英俊的癞蛤蟆，那个家财万贯、殷勤好客的癞蛤蟆，那个无忧无虑、温文尔雅的癞蛤蟆就这么全完蛋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呢？我坐牢是罪有应得，因为我厚颜无耻地偷了别人漂亮的汽车，就因为我竟然想出那些刻薄的话，来辱骂那些辛辛苦苦、肥肥胖胖的警察！”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抽泣起来，“我真是头蠢驴！我现在只能在这个土牢里苦熬岁月，而那些以前以认识我为荣的人，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老獾是多么有智慧啊，老鼠是多么聪明啊，鼯鼠是多么机智啊！他们的判断是多么正确，他们对世事是那么清楚啊！啊，我这不幸的、被人遗忘的癞蛤蟆！”他就这样自怨自艾地度过了好几个

星期，不肯吃饭，也不肯吃点心。那个脸色十分阴沉的狱卒因为知道癞蛤蟆口袋里有钱，多次向他暗示，只要他肯出钱，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可能弄进来，甚至奢侈品也不是不可以，但癞蛤蟆就是没有反应。

这个狱卒有个女儿，举止文雅而又心地善良，常常帮父亲处理一些小的事务。她特别喜欢小动物，不仅养了一只金丝鸟，还养了几只花斑鼠和一只不停地转来转去的松鼠。她在白天把金丝鸟的笼子挂在监牢高墙的钉子上，让那些想午睡的犯人很恼火；晚上把鸟笼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用桌布裹起来。这个心地善良的姑娘特别同情癞蛤蟆。一天，她对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忍心看着那个可怜的动物受罪。他瘦很多了！让我来管管他吧。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小动物。我要让他从我的手中接过东西吃，还让他坐起来，还要让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父亲说，她可以对癞蛤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他讨厌癞蛤蟆，讨厌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很讨厌他自以为是而又一毛不拔的态度。于是，有一天她便去执行感化癞蛤蟆的使命，敲了敲癞蛤蟆牢房的门。

她走进牢房后，开始哄癞蛤蟆：“你不要灰心，癞蛤蟆。快坐起来，擦干眼泪，好好听话。吃一点儿东西吧。瞧，我把我自己的饭菜给你端来了，还是热乎的呢！”

她端来的是卷心菜煎土豆，用盘子盖着，香味充满了狭小的牢房，卷心菜诱人的香味直冲癞蛤蟆的鼻子。他虽然还是凄凄惨惨地躺在地上，却突然觉得生活也许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的空虚绝望，但是他依然哭哭啼啼的，四只脚乱踢乱蹬，听不进她的话。聪明的姑娘暂时走了出去，但卷心菜的香味却留了下来。癞蛤蟆抽泣之后闻到了香味，慢慢地开始有了新的想

法。他想到了骑士精神，想到了诗歌，想到了他还要做的事情，想到了沐浴在阳光之下，被风儿吹拂的草地和在草地上吃草的牲口，想到了菜园、整齐的花坛和被蜜蜂团团围住的金鱼草，想到了癞蛤蟆宫的餐桌上面碗碟悦耳的“叮当”声以及每个人吃饭时拖动椅子的声音。狭小的牢房里仿佛一切都带上了玫瑰色。他开始想到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们现在可以自在地干任何事情；他想到了律师，知道他们是怎么喜欢办他这个案子，并觉得自己没有请几个律师真的是愚蠢；他最后想到自己是多么聪明、有办法，只要用心，这世上没有他干不了的事情。想到这里，他的信心倍增，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感觉。

过了几个小时，姑娘又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有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还有一碟热乎乎的抹了奶油的烤面包片。面包片切得很厚，两面烤得金黄，气孔里挂着金色的大油珠，好像是刚刚从蜂窝里取出来的蜜糖。烤面包的香味仿佛在清清楚楚地和癞蛤蟆讲着话，使他想起温暖的厨房，寒冷的早晨享用的早餐，冬夜散步回到客厅里舒适的炉火，心满意足的小猫发出的咪咪叫声，以及昏昏欲睡的金丝鸟发出的鸣叫声。癞蛤蟆重新从地面上爬着坐了起来，擦干眼泪，呷了一口茶，大口大口地吃起烤面包来。不一会儿，他开始无拘无束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和他所住的房子，也谈起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在那地方是多么了不起。他还谈到朋友们是怎么看重他。

狱卒的女儿看到这个话题就好像那香茶一样，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便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给我讲讲癞蛤蟆宫吧，”她说，“听起来那地方非常漂亮。”

“癞蛤蟆宫嘛，”癞蛤蟆神气地说，“可以说是一所独一无

二的绅士住宅，里面所有设备齐全。房子的一部分始建于十四世纪，但现在里面安装了各种现代设施，下水管道非常先进。五分钟就可以到教堂、邮局和高尔夫球场了。它适合于——”

“上帝保佑你，”姑娘笑着说，“我才不会要它呢！你给我讲具体一点儿。不过，我还是要再给你拿点儿茶和烤面包来。”

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又端了满满一托盘东西。癞蛤蟆又狼吞虎咽的吃起了烤面包。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往常那种得意的神情，滔滔不绝地给她讲起了游艇停泊的地方、养鱼池、砌着围墙的菜园、猪圈、马厩、鸽子笼、鸡棚、奶牛场、盥洗间、瓷器柜、大壁柜（她特别喜欢听他讲这个）。他还讲到了宴会厅，讲到其他的动物在他那里聚会时的欢乐场面：他们一个个围坐在桌子旁，癞蛤蟆喜气洋洋地又是唱歌又是讲笑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接着，她问起了他的朋友，想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怎么消磨时光，她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当然，她没有说自己十分喜欢养动物玩，因为她明白那会使癞蛤蟆生气的。她给癞蛤蟆灌满小壶，为他抖松地上的干草，然后祝他晚安。癞蛤蟆又变成了原来的那个得意洋洋、自以为是的癞蛤蟆。他唱了一两支歌——就是他以前在聚会上常常唱的那种歌，然后蜷缩起身子，倒在干草上，呼呼的大睡，还做起美梦来。

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以排遣苦闷的日子。狱卒的女儿越来越为癞蛤蟆叫委屈，觉得为一件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把一个可怜的小动物关起来真是一种耻辱。癞蛤蟆也来了精神，认为她之所以同情他，完全是出于对他与日俱增的爱慕之情。但是他又多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虽然她长得很标致，而且显然又十分钟情于他，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鸿沟。

一天早晨，姑娘显得心事重重。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癞蛤



蟆的问题，好像对他妙语联珠般的言谈和才华横溢的评论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癞蛤蟆，”她突然的说，“请听我说。我有个姨妈，专给人洗衣服。”

“得啦，得啦，”癞蛤蟆优雅而且大度地说，“不要为这事操心。我也有几个给人家洗衣服的姨妈。”

“癞蛤蟆，你先安静一会儿，”姑娘说道，“你就非常喜欢夸夸其谈，这是你主要的毛病。我正在给你想办法，你却打断我的思路。我刚才说了，我有一个姨妈专门给人家洗衣服的。整个监狱里犯人的衣服都是她洗的——你知道吗，这叫肥水不外流。她每个星期一早晨来取要洗的衣服，星期五傍晚再把洗好的衣服送回来。今天是星期四。我心中所想的是：你很有钱——至少你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却非常穷。几英镑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对她却是笔不小的数字。我想，只要你正确对待她——按你们动物的话来说，只要你把事情给摆平——你可以和她达成协议，穿上她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冒充洗衣妇、从监狱里逃出去。你们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特别是身材。”

“我们才不像呢，”癞蛤蟆不高兴地说，“你瞧我身材多么苗条！我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姨妈也很苗条，”姑娘说，“她也是这个样子。既然是这样子，那就随你的便吧！我为你叫屈，想帮助你，而你却这样高傲自大，忘恩负义，令人讨厌！”

“好吧，好吧，就这样吧。我真的很感谢你，”癞蛤蟆赶紧说，“可是你听我说。你总不能让癞蛤蟆先生装扮成一个洗衣妇在乡下到处乱转吧！”

“那么你这癞蛤蟆就只能一辈子呆在这里吧！”姑娘气急

败坏地说，“我想你大概是想威风凛凛地坐着四轮马车出去吧！”

癞蛤蟆一直比较诚实，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赶紧说：“你是个善良、宽厚、聪明的姑娘。我确实是个高傲自大、愚蠢透顶的癞蛤蟆。如果你心地真的那么好的话，就请把我介绍给你尊敬的姨妈吧。我相信我和你那位尊敬的姨妈一定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条约。”

第二天傍晚，姑娘把她的姨妈带进了癞蛤蟆的牢房，墙上的钉子上挂着癞蛤蟆这星期要洗的衣服。老太太事先已经知道这件事后，而癞蛤蟆特意放在桌上的金币基本上就把事情解决了，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多谈。作为交换条件，癞蛤蟆得到一件印花棉布长衫、一条围裙、一块头巾和一顶褪了色的帽子。老太太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把她捆起来，堵上嘴，丢在角落里。她解释说道，通过这样一个花招，再加上她可以编造的谎话，她希望能继续保住自己的位置，尽管这一切疑点很多。

癞蛤蟆对这个建议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比较体面地逃离监狱，并能保住他亡命之徒的名声。他急不可待地帮助狱卒的女儿把老太太绑起来了，尽量使她装出一副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的样子。

“现在轮到你了，癞蛤蟆，”姑娘说道，“把你身上的外衣和马甲脱下来。你真够胖的！”

她笑得浑身发抖，开始给他穿上了那件印花棉布长衫，把头巾叠成洗衣妇们通常叠成的样子，并把那顶褪了色的帽子的带子系在他的下巴底下。

“你简直和她一模一样，”她格格地笑着说，“只是我还可以肯定，你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值得让人尊敬过吧。好了，癞蛤蟆，再见了。祝你好运！顺着你来时走的路笔直走下去。要是有人和你说话，你千万不要慌。你可以和他们开

开玩笑，但不能开得太过头。你要记住，你是个寡妇，不能有失自己的身份。”

癞蛤蟆心里虽然砰砰一直跳，却也尽量放稳脚步，小心翼翼地走上了这条危机四伏的旅程。但是他很快就惊讶地发现，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一想到自己的名声，再想到自己现在居然要狼狈地穿上女人的衣服出逃，他觉得很丢面子。穿着大家熟悉的印花棉布衣，再加上又酷似洗衣妇的矮胖身材，这一切仿佛是通过每一道关口的通行证。甚至当他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朝哪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下一道岗的警卫立刻过来给他帮忙。有个警卫急着要下岗去喝茶，便高声叫他快走，免得让他等上整整一夜了。真正给他带来危险的，还是一路上大家跟他开的玩笑，不过他应付得很好，因为癞蛤蟆的自尊心很强，而那些玩笑在他看来都是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幽默感。他简直都快要发脾气了，但他还是竭力忍住了。他得体地和他们应答着，既没有失洗衣妇的身份，又没有损自己的形象。

他觉得自己仿佛过了几个小时才穿过最后一道院子。他谢绝了最后一个警卫的再三邀请，并且装出一副要拥抱告别的样子，从这个警卫张开的双臂中溜掉了。终于，大门旁那扇小边门在他身后“咔嚓”一声关上了，他感到外面的世界清新的空气吹上了他焦虑的额头。他知道自己现在自由了！

这次大胆的冒险居然就这样子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他不由得感到飘飘然。他飞快地向镇子里的灯光走去，但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必须尽快离开他所取代的那位家喻户晓的老太太生活的地方。

正当他边走边思考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镇子旁边不远处的红绿灯吸引住了。火车头的“扑哧”声和车厢挂钩时发出的“哐当”一声声传到了他的耳朵中。“啊哈！”他想到，“我的

运气真不错！我正要找火车站呢，而车站就在镇子外面，这样我就没有必须穿过镇子，丢人现眼地和别人说东拉西了。那样做虽然很管用，但多少有损于我的形象。”

他来到火车站，查了一下时刻表，发现半个小时后就有一列火车开向他家的方向。“天助我也！”癞蛤蟆暗自高兴，赶紧去售票处买票。

他报了离癞蛤蟆宫最近的车站的车票，然后习惯地把手伸到马甲口袋的位置。这时，一直保护着他、他却一直不当回事的棉布长衫终于不服气地跳出来让他感到很难堪了。他像发疯似的使劲地翻找着这件古怪的衣服，而这件衣服仿佛困住了他的手脚，把他的一切努力全化为乌有，并嘲笑着他的举动。排在他后面的旅客一个个不耐烦地等着，对他指指点点、冷嘲热讽。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当他挣破了长衫，把手伸到了马甲口袋应该在的地方，结果发现那里不仅没有钱，没有放钱的口袋，而且也没有马甲！

他惊恐万状地想起了，他已经把外衣和马甲一起留在了牢房里。不仅如此，他留在牢房里的还有钱包、钞票、钥匙、手表、火柴、铅笔盒——所有那些给生活增添了乐趣、把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癞蛤蟆一直认为，高等动物的衣服上有很多口袋，而低等动物的衣服上只有一个口袋，或者根本没有口袋，不配在这个世界中竞争。

他就在万般无奈中想蒙混过关，便摆出他原来的派头——既像乡绅又像大学教师——说：“你听我说！我刚刚发现我把钱包丢了。请卖给我一张票，行不行？我明天就把钱给你送来。这一带人人都认识我。”

售票员打量了他一下，又看看他那顶褪了色的黑帽子，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要是你经常来这一手，我想你在这

一带确实会很有名。太太，请你站到一边去，不要挡着别人买票。”

一直站在他身子后的一位老绅士不停地捅着他的后背，这时猛地一把将他推到了一边。让癞蛤蟆最为恼火的是，这位绅士居然用了对一些不要脸的女人说话的口气对他说话。

这意外的打击让他感到非常绝望。他漫无目的地走到站台上，看到火车就停在那里，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想到自己眼看就能安全地到家，却为几个该死的先令困在了这里，而且这受了那些人的气，他感到很难过。另外，很快人们就会发现他逃跑，就会来抓他，他就会再次被捕，再次被人辱骂，再次戴上镣铐，重新被拖进监狱，重新过着那面包加冷水、晚上睡干草的生活。对他的惩罚会更加严厉，对他的看管也会更加小心。啊，那姑娘会怎样嘲笑他呢！他该怎么办呢？他的腿跑不快，这副模样不幸又很简单被人认出来。难道他不能悄悄地躲在车厢的座位底下吗？他以前曾经看到一些小學生把父母给的车钱派了别的用途后经常这样做。正当他这样盘算的时候，他来到了机车旁。一位身材壮实的司机，一手提着油壶，一手抓着废纱头，正在给机车加油呢。

“你好，大娘！”司机说，“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好像非常不高兴的样子。”

“唉，先生，”癞蛤蟆又哭了起来，“我是一个可怜的穷洗衣妇。我把钱丢了，买不起车票，可我今晚又非得赶回家不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老天爷呀！”

“这真是太不幸了，”司机若有所思地说，“把钱丢了——回不了家——家里肯定还有孩子在等着吧？”

“有好几个呢，”癞蛤蟆抽泣着说，“没人给他们做饭——他们会玩火柴——会把油灯打翻。我那可怜的孩子呀！他们会

打架，会干坏事。我可怎么办哪？”

“哦，我给你想想办法吧，”好心的司机说，“你说你是洗衣妇？那么好吧。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司机，干的是很脏的活。我穿脏的衣服太多，把我太太都洗烦了。要是你回家后能给我洗几件衬衣，再给我送过来，我可以让你坐在火车头里，带你回家。这样做虽然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但在这种偏僻的地方，我们可以马虎一点儿。”

癞蛤蟆兴冲冲地爬到了驾驶室，刚才的愁苦变成了满心欢喜。当然，他从来没有洗过衬衣，不知道怎么洗，也不打算去学，可是他想：“等我安全地回到癞蛤蟆宫，手里有了钱，而且有口袋装它们，我就给司机寄去一笔钱，够他洗很多衣服，这样也可能更好。”

站长这挥动小旗，示意开车。司机拉了一下汽笛，火车便慢慢地驶出了车站。火车越开越快，癞蛤蟆可以看到车厢两边的田野、树木、篱笆、牲畜飞快地向后闪去。他知道自己每分钟会离辣蛤蟆宫更近了一步，他想到了自己那些朋友，想到了口袋里就会有钱在叮当响，想到了柔软舒适的床铺和美味可口的饭菜，想到了听他讲述自己的聪明壮举时别人对他的赞美之词，于是，他在驾驶室里手舞足蹈地高声唱起歌来，让司机大为惊讶。因为他虽然偶尔也碰到过几个洗衣妇，却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她”这样。

他们现在已经开出去了很远，癞蛤蟆开始盘算着到家后晚饭吃什么东西，可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司机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把头探出车外，听着地听着什么。接着，他看到司机爬到煤堆上，从车顶往后张望。不一会儿，司机下来对癞蛤蟆说：“真是奇怪。我们是今晚这个方向最后一班车，但我可以发誓，我听到还有一列火车朝我们追了过去！”

癞蛤蟆立刻收起刚才那种轻浮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而又沮丧。一阵剧痛从脊梁骨传到了大腿，迫使他不得不坐下来。他竭力不去想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时，皎洁的月亮正照耀着大地，司机在煤堆上站稳脚，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后很远的地方。

他突然叫了起来：“我现在看清楚了！那是一辆机车，在我们同一条轨道上，正飞快地开过来。它好像在追我们！”

癞蛤蟆惊恐万状地蜷缩在煤灰里面，绞尽脑汁要想出一点儿办法来，但就是想不出来。

“他们快追上我们了！”火车司机叫道，“在那个机车上挤满许多古怪的人！那上面有手持长矛的监狱警卫，有戴着头盔、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和有身穿破衣烂衫、头戴礼帽的家伙——我隔着这么远都能看出他们是便衣侦察，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和拐杖。他们都在挥手高喊着，让我们停车。”

这时，癞蛤蟆跪在煤堆上，双手握在一起，苦苦地哀求说：“救救我吧，好心的司机先生，我把一切全都告诉你！我根本不是你所见到的平庸的洗衣妇！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孩子在等我！我是癞蛤蟆——赫赫有名的癞蛤蟆，家里有许多田地。我刚刚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从我的敌人加害我而把我关进去的土牢里逃了出来。要是后面机车上那些人重新抓住我，我就会被戴上镣铐，重新过白天吃面包加冷水、晚上睡干草的生活。我可怜、无辜的癞蛤蟆啊！”

火车司机严厉地盯着他，说：“你给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坐牢？”

“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癞蛤蟆红着脸说，“我只是趁着车主吃饭的时候，借用了一下他的汽车。他当时又不用！我并不是存心要偷他的车子，可是人们，特别是那些法官们竟



把这种一时冲动的行为看得十分严重。”

火车司机非常严肃地说：“恐怕你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癞蛤蟆，按道理我应该把你交给警方。但是你现在显然处在危难之中，所以我会不会那样做。这是因为：首先我讨厌汽车；二，我讨厌开车时被警察命令停下来。再说，我这个人心肠甚软，一看见动物眼泪汪汪的样子就受不了。不要担心，癞蛤蟆！我会全力帮你，我们还来得及甩掉他们！”

他们拼命往锅炉里添煤，烧得锅炉呼呼直叫，火星四溅。机车像发了疯一样向前飞驰，可是后面那辆车仍在慢慢逼近。火车司机长叹了口气，用手中的废棉纱擦了一下额头，说：“癞蛤蟆，恐怕这没有用。你看，他们的后面没有带车厢，而且他们的机车本来就跑得比咱们的快。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这也是你逃命的惟一机会，所以你仔细听好了。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隧道，隧道过去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等一下我会开足马力穿过隧道，但那些家伙自然会放慢速度，因为他们怕发生事故。我们过了隧道后，我就关上气门，来个急刹车。你就趁他们还没有通过隧道，赶紧跳下车，躲到树林里去。然后我再快速前进，让他们来追我。他们爱追多久就追多久，爱追多远就追多远。你现在准备好，我叫跳车就跳车！”

他们又往锅炉里加了很多煤，火车呼呼的钻进了隧道。不一会儿，火车出了隧道，驶进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月光中。他们看到了铁路的两边是黑压压的树林。火车司机关掉气门，拉下车闸，癞蛤蟆站到踏板上，准备跳车。当火车慢得几乎和走路的速度相同时，司机高喊：

“现在跳车！”

癞蛤蟆跳了下去，滚下了路堤，安然无恙地站了起来，连滚带爬地躲进了树林。

他从树林里偷偷向外望了一眼，看到火车重新加快速度，一转眼就不见了。接着，他又看到追在后面的机车呼啸着冲出了隧道，车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人，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高声喊叫着：“停车！停车！停车！”看到他们过去之后，癞蛤蟆开心地笑了——这是他被关进监狱以来首次这样开心地大笑。

但他的笑声很快就停了，因为他突然想到，现在天色已经很晚，外面又黑又冷，自己在一个非常陌生的树林中，远离朋友和家乡，没有钱，也没有晚饭可以吃。火车轰隆隆地过去之后，四周一片寂静，让他感到非常害怕。他不敢走出树林，只好埋头朝深处走去，觉得离开铁路越远越好。

在监狱里呆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现在觉得树林里一切很陌生，很不友好，老是想捉弄他。夜莺机械的鸣叫声总让他觉得树林里到处是搜查他的卫兵，并且从四面八方向他围过来。一只猫头鹰无声无息地朝他飞来，翅膀扫了一下他的肩膀，把他吓得跳了起来，以为那是一只手。猫头鹰接着像飞蛾一样地飞走了，口里还发出低低的“啣！啣！啣！”的笑声。癞蛤蟆觉得这笑声很下流。他还碰到一只狐狸，它用一种讽刺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他，说：“你好，洗衣妇！这个星期少了我一只袜子和一个枕头套子！不过下次不能再少东西啦！”说完，它大摇大摆地走了。癞蛤蟆想在地上找块石头朝它扔过去，但他没有找到，弄得他更加气恼。最后，他又冷又饿，筋疲力尽，只好找了一个树洞，用树枝和落叶勉强给自己铺了张床，倒在上面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 第九章 一起旅行

老鼠烦躁不安，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周围仍然是一片盛夏的繁荣景色。虽然农田里的绿色已经变成了金黄，花楸果正在变红，树木斑斑点点地染上了一些难看的黄褐色，可光线、气温和四周的色彩仍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看不出任何去秋来的迹象。然而，果园和篱笆旁那昼夜欢唱的歌声已渐渐消失，只有几个仍然不知疲倦的歌手还在偶尔唱着他们的夜歌。知更鸟又开始神气起来。空中飘荡着一种季节变化、迎新送旧的气氛。布谷鸟的歌声已经消失，几个月来一直是这幅风景画中主要角色的许多鸟儿，也已销声匿迹，而且它们的队伍还在一天天地缩小着。老鼠一直密切关注着鸟儿的行动，发现它们一天天地向南移，甚至他在夜晚躺在床上时，也能完全分辨出鸟儿划破夜空时急促地拍打翅膀声。它们在响应天命的召唤。

大自然宏伟的旅店也像其它旅店一样，有自己的规矩。随着客人们的一个个收拾行装、付账离店，随着每次开饭时餐桌旁的空座位越来越多，随着一套套房间被关闭，一块块地毯被卷起，一个个服务员被辞退，那些留下来一直要呆到来年的客人，不可能不受到这些迁移和告别的影响。那些关于行动计划、飞行路线、未来新居的热切讨论，那条渐渐消退的友谊长河，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免会变得烦躁不安、神情沮丧、爱发脾气。为什么要这样喜欢迁移呢？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这样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地留下来呢？你们不知

道在其它的季节里这座旅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们这些留下来看到一年四季美景的人所享有的欢乐。那些人总是会回答，你说的很对，我们是非常羡慕你们——我们将来也许会在这里住上一年——但我们这次已经安排妥当——汽车已经停在门口——我们真的走了！于是，他们微笑着点点头，离去了。我们留下来思念他们，同时又为他们感到气恼。老鼠一向自给自足，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中，不管是谁走了，他总是留下来。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空中出现的情况，感到自己的骨子里受到了它的影响。

四周人人都在忙着迁移，所以很难认认真真地坐下来干点事情。河水越流越慢、越流越低，灯芯草越长越密、越长越高。老鼠开始离开河边，朝乡村走去。他穿过一两块布满灰尘的干枯的草地，钻进一大片小麦地。金色的小麦静静地掀起波浪，喃喃地低声耳语。他经常喜欢来这里散步，在粗壮的麦秆丛中穿行，抬头望着麦穗形成的金色天空——这天空总是在欢快的起舞，闪闪发光。它时而随风剧烈摇晃，时而又把头一摆，欢笑着恢复原来的样子。老鼠在这里有许多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圈子，过着自己比较忙碌而又丰富的生活，但也总能找出时间来和客人聊聊天、交换交换新闻。然而，虽然今天田鼠和野鼠对他仍然很客气，但他们好像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有的在忙着挖地洞，有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检查着他们那些小家的图纸——这些房子外观要漂亮，结构要紧凑，位置要便利(要靠近商店)。他们有的在往外拉落满灰尘的箱子和衣服篓子，有的差不多把东西全收拾好了。地上到处都是——一堆堆、一捆捆等着运走的小麦、燕麦、大麦、毛栗子和各种核桃。

“老鼠来了！”他们一看到他便叫了起来，“老鼠，快来帮我们一把，别游手好闲地站在那里！”

“你们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老鼠严厉地说，“你们要知道，现在还不是考虑冬天住在哪里的时候，还早着呢！”

“是的，我们知道，”田鼠很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但我们得选择适当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必须趁着那些可怕的机器还没有在这些田地里轰鸣之前，就把我们所有的家具、行李和储藏的东西运走。再说，现在找个家也真不容易。好地方总是立刻被人占了，你要是再晚一步，就只能捡到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建房子也需要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住进去的。我们知道现在还很早，但我们也现在才开始呀！”

“唉，你们真讨厌，”老鼠说，“今天天气这样好。我们去划船吧，要不就到篱笆边去散散步，再不就到树林里去野餐。”

“哦，谢谢你，不过今天恐怕不行，”田鼠赶紧说，“也许过几天——等我们都有空的时候——”

老鼠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不料脚下绊到了一个帽盒，摔到了地上，气得他张口就骂。

“要是人们能更加小心一点儿，可以三思而后行的话，”一只田鼠生硬地说，“他们就不会伤着自己，不会得意忘形。老鼠，当心那只手提箱！你现在最好找个地方坐下来。过一两个小时我们也许有空来和你聊天。”

“我知道，你们说的那种‘空’，在圣诞节前是不会有。”老鼠气冲冲地反唇相讥，然后就走出了麦田。

他心灰意冷地走回了河边——只有这条忠实的河流才永远守在他的身边，从来不会打点行装，从来不会迁移，也从来不需要任何过冬的地方。

他看到岸边的柳树上停着一只燕子，不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飞来了第三只。三只燕子在枝头不停地跳来跳去，认真地低声交谈着。

“怎么，现在就要走了吗？”老鼠走过去说道，“干吗这么着急？我觉得这真是太荒唐了！”

“哦，你说的那种‘走’，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第一只燕子说，“我们只是在制定计划、做些安排。也就是说，商量商量今年该走哪条路线，该在哪里歇脚，等等。这是很有趣的！”

“有趣？”老鼠说，“我真不明白的正是这一点。如果你们真的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离开那些思念你们的朋友，离开你们刚安顿下来的舒适小窝……我知道，时候一到，你们会勇敢地飞行，去迎接各种艰难险阻，迎接变化和新的环境，并且认定自己非常高兴那样做。但是你们难道就不能商量商量、考虑考虑，是不是可以……”

“你当然是不能理解啦。”第二只燕子说，“首先，我们内心感到不安，那是一种甜蜜的冲动。接着，像信鸽一样，往事一件一件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夜晚在我们梦中跳动，白天随我们一起翱翔盘旋。当那些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气味、声音和地名，一样一样地重复回到我们的记忆中召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互相询问、互相交换情况，看看时候是否真的到来了。”

“难道你们今年就不能在这里过上一冬吗？”老鼠依依不舍地提议说，“我们大家都会尽力让你们在这里过得舒服愉快。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走了之后，我们在这里玩得多开心。”

“我有一年试图‘留下’，”第三只燕子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地方，所以到了南飞的时候，我留了下来，让其他的燕子先走。起初几个星期我过得还不错，但后来……那夜晚可真难熬啊！白天没有阳光，天寒地冻的，空气又湿又冷，到处都找不到虫子！不，那太难了。当时我的勇气垮了，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乘着强劲的东风往内陆飞去。我飞过那些高山

时遇到了大雪，吃尽了千辛万苦才飞过去。当我终于飞到蔚蓝、平静的湖面，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吃上第一只虫子时，那种幸福的感觉使我终身难忘！过去的经历像是一场恶梦，未来则是愉快的假日。我一连悠闲地往南飞了好几个星期，从从容容，很本不用为时间担忧，但那来自南方的召唤无时不在。我已经有过教训了，决不能再违背自然法规。

“是啊，来自南方的召唤，来自南方的召唤！”其它两只燕子恍惚地喃喃说道，“那里的歌声！那里的色彩！那里明亮的天空！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完全忘记老鼠的存在，陷入了热烈的回忆之中。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心中也泛起了激动的波涛。他明白，自己身上迄今始终处于休眠状态中的那根心弦，现在终于被拨动了。这些即将南飞的鸟儿叽叽喳喳的商谈声，他们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足以唤醒他的原始的新感觉，让他激动不已。要是真的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真的感受一下南方阳光的热情抚摸，闻一下那里的清香，那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当他闭上眼睛时，可以超脱地梦见一切；可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四周的河流显得那么严酷、冷峻，绿色的田野也显得那么灰暗、无光。但是，他身上那忠心耿耿的一半像在冲着这软弱的一半呐喊，骂它是骗子。

“那你们干吗还要回到这里来呢？”他嫉妒地问那些燕子，“这个贫瘠的破地方有什么能吸引你们呢？”

“你以为大自然到时候就不会向我们发出其他一种召唤吗？”第一只燕子说，“绿茵茵的草地、湿润的果园、昆虫滋生的池塘、牧场上的牛群、翻晒的干草、天空下面那些星罗棋布的农舍，难道这些就不会召唤我们吗？”

第二只燕子说：“你以为只有你才希望听到布谷鸟来年的歌声吗？”



第三只燕子说：“到时候我们又会想念故乡，又会思念英格兰的河面上随风摇摆的淡雅的睡莲。但是今天，这一切显得十分遥远、十分惨淡。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另一种旋律。”

他们又叽叽喳喳地交谈了起来，这次谈到的是紫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让人听得心旷神怡。

呆了一会儿，老鼠走了。他爬上河北岸缓缓上升的斜坡，躺在那里向南面的丘陵望去。那些丘陵挡住了他的视线——丘陵的里面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一切。至于丘陵那边的世界，他以前既不想看，也不想知道。可是今天，当他心中带着新的渴望向南眺望时，他觉得明亮的天空好像充满了希望，他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不知道的一切才是他生活中最真的东西。丘陵的这一边万物萧条，丘陵的那一边绚丽多彩，他心中的那只眼睛现在清楚地看到了这些。那边有碧波万顷、汹涌澎湃的大海！那里有阳光明媚的沙滩，有棕榈树掩映的白色别墅！那里有宁静的海港，里面停泊着许多只巨轮，将驶向美酒飘香的紫色海岛，驶向那些宁静地躺在大海怀抱中的岛屿。

他站起来，重新往河边走去，但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身来到尘土飞扬的小路旁。小路旁长着浓密的灌木，非常凉爽。老鼠躺在那里，想着铺了石子的路面，想着这条路所通向的奇妙的世界。他想着所有那些在这条路上面走过的人们，想着他们去远方所能找到或没有找到财富。

忽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随即便看到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身影，原来是一只浑身沾满了尘土的老鼠。这位跋涉者走到他的身边，朝他举手行礼，然后迟疑了一会儿，满脸堆笑地走下小路，在老鼠旁边凉爽的草丛里坐了下来。他好像累坏了，所以老鼠也没有问他什么，就让他休息了，因为老鼠知道他心里

在想什么，也知道无声的友谊有时对动物是多么宝贵，特别是当疲惫的身心需要休息的时候了。

这位跋涉者身材消瘦，显得非常精干，双肩微微隆起，爪子细长，眼角布满了皱纹，圆乎乎的耳朵上面戴着一对小小的金耳环。他身上那件蓝色的运动衫已经褪了色，脏兮兮的裤子也打满了补丁，只能隐隐约约看出是蓝色布料。他的小小行李捆在一块蓝色的棉布里。

这位陌生人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叹了口气，鼻子用力地闻了闻周围的空气，然后看了看四周。

“风吹来的是三叶草的芳香，”他说，“我们身后传来的是奶牛吃草的声音和它们轻轻地打响鼻儿的声音。远处传来了收割庄稼的人的说笑声，林间的农舍升起了一缕蓝色的炊烟。附近有河流，因为我听到了松鸡的叫声。看你的身材，我知道你一定是个内河水手。一切好像都在沉睡，但又好像总是在运动。朋友，你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舒心。如果你身体强壮，你能够享受这一切的话，那你过的无疑是世界上最美满的生活！”

“是啊，这就是生活，是惟一有意义的生活。”老鼠像做梦似的回答，但他的话语里缺乏平常惯有的信心。

“我倒是没有那么说，”这位陌生人小心地说，“但这确实是美好的生活。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生活，所以知道它的滋味。正因为我刚刚经历过这种生活——我过了六个月这种生活——知道它是多么美好，所以现在才这样拖着酸痛的双腿，饥肠辘辘地离开它，向南去，听从古老的召唤，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回到那属于我的、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生活中去。”

“难道这又是一个要迁移的？”老鼠心中想道。他问：“那么你刚才从哪里来呀？”他简直不敢问他去哪里，因为他好像非常清楚那答案是什么。

“ 从一个很漂亮的小农场来 。” 这位跋涉者简短地回答，然后又把头朝北面点了点，“ 就是那个方向。不要管那是哪里，反正我在那里什么都有——我有权享用一切，并且还不止那些。可我还是来这里了，心里非常高兴能来这里！我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到达我心中的目的地还需要很长时间。”

他那闪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地平线，好像在聆听某种内陆地区所没有的声音，尽管这内陆地区充满了牧场和农田的欢快歌声。

“ 你和我们是不一样，” 老鼠说，“ 你连农民都不是。据我看，你甚至都不是这个国家的人。”

“ 你说得对，” 陌生人回答道，“ 我是一只漂洋过海的老鼠，是的。我最初来自君士坦丁堡，不过那里也不是我的故乡。朋友，你肯定听说过君士坦丁堡吧？那可是一座神话般的城市，古老而光荣。你肯定也听说过挪威国王西格德吧？他率领六十只大船驶到君士坦丁堡，然后他和他的手下骑马穿过街道，在街道上装饰着紫色和金色天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皇后登上他的大船，同他一起欢宴。当西格德回国时，许多挪威人留了下来，当上了皇帝的卫士。当西格德把一些船只送给皇帝时，我那位生在挪威的祖先也留了下来。我们是天生的水手，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至于我嘛，我出生的那座城市也算不上是我的家，君士坦丁堡和伦敦之间任何一个怡人的港口都是我的家。我对它们了如指掌，它们对我知根知底。只要到了码头或者海滨，我就算是到了家。”

老鼠兴趣盎然地说：“ 我想你漂洋过海的时候，一定过的是那种一连几个月看不到陆地、粮草不够、淡水不足、只有大海为伴的生活吧？”

“ 根本不是，” 海鼠坦率地说，“ 你说的那种生活我过不来。我只是在近海活动，很少远离陆地。吸引我的不仅有海上

的生活，还有陆地上的生活。啊，像那些南方的港口啊！它们的气息，还有夜间的锚位灯，多么的迷人啊！”

“也许你选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老鼠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免有些怀疑。“请你给我讲讲你的近海生活吧。给我讲讲看，一个有灵性的动物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壮举可以让他在寒冬腊月坐在火炉旁尽情回忆。说实在的，我今天倒是真有点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太狭窄、太闭塞了。”

“我上次出海，”海鼠说，“本来怀着很大的希望要回内地农场，结果却来到了这么个国家。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简直可以说是我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个缩影。我离开家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家里闹翻了天，于是，我就登上了一艘小商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过了古老的大海，去希腊群岛和地中海东部。波涛轻轻地拍打着船身，给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白天阳光灿烂，夜晚和风徐徐。每天出入港口，到处都能碰到朋友。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们睡在凉爽的天篷下或破水箱里。日落之后，我们顶着满天的星斗和天鹅绒一样的夜幕吃喝、歌唱！后来，我们沿着亚得里亚海航行，整个海岸时而变成琥珀色，时而变成玫瑰色，和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就停泊在陆地怀抱的宽阔的港口，我们在古老而神圣的城市里漫步。终于，在一个早晨，绚丽的太阳从我们的身后升起后，我们沿着铺满了阳光的金色水道驶进了威尼斯。啊，威尼斯可真是座漂亮的城市！老鼠可以在那里悠闲地散步、取乐！等夜晚的来到、双脚走累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大运河旁，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这时，空中飘荡着音乐，天际布满了星星，灯光照耀在小船擦得锃光发亮的钢制船头。那些小船明晃晃的，随波摇摆，并且一只紧挨着一只停在那里，你都可以踩着它们过河！至于吃的嘛——你喜吃牡蛎吗？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总是谈

这些。”

海鼠沉默了一会儿。老鼠听得是如痴如醉，也呆呆地不说话。他觉得自己仿佛漂浮在梦中的运河上，听到了排排巨浪之间、朵朵浪花之中传出来的阵阵歌声。

“我们后来又向南航行，”海鼠接着说，“沿着意大利海岸南下，最后到了巴勒莫港。我在那里离开船，来到岸上快快活活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不在同一条船上呆得太久，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人变得心胸狭窄，产生偏见。另外，西西里岛也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的人我个个认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十分对我的胃口。我在岛上痛痛快快地和朋友们玩了好几个星期。等到我玩腻了，我又登上一艘开往意大利撒丁岛和法国科西嘉岛的商船。重新闻到那清新的空气，重新让浪花溅到我的脸上，那种感觉真好！”

“可是，你呆在船舱里不觉得很闷热吗？”老鼠问。

我们的航海家朝他眨眨眼，坦率地说：“我可是个老手，总是呆在船长室。那地方非常舒服。

老鼠陷入了沉思之中，喃喃地说：“不管怎么说，这种生活毕竟还是比较艰苦。”

我们的航海家又眨了一下眼睛，严肃地说：“水手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他又接着说下去：“我在科西嘉又登上了一艘往大陆运酒的船。我们傍晚到了阿拉西奥，停泊在那里，用一根很长的绳子把酒桶一个个串起来，然后放到水里。水手们划着小船，把酒桶朝岸边拖去。他们一面划船一面唱歌，而那长长的一排酒桶在海面上探头探脑，就像是一群海豚。沙滩上有马匹在等着他们，那些马把酒桶横七竖八地拖上小镇陡峭的街道上，发出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酒桶全部运完后，我们就和朋友

一起去喝酒、休息，一直玩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了橄榄林，在那里静静地躺了一天。因为我刚刚在岛上住过，又到过港口，还在海上漂泊了这么久，所以我在农民们中间过起了悠闲的生活，有时躺在那里看他们忙农活，有时躺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着脚下那蔚蓝的地中海。就这样，或步行，或乘船，我一步一步悠闲地来到了法国城市马赛。我在那里拜会了船上的老相识，参观了各种各样的远洋巨轮，还参加了一些宴会，吃到了牡蛎！我有时在梦中都会见到马赛的牡蛎，都会叫喊着从梦中惊醒。”

“这倒使我想起来了，”老鼠很有礼貌地说道，“你刚才不是说肚子饿吗？其实当时我就应该邀请你。你当然愿意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我的洞就在这的附近。现在已经是中午过后了，我非常欢迎你去我那里随便吃点什么。”

“你真够朋友！”海鼠说，“我刚才坐下来时就已经非常饿了，再加上无意中又提到了牡蛎，我现在更感到饥肠辘辘。但能不能请你把午餐拿到这里来吃呢？除非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喜欢进洞的。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还可以再给你讲一讲我的航海经历，讲一讲我过的愉快生活，至少我觉得很愉快，并且从你刚才着迷的神情来看，你也觉得很有趣。我要是进洞去的话，十有八九会立刻睡着的。”

“这个建议很好。”老鼠说着匆匆向家跑去。他到家后立刻搬出午餐篮，把要吃的东西装了进去。他想起这位陌生客人的籍贯和嗜好，便特意装进去了一条法国式长面包、一根蒜味香肠、一些奶酪，还有一瓶用草包着的陈年佳酿。一切装好之后，他就飞快地走了回来。当他们俩一样一样的把篮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路边的草地上时，海鼠对老鼠的鉴赏力和判断力赞不绝口，使老鼠高兴得满脸通红。海鼠在吃了点儿东西之



后，接着讲他最近一次出海的经历，把这位单纯的听众从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带到了另一个港口。他带着老鼠神游里斯本、波尔图和波尔多，向他介绍美丽的康恩瓦尔港和多佛港，最后讲到自己在受尽了风吹雨打之后，是怎样随船沿着英吉利海峡往北走，来到那里最后一个码头。他在那里听到了春天来临的召唤声，并在它的鼓励下，匆匆地向内地走去。他渴望过上一段平静的农场生活，因为他已经听厌了大海的涛声。

老鼠听得入了迷，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一步一步地跟着这位冒险家，越过了风雨交加的海湾，穿过拥挤的锚地，顺着潮水越过港口的浅滩，沿着弯弯曲曲的河流，来到河流拐弯处掩映着的兴旺小镇。听到这里，他遗憾地叹了口气，因为他对单调的农场生活没有兴趣。

他们这时已吃完了饭，海鼠又来了精神，声音比刚才洪亮，明亮的眼睛像遥远的海上灯塔上的明灯。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色的美酒，把身子靠在了老鼠身上，滔滔不绝地说着，把老鼠整个身心都吸引住了。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不断地改变着颜色。仿佛是北方波涛汹涌的大海。杯中红宝石般的美酒就像是南方的心脏，在为他这个有勇气接受它的人跳动。海鼠眼中那变幻莫测的灰颜色与杯子中那永恒不变的红颜色，像两道亮光，牢牢抓住了鼠，让他着迷，让他无法动弹。这两道亮光之外的宁静世界已黯然失色，已经不复存在。海鼠的话语像涓涓细流，从嘴里流淌出来——那声音难道只是说话声吗？难道有时候不像歌声吗？像是水手们把滴着水珠的船锚拉出水面时的号子声；像帆索在强劲的东北风中发出的洪亮的嗡嗡声；像渔夫在落霞满天的黄昏收网时唱出的歌谣；又像是威尼斯那些小船上传出的吉他和曼陀林的琴声。他的话语仿佛变成了风声起初平淡无奇，继而转成为狂风的呼啸，再化为撕裂一切的怒号，



最后变成船帆上优美动听的风声。我们这位迷了心窍的听众如同听到了所有这些声音，也听到了海鸥的抱怨声和海涛的轰鸣声，听到了卵石的喊叫声。这些声音又变成了海鼠的话语。老鼠心潮澎湃，跟着海鼠游遍了十几个海港，体会到了争斗、逃亡、聚会、友情的滋味。他也曾经在海岛上寻宝，在平静的海湾中钓鱼，在温暖的白色沙滩上打盹。他听着海鼠告诉人们怎样在深海捕鱼，怎样拖起一英里长的银色鱼网；他听海鼠给他讲着突如其来的危险，月黑之夜细浪拍岸的声音，迷雾中巨轮高大的船头逐渐轮廓分明起来；讲他走上陡峭的道路，向亮着红灯光的家奔去时的激动心情。

最后，老鼠半梦半醒地觉得这位冒险家已站了起来，但仍在说个不停，那双海灰色的眼睛依然紧紧盯着他。

“我现在要重新上路了，”海鼠轻轻地说，“我要重新回到我过去的世界中，重新周游世界。你也来吧，小兄弟。光阴一去不复返，南方在等着你。去冒险吧，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听从那召唤吧。你只要把身后的大门关上，只要迈出幸福的第一步，就能脱离现在的生活，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到将来，你已饮完了这杯美酒，已玩遍了该玩的一切，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家中，坐在静静的河岸上，回忆那些愉快的时光。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赶上我，因为你还年轻，可我已上了年纪，行动迟缓。我会一路上停下脚来回头张望，希望一定能见到你跟来，见到你迈着轻松的脚步，脸上挂着南方的召唤跟来！”

这声音渐渐消失了，就像昆虫的小喇叭越吹声音越细一样。老鼠呆呆地盯着远方，终于看到那白色的路面上有一个小黑点。

他机械地站了起来，仔细地、不慌不忙地把东西重新收拾到篮子里。他又机械地回到家，把一些必备的小物品和自己喜欢的宝贝放在一起，装到挎包里。他带着几分谨慎，像梦游者

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还张开了嘴巴聆听着什么。他把挎包背在肩上，选了一根结实的棍子，不紧不慢地、但却毫不犹豫地跨出了门槛。

就在这时，鼯鼠回来了。

“老鼠，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鼯鼠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惊讶地问。

“和他们一起去南方。”老鼠看也没看他，只是喃喃地说，“先去海边，然后上船，到那些召唤我的海岸去！”

他坚定地向前走去，虽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却多了一份执着的神情。鼯鼠大惊失色，赶紧冲过去拦在他的前面。鼯鼠看着他的眼睛，发现那双眼睛呆滞，像是蒙上了一层不断变化的灰色条纹——这不是他的朋友的眼睛，而是别的动物的眼睛。鼯鼠使劲拉着他，把他拖进屋，按倒在地，用力压着。

老鼠拼命地挣扎了一会儿，然后仿佛身上的力气一下子突然离他而去一样，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两眼紧闭，浑身发抖。鼯鼠把他扶到了一张椅子上，让他坐在那里。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接着就歇斯底里地干嚎了一阵。鼯鼠把门紧紧地关上了，把老鼠的挎包锁进抽屉里，然后静静地坐在他朋友身旁的桌子上，等待着这奇特的发作过去。渐渐地，老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又会时时惊醒过来，含糊不清地说着一些鼯鼠完全听不懂的怪话和新鲜事。再后来，他就睡熟了。

鼯鼠的心里焦急万分，让他一个人睡着，自己忙了一会儿家务。当他重新走进客厅时，他看到老鼠还躺在老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鼯鼠飞快地瞥了他一眼，惊喜地发现他的眼睛又像从前那样清澈，那样黑里带点棕黄。鼯鼠坐了下来，不停地劝着老鼠，让他讲讲刚才所发生的事。

可怜的老鼠尽量慢慢地把事情解释清楚，可是冷冰冰的言语又怎能把他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呢？而且，他所听到的那些萦绕在耳旁的大海的声音怎么能回忆得起来呢？那位航海家上百件魔术般的奇遇又怎能再现出来呢？现在那魔力已经过去，那光辉也已经消失，几个小时前那么不可动摇的事情，他都不知对自己怎么解释。所以，他没能清楚地告诉鼯鼠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鼯鼠只知道一点：那阵歇斯底里的发作，或说是突发，现在已经过去了。虽然老鼠所受的打击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他已清醒过来了。不过，他好像暂时对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失去了兴趣，而且对季节变化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失去了兴趣。

鼯鼠故意地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转到了当年的收成上，讲到了装得满满的马车和长长的马车队，讲到干草垛越堆越高，月亮照在收割后田地星罗棋布摆着的一捆捆庄稼上。他讲到苹果正在变红，栗子正在变成棕色，讲到做果酱、腌咸菜、酿甜酒。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从秋天讲到了隆冬，讲到了开心的时刻与舒适的家庭生活。他讲得娓娓动听，让人听了很舒服。

老鼠慢慢地坐起身来，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他那双痴呆的眼睛又有了光彩，人也恢复了一些精神。

机灵的鼯鼠立刻溜了出去，拿来了一枝铅笔与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在老鼠旁边的桌子上。

“你已经好久没写诗了，”他说，“也许今晚可以试试，省得——省得胡思乱想。我觉得，你要是写下一点儿什么东西来，就会感觉好得多——哪怕写几句顺口溜也可以呀！”

老鼠疲倦地把纸推到一边，但细心的鼯鼠也乘机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当他偷偷地朝屋里张望时，看到老鼠正专心致志地动着脑子，好像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只见他时而奋笔

疾书，时而咬着铅笔头。虽说老鼠咬笔头的时间比书写的时间长，鼯鼠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治疗方法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 第十章 癞蛤蟆的第二次冒险记

树洞正对着东面，所以癞蛤蟆早早地就醒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太阳已经明晃晃地照到他的身上，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脚趾太冷。由于脚趾发冷，他不由得做起梦来了。他梦见一个寒冷的冬夜，自己正睡在家中漂亮的房间里，忽然他身上盖着的被子从床上爬了起来，嘟嘟啾啾地抱怨说它冷得受不了，跑到厨房里去烧火了。他光着脚，跟着它在冰冷的石头道里走了好几英里，苦苦地恳求它放得理智一些。好在他一连几个星期以来一直睡在干草上，而且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厚毯子盖在身上时的那种舒服的感觉，要不然，他恐怕早就醒了。

他坐起来，先揉了揉眼睛，接着又揉了揉冻得发痛的脚趾。他不知自己这是在哪里，朝四周看看，寻找那熟悉的石墙和安了铁窗格的小窗户。这时，他心“砰”地一跳，想起了所发生的一切——他逃了出来，坐上火车，被人追到这里。他首先想到的，也是最好的一点：他现在自由了。

自由！光是这个字眼与这个念头就值五十条毛毯。想到外面欢乐的世界正急切地等待着他胜利归来，急切地要像以前一样地为他服务，一样巴结他，一样帮助他，一样给他作伴，他感到全身热呼呼的。他抖了抖身子，用手指理了理头发，把沾

在上面的枯树叶弄掉了。他收拾完毕之后，迈着大步走到了早晨舒适的阳光下。他虽然感到冷，却充满了信心；虽然感到饿，但却充满了希望。经过一夜的休息，再加上早晨这么清新、这么鼓舞人心的阳光，昨天的恐惧已经烟消云散。

在这个初夏的早晨，整个世界已完全属于他一个人。当他走过挂满露珠的林地时，林地一片寂静。林地外面的绿色田野也只有他一个人，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当他来到大路旁边时，他觉得那大路孤孤单单的，像条离群的狗，急切地盼望着有人走在那上面，与它作伴。但是癞蛤蟆现在要找的，是一个能说话的东西，一个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该走哪条路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心情愉快、头脑清醒、口袋里又有钱，而且又没有人在到处搜捕他，要把他投进监狱，那么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担心该走哪条路。可癞蛤蟆很讲求实际，知道每分钟对他是多么宝贵，所以特别想弄清楚该走哪条路。他真恨不能向这不开口的道路踢上它几脚。

忽然，这条偏僻的道路旁出现了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像个害羞的小弟弟，牵着道路的手，在它的身边信心十足地流淌，但对陌生人仍然闭嘴不答话。“真讨厌！”癞蛤蟆自言自语地说，“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条道路跟这条小河肯定是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于是，他只好耐心地沿着小河往前走。

从小河的拐弯处走来了一匹孤零零的马，低着头，仿佛在焦急地思考着什么。马脖子上的缰绳拖在了地上，缰绳的末端滴着水珠，当马向前走时，缰绳在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癞蛤蟆让马过去，站在那里等着命运的安排。

静静的河水在河道拐弯的地方打着漩涡，一条平底船划了过来，与他并排前进。船舷漆着鲜艳的色彩，船上惟一的乘客

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头戴亚麻布做的宽边太阳帽，一只粗壮的胳膊搭在舵把上。

“今天早上天气真好啊，太太！”当船和癞蛤蟆并排而行时，她向他招呼道。

“天气是不错，太太！”癞蛤蟆走在她身旁的河岸上，很有礼貌地答道，“对于那些不像我这样焦急万分的人来说，今天早晨的天气的确很好。可你瞧，我那已经出嫁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让我立刻去她那里，我就只好出来了。我不知道她那儿出了什么事，或者说要出什么事，可我心里害怕极了，担心会发生什么祸事。太太，如果你也是个做母亲的，那你就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我丢下了手里的活——我专门给人家洗衣——而且还把几个孩子丢在家里无人照料。那可是一群调皮捣蛋的惹祸精啊！我现在丢了钱包，而且还迷了路，根本没有心思去想我那出嫁的女儿出了什么事！”

“太太，你那嫁出去的女儿住在哪儿呀？”船上的女人问。

“太太，她住在河边，”癞蛤蟆回答说，“靠近一个什么叫癞蛤蟆宫的漂亮房子，可能就在这一带吧。也许你听说过那地方吧？”

“癞蛤蟆宫？嗬嗬，我正要去那个方向呢。”船上的女人说，“这条小河再往前过去几英里就汇入了那条大河。那儿离癞蛤蟆宫不远，走几步路就到了。你上船来吧，我带你去那里。”

她把船靠到了岸边，癞蛤蟆千恩万谢地轻轻上了船，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我癞蛤蟆运气真不错！”他想，“吉人自有吉相啊！”

“那你专门给人家洗衣服喽，太太？”船重新向前驶去

时，那女人很有礼貌地问，“恕我冒昧地说一句，那可是个不错的行当。”

“可以说是全县最好的行当了，”癞蛤蟆神气地说，“有头有面的人物都来找我，就是给他们钱，他们也不去找别人，因为他们了解我。你听我说，我对这一行非常的熟，差不多干了一辈子。洗呀，浆呀，熨呀，什么都干，有时还为那些上流人物缝制漂亮的衬衣——这些都在我的监督下进行的！”

“那么，这些活并不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喽，太太？”那女人很尊敬地问。

“哦，还有一些姑娘帮我干活，”癞蛤蟆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二十来个吧。可是太太，你当然知道那些姑娘都是些什么玩意！都是一些骚货——我是这样看她们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那女人深有同感地说，“我觉得你把她们管得很好，这些不务正业的东西！你喜欢洗衣这一行吗？”

“十分喜欢，”癞蛤蟆说，“简直可以说是离不开这一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把双手放进洗衣盆里更开心的事情了。而且一切是那么的容易，一点儿也不麻烦！我可以告诉你，那真是一种享受，太太！”

“能见到你真是太幸运了！”船上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咱俩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你干吗这么说？”癞蛤蟆神经紧张地问。

“你听我说，”船上的女人说，“我跟你一样，也很喜欢洗衣服。可尽管我每天在外奔波，而且也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得动手洗衣服。我那个懒丈夫为了偷懒，把这条船留给了我，让我兜生意，害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料理自己的事情。按理来说，他这会儿应该在这里掌舵或放马，可他却带着狗出去了，看他们能不能带只兔子回来当菜。所幸的是，我们那匹



马能自己料理自己。他说他会在下一个船闸那儿等我，可谁知道呢？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只要和那条狗一起出去，就没有时间概念。那只狗也是一路货色。可我这衣服怎么洗呢？”

“哦，别想洗衣服的事情了，”癞蛤蟆说。他不喜欢这个话题。“还是想一想那只兔子吧。我敢说，那只兔子一定又肥又大。你有洋葱吗？”

“我这会儿心中只有洗衣服的事，”那女人说，“我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摆在面前，你居然会去谈那只兔子。船舱的角落里有一堆衣服。要是你拣一两件最重要的衣服——像你这样的太太，我根本不用说是哪几件，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一边行船，你一边给我洗一洗，好不好？你刚才不是说过吗？洗衣对你来说是一种享受，而这会儿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实际的帮助。那边有洗衣盆，有肥皂，还有一只小桶，可以用来把水从小河里提上来。我想这种活肯定会令你开心的，总比干坐在这里，哈欠连天地看风景要好吧。”

“哦，还是让我来掌舵吧！”癞蛤蟆惊恐万分地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洗衣服。要是让我洗的话，我可能会把你的衣服洗坏，或洗得不中你的意。我倒是更习惯干男人的活，那更对我的路子。”

“让你来掌舵？”那女人哈哈大笑说，“要给这条船掌好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说，那也太枯燥了，而且我也想让你干点高兴的事情。好了，你就干你所喜欢的洗衣服的事，我就干我所熟悉的掌舵的事情。你可不要辜负我的这片好心。”

癞蛤蟆这次可真急了。他东张西望地想找到个脱身的机会，可船离岸太远，根本跳不上去，所以他只好气呼呼地听从命运的安排。他绝望地想：“我要是会洗衣服，那么傻瓜也会洗了。”

他从船舱中把洗衣盆、肥皂和其它洗衣用品拿了出来，随便挑了几件脏衣服，苦苦地回忆着偶尔透过洗衣店的窗户看别人洗衣服的样子，然后开始洗了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癞蛤蟆越洗越不耐烦。他想尽了千万种方法，可那些衣服依旧脏不可言。他想哄它们，后来又拼命地捶打它们，可它们只是在洗衣盆里冲着他笑，仿佛很乐意保持那副脏样子。他有一两次回头看了看那女人，但是她好像一直注视着前方，专心致志地掌着舵。他的腰痛得厉害，而且惊慌地发现两只爪子上的皮开始打起皱来。癞蛤蟆一直为自己的爪子感到自豪，所以，他现在不由得轻声地说了一些无论是洗衣妇还是癞蛤蟆都不应该说的话。这时，肥皂又滑到水中，这已经是第五十次了。

一阵笑声让他挺直了身子左右张望。那女人斜着身子哈哈大笑，直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一直看着你，”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看你说话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你可真是了了不起的洗衣妇啊！我敢说，恐怕你这辈子连块洗碗布都没有洗过！”

癞蛤蟆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会儿再也忍不住了，立刻爆发了出来。

“你这个下贱的、只知道划船的胖婆娘！”他叫道，“你竟敢这样对上等人说话！洗衣妇？我实话告诉你，我是癞蛤蟆，就是那位鼎鼎有名、受人尊敬、不同寻常的癞蛤蟆！我目前也许有点狼狈，但我决不允许让一个划船的婆娘嘲笑我！”

那女人走到了他身边，仔细瞧了瞧帽子底下那张脸，然后嚷了起来：“哈，真的是只癞蛤蟆！我可没有想到！一只肮脏、可恶、叫人毛骨悚然的癞蛤蟆，居然呆在我这干净又漂亮的船

上！我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她放下手中的舵把，伸出了一只长满了斑点的大手，一把抓住癞蛤蟆的前爪，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后爪，然后用力一甩。癞蛤蟆只觉天旋地转，小船仿佛在天上滑行，风在耳边呼呼直响。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在空中翻飞。

他终于“啪”的一声落到了水里。河水对他来说虽然太凉了一点，但是还没有能扑灭他的傲气，也没有能浇灭他的满腔怒火。他挣扎着浮到水面上，抹掉脸上的浮萍一看，首先看到的是那胖女人在渐渐远去的船梢上望着他哈哈地大笑。他被水呛得连连咳嗽，还叫嚷着要跟她没完。

他向岸边游去，但是身上的棉布长衫极大地妨碍了他的行动。当他终于游到岸边时，他发现河岸太陡，没有人帮忙根本爬不上去。他只好先歇歇，喘口气，把湿漉漉的衣服挽到胳膊上。好不容易上了岸，他撒腿就去追那条船。他这时气昏了头，急着想要报仇。

当他追到船边时，船上那女人还在哈哈大笑。她喊道：“洗衣婆，先把你自己放到绞干机上绞一绞吧！然后再把脸用熨斗熨一熨，烫成波浪形，那样你就能变成一只标致的癞蛤蟆了！”

癞蛤蟆根本没停下脚来答理她。他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报复，而不是一文不值的口头上的胜利，虽然他心中早就想出了一两句回敬的话。他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就在眼前。他飞快地跑到马的跟前，解开拖船用的绳子，并把它扔掉，轻轻跳上马背，然后猛踢马的肚子，催它快跑。他骑马离开了河岸，沿着一条满是车辙的小道，向开阔的乡村奔去。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小船在对岸搁了浅。那个女人正指手划脚地狂叫着：“站住！站住！站住！”癞蛤蟆哈哈大笑，策马往前狂奔。他说：

“这种叫喊声我听得多了！”

这匹拖船用的马缺乏耐力，不一会儿就从奔驰变成了小跑，又由小跑变成了悠闲的碎步。癞蛤蟆很满意，因为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是在朝前走，而那条船却停在了原地。他觉得自己干了件绝妙的事情，所以刚才的怒气也就渐渐平息了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在阳光下慢慢地骑着马，专捡一些偏僻的道路和无人涉足的小道，直到离开小河已经很远了，才想起自己许久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了。

他骑着马走了几里路，暖洋洋的太阳晒得他直打瞌睡。当马停下来低头吃草时，癞蛤蟆猛地一下惊醒了，这才没有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向周围看了看，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带，上面长满了一块一块的荆棘，一眼望不到尽头。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赛大篷车，车边一只倒扣着的水桶上坐着一个男人，一面不停地抽烟，一面出神地望着这广阔的世界。他的旁边燃着一堆火，上边吊着的一只铁锅，正在咕噜咕噜往外冒气。各种浓烈的气味搀和在一起，不停地盘旋着，最后化成了一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妙香味，就像是大自然的灵魂慢慢展现在孩子的面前，给孩子以母亲般的安慰和照料。癞蛤蟆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他早上所感觉到的饥饿只是让他有点头晕，而现在感觉到的饥饿却是实实在在的，绝不会弄错。必须尽快想办法来对付这饥饿，否则就会出问题。他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吉普赛人，拿不定主意究竟是与他打一架好呢，还是欺骗他好。于是，他坐下来，一面用鼻子使劲地闻呀闻，一面望着那个吉普赛人。那个吉普赛人仍然坐在那儿，一面抽着烟，一面看着他。

忽然，那个吉普赛人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漫不经心地问：“想卖那匹马吗？”

癞蛤蟆大吃一惊。他不知道吉普赛人尤其喜欢买马，也不知道他们从来不错过买马的机会。他没有想到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总是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也没有想到这些大篷车需要很多马来拉。他还没有料到可以把这匹马变成现钱，但是这个吉普赛人的建议为他得到目前最需要的两样东西铺平了道路。这两样东西就是现金和一顿实实在在的早餐。

“什么？”他说，叫我把这匹漂亮的小马给卖了？哦，不。这根本不行。要是卖了马，那谁每个星期替我把洗好的衣服送给我的顾客呢？再说，我很喜欢这匹马，它也很喜欢我。”

“那你就试着喜欢一头驴子吧，”那个吉普赛人说，“有些人就很喜欢驴子呢。”

“你好像没有看出来，”癞蛤蟆接着说，“我的这匹马比你那些马要好得多。第一，这是纯种马，至少可以这么说。不是看好儿，而是看别的地方。第二，这匹马以前得过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只要你懂马，我相信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行，我根本不想卖它。再说，你若是想买它，又能出得起多少钱呢？”

吉普赛人把从头到尾仔细地察看了一遍，之后，又仔细地把癞蛤蟆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再转过身去看马。“一条腿一个先令。”他简短地说完就走到一边去抽烟，一面不露声色地看着周围广阔的世界。

“一条腿一个先令？”癞蛤蟆嚷了起来，“请让我先算一算，看看一共能卖多少钱。”

他从马背上跳下来，让它去吃草，然后坐在吉普赛人的旁边，拨弄着手指算了起来。他过了一会儿说：“一条腿一个先令？不多不少，刚好是四先令。哦，不。我才不想为了这四个先令就把这样的好马卖掉。”

“那么，”吉普赛人说，“我可以再给你出个价。我给你五个先令。绝不再让步。这可比这匹马的实际价值多出了三先令六便士。”

癞蛤蟆坐在那里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现在身无分文，肚子又饿得咕咕直叫，离家还有一段路（他不知道自己离家还有多远），而且那些敌人说不定还在到处搜寻他。对于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来说，五先令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这匹马确实是卖得便宜了一点，可是这匹马是没有花一分钱就得来的，所以这笔钱是净得的利润。他最后狠下心来说：“你听我说，吉普赛人。我也给你出个价，绝不再让步。你给你六先令六便士，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另外，你还要招待我吃顿早饭，尽我吃个饱，就吃你那香气喷喷的铁锅里的东西吧。之后，我就把这匹活蹦乱跳的小马交给你，它身上那副漂亮的鞍具就免费送给你了。你要是觉得你出不了这个价，那就直说，我也好赶路。我知道这地方有一个人几年来一直想买我这匹马。”

吉普赛人嘟嘟囔囔地还着价，说这样的生意若是再做上几次，他一定会倾家荡产。但他最后还是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帆布包，从里面数出六先令六便士，放到癞蛤蟆的手中。然后，他爬到大篷车里，拿出来一个大铁盘、一副刀叉和一把勺子。他拿起铁锅，一锅香气扑鼻、热气腾腾的浓汤哗哗地倒进了盘子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炖得最好的一锅汤了，里边有斑鸠、野鸡、家鸡、野兔、家兔、雌孔雀、珍珠鸡和其它一两样东西。癞蛤蟆把盘子放在大腿上，激动得都快要流下眼泪了。他使劲儿地吃呀，吃呀，吃呀，吃完了又要，而那个吉普赛人也很慷慨。癞蛤蟆觉得这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早餐。

癞蛤蟆一直吃到肚子里再也装不进去了，才站起身和吉普赛

人告别，还依依不舍地和那匹马道了声再见。那位吉普赛人对河边很熟，告诉他应该走哪条路，于是，癞蛤蟆就满心欢喜地上路了。他现在和一个小时前的癞蛤蟆简直是天壤之别。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他身上的湿衣服已快干得差不多了。他口袋里又有了钱，离家和朋友也越来越近，越来越安全。最重要的是，他刚刚饱餐了一顿，而且那食物又是那么热乎，那样有营养，所以他现在感到很了不起，浑身是劲，信心十足。

他一面兴高采烈地朝前走，一面想着自己的各种冒险活动和逃跑历程。每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总能急中生智，找到出路。想到这儿，他的骄傲和虚荣心又膨胀了起来。他昂首阔步地朝前走着，自言自语地说：“嗨，嗨，我是多么聪明的癞蛤蟆啊！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什么动物比我更聪明！我的敌人把我关进了监狱，四周派岗哨把守，日夜有狱卒看管，可我靠着智慧和勇气，一一闯了出来。他们派了警察，动用了枪枝，坐上火车来追我，可是我欢笑着消失在旷野中。不巧的是，那个黑心肠的胖女人把我扔进了河里。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游到岸上，抢过她的马，胜利地骑走了，而且还用马换来了满满一口袋钱和美美的一顿早餐！哈哈！我癞蛤蟆毕竟是癞蛤蟆，英俊、潇洒，事事如意！”他越想越感到自己了不起，竟编了自歌赞美自己。他一面走一面扯起嗓子大声唱了起来，虽然周围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听到。这大概是动物们编的歌曲中最不知天高地厚的一首了。

这世界出过很多英雄豪杰，  
历史书上记得明明白白；  
但是没有名字，  
能和癞蛤蟆相提并论。



牛津大学的天才们，  
知道世间的一切。  
但他们谁也比不上，  
聪明智慧的癞蛤蟆！

诺亚方舟中的动物，  
个个眼泪汪汪地叫喊。  
是谁高喊“ 陆地有望 ”？  
是那永不灰心的癞蛤蟆！

行军在大路上的士兵，  
个人举手敬礼。  
是迎接国王或是伙头军？  
不，是因为来了癞蛤蟆！

王后和她的侍女，  
坐在窗边缝纫。  
她高叫：“ 看！是谁长得那么英俊？ ”  
侍女们回答：“ 是癞蛤蟆先生！”

他还编了许多类似的歌，但是那些吹得太吓人了，我们不能在这里写出来。上面所记载的是其中比较收敛的一首。

他边走边唱、边唱边走，越唱越感到自己了不起。但他的这副得意劲很快就落了下来。

他在乡间小道上走了几英里以后，就来到了公路上。他顺着洁白的路面朝远处望去，看到一个小黑点正向他驶来。那个小黑点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圆点儿，接着变成了一个黑呼

呼的圆团，最后变成了一样他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他那副欣喜的耳朵听到了两声亲切的声音。

“这才像回事！”癞蛤蟆激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才是我朝思暮想的广阔天地！我要喊住他们——那些开车的兄弟们——给他们编上一段话，就像我到目前为止百试百灵的那样。他们准会让我搭车，我再跟他们聊上几句，假如运气不错，我也许还能亲自开车回癞蛤蟆宫呢！我要让獾好好看看我的威风！”

他信心十足地走到公路上，想喊住那辆汽车。那辆汽车开得不快，到了小道旁时，更是放慢了速度。忽然，癞蛤蟆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心里直打鼓，双腿颤抖着瘫在了地上。他这是罪有应得，因为开过来的恰是那天在“红狮”旅店的院子里他偷的那辆车。他的一切祸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坐在车上的也正是他那天在咖啡室里吃午饭时所见到的那些人！

他可怜巴巴地瘫坐在公路上，嘴里绝望地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警察又要给我带上手铐了！我又得坐牢了！又要过那种面包加开水的生活了！啊，我是多么愚蠢啊！我干吗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旷野里转来转去，唱那些高傲自大的歌曲，让人家停车呢？我干吗不先躲一躲，等到天黑了再悄悄地溜回家呢？哦，你这倒霉的癞蛤蟆！哦，你这不幸的癞蛤蟆！”

那辆可怕的汽车越驶越近，终于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绕着躺在公路上的那堆瑟瑟发抖的东西转了一圈。其中一人说道：“哦，天哪！这真是太惨了！这儿有个老人昏倒在路上了——看样子是个洗衣妇。也许是热昏的，也许是饿昏的。真可怜！我们将她抬上来，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她肯定有朋友在那里。”

他们轻轻地把癞蛤蟆抬进车，让他坐在柔软的垫子上，然

后继续开车。

听到他们居然用这样和善、这么富有同情的口气说话，癞蛤蟆知道他们没有认出他，便又慢慢地恢复了勇气。他小心翼翼地，先是睁开一只眼睛，之后又睁开另外一只。

“瞧！”车上一个先生说，“她已经好多了，是呼吸了新鲜空气的缘故。太太，你现在感到怎么样？”

“谢谢你，先生，”癞蛤蟆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现在感到好多了！”

“那好，”那位先生说，“你静静地坐着别动，千万不要说话。”

“好的，我不说话，”癞蛤蟆说，“我只是在想，若是让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坐在司机的旁边，让清新的空气直吹到我的脸上，我很快就能完全好起来的。”

“想得真周到！”那位先生说，“当然可以让你坐到前排来啦！”于是，他们小心地把癞蛤蟆移到前排，叫他坐在司机的旁边，然后继续开车。

癞蛤蟆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了。他坐直了身子，看了看四周，又定了定神，尽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现在又开始抬头，而且完全控制住了他。

“这是命啊！”他心中想着，“干吗要克制呢？干吗要压制呢？”

他转过身来以着旁边的司机说：“先生，能不能请你让我开一下汽车？我一直在仔细地看，觉得这十分容易，也很有趣。我真想有个机会回去对朋友们吹一下，说自己开过汽车！”

司机听见这个要求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坐在后排的两位先生追问是怎么回事。让癞蛤蟆喜出望外的是，其中一位听司机

解释以后居然说：“太好了，太太！我喜欢她这种精神。你就让她试一试吧，但是要看好她了，别让她弄出事来。”司机让出了自己的位子，癞蛤蟆立即爬过去，双手操起方向盘，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听司机教他怎样开车。然后，他把车子开动了，但是开得很慢、很小心，因为他打定主意这次要谨慎行事。

坐在后排的两位先生拍着手，为他鼓掌。癞蛤蟆听见他们说：“她开得多好啊！想想看，一个洗衣妇第一次开车居然就能够开得这么好！”

癞蛤蟆把车稍微开快了一点，又开快了一点，又开快了一点……他听见两位先生在喊叫着提醒他：“小心点，洗衣妇！”癞蛤蟆这下子来火了，头脑开始发起热来。

司机想阻止他，却叫他用胳膊肘顶在座位上。他把车子开到了最大速度。吹拂到他脸上的阵阵凉风，马达隆隆的轰鸣声，车身轻微的跳动，这一切使他那简单的头脑完全陶醉了。“洗衣妇！”他不顾一切地大声叫了起来，“谁是洗衣妇？哈哈，我是癞蛤蟆，是偷汽车的贼，是越狱的逃犯，是事事成功的癞蛤蟆！坐着别动，我要让你们看看怎样开车，因为你们现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大名鼎鼎的、技艺高强的、无所畏惧的癞蛤蟆手中！”

车上的人惊叫着站了起来，朝癞蛤蟆扑过去。“抓住他！”他们喊叫着，“抓住这个偷我们汽车的可恶的癞蛤蟆！把他绑起来，给他戴上手铐，将他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去！打倒亡命之徒癞蛤蟆！”

天哪！他们应该好好想想，应该学会谨慎从事，应该记得在动手之前先把汽车停下来。癞蛤蟆把方向盘一拐，汽车“咻”的一声穿过篱笆，顺着路边向前飞驰。接着，汽车猛地

一跳，开进了一个水潭，车轮把烂泥打得满天飞。

癞蛤蟆发现自己的身子直往上冲，像燕子一样轻盈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他十分喜欢这种运动方式，想着这种方式是不是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他身上长出翅膀，变成一只癞蛤蟆鸟。忽然，“砰”的一声，他四脚朝天地摔到了柔软茂密的草地上。他坐起身来，刚好看到水潭里的汽车快要被水淹没了。车上那两位先生和司机由于穿着大衣，行动不方便，正在水中苦苦地挣扎。

癞蛤蟆飞快地站起来，拼命地朝田野跑去。他钻过篱笆，跳过水渠，跑过田地，直跑到精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这才放慢速度慢慢地走起来。等他稍微缓过气来，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时，他格格地笑了。他先是格格地笑，接着哈哈大笑，直笑得他不得不坐在篱笆下歇一会儿。“哈哈！”他孤芳自赏地说，“我还是那个癞蛤蟆！我还是那个谁也斗不过的癞蛤蟆！是谁叫他们请我坐车的？是谁借口说要呼吸新鲜空气而坐到汽车前排去的？是谁说服他们让我开车的？谁把他们全都送进水潭中的？是谁展翅飞过空中，顺利逃脱，将那些心胸狭窄、出言不逊、胆小怕事的家伙留在他们该呆的泥潭中的？当然是癞蛤蟆！就是聪明、伟大、善良的癞蛤蟆！”

他又张嘴唱起歌来，还提高了嗓门——

汽车开动噗噗噗，  
风驰电掣上公路。  
不知道是谁开车进水潭？  
是聪明绝顶的癞蛤蟆！

“啊，我是多么聪明！我是多么伟大！我是多么……多么

有智——”

他听见身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轻微的响声，不由得转过头去。哦，天哪！这下子糟了！该怎么办呢？

大约隔着两块田，腿上捆着皮绑腿的司机和两个身材高大的乡村警察正快步向他走来！

可怜的癞蛤蟆一下子跳了起来，撒腿就跑，心都快要跳到喉咙口了。“哦，天哪！”他一面气喘吁吁地向前跑，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我真是头蠢驴！一头自高自大、不知轻重的蠢驴！居然又得意忘形！居然又为自己大唱赞歌！居然又坐在那里等死！哦，天哪！天哪！”

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他们越追越近，不禁吓得魂飞魄散。他一面拼命向前跑，一面不停地向后张望。他竭尽全力跟着，但是癞蛤蟆是个很胖的动物，腿又很短，所以他们还是越追越近。他现在可以听见他们就在他的身后了。他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跑向哪里，只是盲目地、疯狂地跑着，并不时回头看看那些接近胜利的敌人。忽然，他脚下一个踏空，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抓了几下，“扑通”一声掉进了深水里。水流得很急，带着他朝前冲去，那股强大的力量他根本对付不了。他现在才知道，他已经惊慌失措地一头扎进了河里！

他浮出水面，想抓住岸边的芦苇和杂草，可是水流太急，把它们全扯断了。“哦，天哪！”可怜的癞蛤蟆惊恐地叫道，“看我以后还偷不偷汽车！看我以后还唱不唱那些狂妄自大的歌曲！”说着，他被卷到了水底，又扑腾着浮到水面。这时，他看到自己的前边出现了一个大黑洞，就在他的头顶上，于是，当他被水冲到那里时，他伸出一只爪子，一把抓住洞沿，吊在那里。然后，他艰难地慢慢爬出水面，将胳膊肘搁在洞沿上休息几分钟。他累坏了，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正当他一面叹着气、一面朝洞里望去的时候，洞的深处有什么明亮的东西眨了眨，朝他走来。当那东西走近时，洞口慢慢地出现了一张脸，一张他非常熟悉的脸！

棕色的脸，上边留着小胡子。

圆乎乎的脸，上边长着一对漂亮的耳朵和丝绒般的茸毛。

原来是老鼠！

## 第十一章 “癞蛤蟆泪如雨下”

老鼠伸出一只灵巧的棕色小爪子，紧紧拉住癞蛤蟆的后脑勺，用力把他往上拉。浑身湿淋淋的癞蛤蟆慢慢被拉到了洞口，终于安然无恙地站到了老鼠家的客厅里。只见他全身横一道竖一道的尽是泥浆和杂草，水在不停地往下流，但还像从前一样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来到了朋友家，掩面藏头的日子已经过去。他现在可以脱去身上那有失体统、叫他吃尽了苦头的伪装了。

“哦，老鼠兄弟！”他叫道，“自从上次和你分手后，你都想象不出我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些煎熬我都挺过来了！之后是乔装打扮地出逃，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周密，实施得那么完美！被关进了牢里——可逃了出来！被丢进了河里——可游到了岸上！偷了一匹马——卖了一大笔钱！蒙骗了每个人——让他们个个按我说的去做！哦，我是多么聪明的癞蛤蟆啊！你不知道我刚才的冒险经历吧？听我给你仔细说说——”

“癞蛤蟆，”老鼠严肃而坚决地说，“你立刻给我上楼，把



身上这件就像是洗衣妇穿的破破烂烂的旧布衫脱掉，好好地洗个澡，换上我的衣服，然后像个体面人那样下楼。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谁像你这样蓬头垢面、邋邋遢遢、寒碜破落的！好了，你少在这里胡吹，也少给我口罗嗦！赶快上楼去！等会儿我有话和你说！”

癞蛤蟆原想停住脚，跟他顶上几句。他在监狱里总是被人命令着干这个，做那个，实在是受够了。而他现在好像又要听人指挥，而且这一次居然是听从一只老鼠的指挥！他正想发作，却一眼看见了自己在穿衣镜中的形象，看到褪了色的黑帽子正歪歪斜斜地遮着一只眼睛，便立刻改变主意，顺从地快步跑到楼上老鼠的盥洗室里。他彻底地给自己洗了一遍，梳妆打扮了一番，换上老鼠的衣服，在镜子前边久久地站立着，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自的尊容，一面想着别人把他当作洗衣妇是多么的愚蠢。

等他下楼时，桌上已经摆好了午餐。癞蛤蟆看见这午餐真是高兴坏了，因为自从吃了吉普赛人那顿丰盛的早餐以来，他又经历了一些冒险活动，又吃力地奔跑了一阵。他们吃饭的时候，癞蛤蟆给老鼠讲着他的各种经历，并喋喋不休地谈着他是怎样临危不乱、急中生智、逢凶化吉，还尽力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他最近的生活轻松愉快、丰富多彩。但是，他吹得越厉害，老鼠就越严肃，越沉默。

等癞蛤蟆终于吹嘘完以后，两个人有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后来，老鼠说道：“好了，癞蛤蟆，我真不想让你感到痛苦，特别是在你经历过了这一切以后。但是说正经的，你难道不明白这样做是在丢自己的脸吗？你自己也承认，你被戴上手铐，投进监狱，挨饿受冻，被人追捕，遭到侮辱和嘲笑，甚至还威风扫地地被一个女人丢进河里。这一切还有什么可高兴的？有

什么让你这样喜气洋洋？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偷汽车的缘故。你也知道，自从你第一次看见汽车，汽车给你带来的就只有祸事。我知道你这个人只要看中一样东西，不到五分钟就要把它弄到手。可就算你要玩汽车，你也不应该去偷呀！你要是想寻刺激，可以当个跛子；你要是打定主意想换种生活方式，可以宣布自己破产。可是你干吗非要当个囚犯不可呢？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有理智，才能对得起朋友，为他们争口气呢？就拿我来说吧。当我出去时，听见动物们说我和罪犯混在一起，你以为我心中高兴吗？”

癞蛤蟆有一点让人感到很欣慰，那就是他性格开朗，从来不计较好朋友对他的训斥。无论别人怎样说，他心里总有自己的一套。就像现在，虽然老鼠在真心诚意地和他说说话，他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着：“可是那很好玩！真有趣！”而且暗自在心里念叨着“克咔，咔，噗噗，噗”和其它又像打响鼻又像开水瓶的声音。可是，当老鼠讲完了以后，他却长叹了口气，谦和地说：“你说得对，老鼠！你的话总是很有道理！是的，我是头自高自大的蠢驴，这我也知道。我现在就要做个好人，决不再干那些蠢事。至于汽车，自打我一头摔进河里起，我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事实上，当我趴在你的洞口喘气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个主意——一个真正绝妙的主意——是关于汽船的——好了，好了，老伙计。不要这样激动，不要跺脚，也不要摔东西。这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必要谈它。我们还是喝咖啡、抽烟，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之后我就去癞蛤蟆宫，穿上自己的衣服，重操旧业。我已经尝够了冒险的滋味，想过一阵子安安静静、实实在在的体面生活。我要理一理自己的家产，想办法挣点儿钱，抽时间摆弄一下花园。我要常常请朋友来聚聚，我要备一辆轻便马车在乡间转转，就像从前

那样。”

“你要到癞蛤蟆宫？”老鼠紧张地叫了起来，“你在说什么呀？难道你真的还没有听说吗？”

“听说什么？”癞蛤蟆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快说呀，老鼠！快呀！别怕我受不了！我没有听说什么？”

“你是说，”老鼠把小拳头朝桌子上一砸，大声说，“你真的没有听说黄鼠狼和白鼬的事？”

“什么？那些林子里的强盗？”癞蛤蟆嚷道，四肢发抖，“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听说。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你没有听说他们抢占癞蛤蟆宫？”老鼠接着问。

癞蛤蟆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用爪子托着下巴，两只眼睛里流出了大滴泪珠，慢慢滚落到桌子上，发出“扑、扑”的声音。

“老鼠，你接着说下去，”他喃喃地说，“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受得了。我现在又是从前的癞蛤蟆，什么也不怕。”

“当你——惹下——那个——麻烦之后，”老鼠斟字酌句地慢慢说道，“我是说，当你——当你——由于对——某种——某种——机器——产生——错误的见解，并且有一阵子没有——没有在社会上露面以后——”

癞蛤蟆点点头。

“哦，大家对你的议论自然就很多了，”老鼠接着说，“不仅河边的动物议论你，就连野树林里的动物也议论你。像往常一样，大家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住在河边的动物都为你辩护，说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说现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正义。但是住在野树林里的动物却在说你的坏话，说你是罪有应得，这种事情早就应该有人管一管了。他们很得意，到处去说你这次是彻底完蛋了，说你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癞蛤蟆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老鼠接着讲下去，“但是鼯鼠和獾却始终坚持说，你一定会很快回来的。他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回来，但是坚信你会回来。”

癞蛤蟆在椅子上重新坐直了身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老鼠继续说：“他们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说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要惩治像你那么骂人的行为，再说你家有的是钱。于是，他们俩把铺盖搬到了癞蛤蟆宫，睡在那里，常常把门窗打开来透透气，并把屋里的东西收拾好，等着你回来。虽然他们没有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对野树林里的动物一直存有戒心。下面我要讲的是最痛苦、最凄惨的一幕。一天夜里，天黑漆漆的，刮着大风，还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群装备齐全的黄鼠狼，悄悄顺着车道来到了大门口。与此同时，一群不怕死的白鼬从菜园摸进来，占领了后院和下房；另一群白鼬则占据了暖房、弹子房和通向草坪的落地窗。

“鼯鼠和獾当时正坐在吸烟室里烤火、聊天，根本没有起任何疑心，因为那样的夜晚动物们一般是不会出来的。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嗜血成性的恶棍破门而入，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他们俩竭力抵抗，可是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没有准备武器，又是突然遭到袭击，两个人怎么斗得过他们几百个人呢？黄鼠狼把他们抓住之后，就用棍子狠打他们。唉，这两个可怜的家伙。黄鼠狼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又把他们赶进了寒冷、潮湿的夜幕中，并且还放肆地侮辱他们，骂了他们很多不堪入耳的话！”

听到这里，麻木不仁的癞蛤蟆居然窃窃笑了起来，但随即就收起笑声，摆出一副十分庄重的样子。

“从那以后，野树林里的动物们就一直住在癞蛤蟆宫里，把那里弄得一团糟！”老鼠继续说，他们白天也躺在床上，吃

饭没有个固定的时间。我听说现在那里乱得人都看不下去！他们在那儿吃你的，喝你的，还拿你当笑料。他们编了一些粗俗的歌曲，唱什么监狱呀，法官呀，警察呀，真是不堪入耳！他们还到处扬言，说他们会永远在那里住下去！”

“哦，是吗？”癞蛤蟆说着站起来操起一根棍子，“我倒是很想去看看！”

“癞蛤蟆，这没有用的！”老鼠冲着他喊道，“快回来坐下！你这样只会陷入到麻烦里去。”

但是癞蛤蟆还是不听老鼠的劝阻，径直走了出去。他把棍子扛在肩上，怒气冲冲地沿着大路走到了自己家的大门口。突然，从栅栏后边跳出来一只大黄鼠狼，手里还握着一把长枪。

“来人是谁？”黄鼠狼厉声问。

“少啰嗦！”癞蛤蟆气愤地道，“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快给我出来，否则我就——”

黄鼠狼没有吭声，只是端起枪来瞄准他。癞蛤蟆谨慎地趴在地上。只听见“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过去。

癞蛤蟆惊恐万状地爬起来，撒腿就往回跑。当他往回跑的时候，他听见那只黄鼠狼在哈哈大笑，而且也听到其他黄鼠狼在一起怪腔怪调地大笑。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老鼠家，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老鼠。

“我跟你是怎么说的？”老鼠说，“这没有用。他们到处都派了哨兵，而且他们有枪。你要等待时机。”

可是癞蛤蟆仍然不想就此罢休。他拖出老鼠的小船，朝癞蛤蟆宫花园旁的河边划去。

临近自己的老家时，他放下手中的船桨，仔细地察看着那里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连个人影也没有。他可以看到整个

癞蛤蟆宫的正面，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亮，鸽子三三两两地在屋顶上排成一条线，花园里百花盛开，通向游艇停泊处的港汊，以及那里的小木桥——这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好像是无人居住，又像是在等待着他的归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应该先试一试停放游艇的小屋。他小心翼翼地将船划到港汊口，正准备从桥下穿过去，突然，“砰！”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桥上落了下来，把船底砸了个大洞。小船一下子灌满了水，沉了下去，癞蛤蟆在深水中苦苦挣扎着。他抬起头来，看见两只白鼬正斜倚着桥的栏杆，狞笑着望着他。“癞蛤蟆，下次我们就要你的脑袋！”他们冲着他叫道。癞蛤蟆气急败坏地游到岸边，而那两只白鼬却在那里笑呀笑，直笑得差一点儿晕过去。

癞蛤蟆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老鼠家，又把他刚才这次令人失望的经历告诉了老鼠。

“看见了吗？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老鼠气鼓鼓地说，“现在倒好！看看你干的好事！把我心爱的小船弄丢了！把我借给你的那套漂亮衣服也弄脏了！癞蛤蟆，你真是太讨厌了。我不知道有谁愿意同你做朋友。”

癞蛤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确实是太荒唐、太愚蠢了。他赶快向老鼠承认错误，并且向他赔礼道歉。到最后，他低三下四地说：“老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太固执、太随心所欲！请相信我，从现在起，我一定要学会谦虚，学会听别人的话。如果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如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我决不再轻举妄动！”他这种低三下四的样子是他的一贯做法，而这种做法总是能够打动他的朋友，化解他们对他的批评。

“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好心的老鼠已经平静了下来，“我对你的忠告是：坐下来吃晚饭，要有耐心。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饭立刻就好。我相信，面对这样一种困难的局面，我

们必须先去看一见鼯鼠和獾，看看他们最近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然后大家再商量商量，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否则，光凭我们俩是一点儿用都没有的。”

“哦，是的。你说得对。鼯鼠和獾，”癞蛤蟆轻声说，“这两个亲爱的朋友现在怎么样了？我都把他们给忘了。”

“真亏你还想得起来他们！”老鼠责备地说，“当你开着那些昂贵的汽车在乡间兜风，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耀武扬威的时候，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却忠心耿耿地为你效劳。他们在野外搭了个棚子住在里边，白天顶着烈日，夜晚受着饥寒，顶风冒雨地为你看着房子。他们在周围巡视，密切注视着白鼬和黄鼠狼的一举一动，还绞尽脑汁设想着怎么替你财产夺回来。癞蛤蟆，你真是不配有这样的知心朋友。你真的不配！总有一天，你会为不珍惜这份友谊而后悔的！”

“我知道自己真是太忘恩负义了，”癞蛤蟆流下了痛苦的泪水，“让我去寻找他们吧！我要在寒冷漆黑的夜晚和他们一起吃这份苦。我要向他们证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盘子的叮当声！晚饭终于做好了，真棒！快吃饭吧，老鼠！”

老鼠由于记得癞蛤蟆在监狱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特意做了一大堆饭菜。他陪癞蛤蟆坐到桌边，热情地招呼他多吃点，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

他们刚刚吃完坐在扶手椅上，就听到了沉重的敲门声。

癞蛤蟆一阵紧张，但老鼠只是神秘地朝他点点头，走过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獾先生。一看獾的神情就知道他已经好几天没有享受到家里的温暖与舒适了。他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巴，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獾先生就是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也说不上英俊潇洒。他庄严地走到癞蛤蟆的跟前，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回家，癞蛤蟆！哎呀！你看



我都说了些什么？家？是的！这次回家可惨了，可怜的癞蛤蟆！”然后，他转身坐到桌子旁，把椅子朝前挪了挪，抓起一大块冰凉的馅饼吃了起来。

看到獾用这种异常严肃而又不祥的神情和自己打招呼，癞蛤蟆感到惊恐不安，但是老鼠悄声对他说：“没关系，不要介意。现在不要对他说什么。他肚子饿的时候总是这样情绪低落。过半个小时他就会不一样了。”

于是，他们默默地等待着。不一会儿，门口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老鼠又朝癞蛤蟆点点头，走过去开门。这回进来的是鼯鼠。他也是浑身脏兮兮的，没有洗澡，身上还沾满了草屑。

“哎呀！原来癞蛤蟆回来了！”鼯鼠满脸带笑地叫道，“想想看，你居然回来了！”他说着就绕着癞蛤蟆跳起舞来。“我们没有料到你这么快就能回来！你肯定是逃出来的吧，你这聪明绝顶的癞蛤蟆！”

老鼠一阵惊慌，赶紧拉拉他的胳膊，但是已经迟了一步，癞蛤蟆早已鼓起了肚子。

“聪明？哦，不！”他说，“在我的朋友们看来，我并不算聪明。我只是从英国最坚固的监狱里冲了出来！我劫住一列火车，坐上它逃回家。我乔装打扮，居然骗过了每一个人！就这些！哦，不！我只能算是头蠢驴！鼯鼠，我再给你讲一两个冒险的经历，然后由你自己去下结论！”

“好的，好的，”鼯鼠边说边往餐桌走去，“你就趁我吃饭的时候给我讲讲。从早饭到现在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真是饿坏了！”他坐下来，毫不客气地吃着冷牛肉和泡菜。

癞蛤蟆走到壁炉前的地毯上，将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银币来给鼯鼠看。他大声说：“你看这是什么？只几分钟

的时间，就挣了这么多，不算坏吧？鼯鼠，你猜我是怎么弄到这钱的？我卖了匹马！”

“快说下去，癞蛤蟆。”鼯鼠真的来了兴趣。

“癞蛤蟆，求你少说几句吧！”老鼠说道，“鼯鼠，你也别挑逗他。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毛病。还是尽快给我们讲一讲那里的情况。现在癞蛤蟆已经回来了，大家合计一下怎么做最好。”

鼯鼠气呼呼地说：“那里的情况糟透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獾昼夜不停地在那里转来转去，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他们到处都布了岗哨，还拿枪对着我们，冲我们扔石头。他们时刻有人注视我们的动向，只要一看到我们，就冲着我们哈哈大笑！这真让我气不过！”

“情况的确很糟，”老鼠沉思地说，“不过我倒是想到了癞蛤蟆该怎么办。你们听我说。他应该——”

“不，他不应该！”鼯鼠大声叫道，嘴巴里塞得满满的，“根本没有的事儿！”你不明白。他应该干的是——”

“我什么也不干！”癞蛤蟆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才不想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呢！我们正在讨论我的家，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们听我说，我要——”

他们三个一齐高声嚷了起来，吵得人震耳欲聋。这时，一个干巴巴的细嗓子说道：“你们都给我闭嘴！”他们立刻停止了争论。

说话的是獾。他已经吃完了馅饼，正转过脸来严肃地看着他们。看见他们安静了下来，而且显然在等待着他说话，他却又转过身去拿奶酪。他们都非常尊敬这位先生的意志和品质，所以在他吃完奶酪，并把膝盖上的碎屑掸掉以前，谁也没有开口。癞蛤蟆坐在那里，不住地动来动去，但老鼠把他紧紧地按

住了。

等到獾吃饱了以后，他站起来，走到火炉旁，陷入了沉思。他终于开口了。

“癞蛤蟆！”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这到处惹事生非的小东西！你难道不为自己害臊吗？你父亲和我是至交，若是他活到今晚，看到你这副样子，他会怎么想呢？”

癞蛤蟆这时正坐在沙发上。他听这儿，跷起两条腿，翻过身，把脸埋在沙发里哭了起来，直哭得浑身发抖。

“好了，好了，”獾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算啦，别哭了！只要你重新做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是鼯鼠刚才说的话一点也没错。那些白鼯四处设岗，严加防范。要想正面进攻是没有用的。他们人比我们多多了。”

“那一切都完了，”癞蛤蟆趴在沙发垫子上抽泣着说，“我要去当兵，再也别想看到我那心爱的癞蛤蟆宫了！”

“好了，别灰心，癞蛤蟆！”獾说，“要想夺回一个地方，办法多着呢，没有必要仅靠强攻一种办法。我还没有灰心呢。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秘密。”

癞蛤蟆慢慢坐直了身子，擦干眼泪。“秘密”二字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自己藏不住秘密。每次总是前脚郑重其事地答应绝不把秘密泄露给别人，后脚就赶紧告诉别人，从中得到一种莫明其妙的快感。

獾郑重地说：“有——一条——地道，就从这儿的河边一直通到癞蛤蟆宫的中心。”

癞蛤蟆轻蔑地道：“獾，你在瞎说！你肯定是从酒店里那些嚼舌头的人嘴里听来的。我对癞蛤蟆宫了如指掌，可以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什么地道。”

獾严肃地说：“我的小朋友，你父亲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讲了很多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这个人很讲义气，比我认识的一些人更讲义气。他发现了这个地道——这当然不是他挖出来的——这地道在他搬到这儿来之前就有了，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他把它修了修，打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将来如果遇到麻烦或者危险，这能派上用场。他带我看过，并且对我说：‘千万别告诉我儿子。他人倒是不坏，但他太轻率、太不稳重，心里存不住话儿。他将来真的遇到了麻烦，这地道可以派上用场。你到那时再告诉他，但千万不要提前说出来。’

鼯鼠和老鼠紧紧盯着癞蛤蟆，看他有什么反应。癞蛤蟆起初很沮丧，但是听到这里立刻像往常一样露出了笑容。

“好吧，好吧，”他说，“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存不住话。每当朋友们围在我的身边——大家天南地北地聊到兴头上，我的嘴巴就有点闲不住。我很有点儿口才。大家都说我应该成立一个‘沙龙’什么的，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好吧，獾，你接着往下讲。那条地道能怎么帮我呢？”

“我最近发现了一两件事，”獾接着说，“我叫水獭化装成一个扫烟囱的，叫他肩扛扫帚去敲癞蛤蟆宫的后门，问有没有活干。结果了解到，明天晚上他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好像是什么人要过生日——可能是黄鼠狼头子——到时候所有的黄鼠狼都会聚集在餐厅里，喝酒呀，欢笑呀，胡闹呀。他们在那种时候是不会有什麼警惕的。他们不会带枪，不会带刀，不会带棍子，什么都不会带！”

“可是那里还是会有哨兵的。”老鼠说。

“说得对，”獾说，“这正是我要说的。那些黄鼠狼完全相信他们的哨兵。地道的出口刚好在那些哨兵站岗的地方。我们可以顺着地道一直走到配膳室，隔壁就是餐厅。”

“哈哈，我现在明白了！癞蛤蟆说，‘配膳室里确实有块

地板，踩到那儿会吱吱直响。”

鼯鼠说：“我们悄悄爬进配膳室——”

“带上枪、刀和棍子，”老鼠叫道。

“然后向他们冲过去，”獾说。

“砸他们的脑袋！”癞蛤蟆欣喜若狂地叫着，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椅子上跳上跳下。“那么好吧，獾说，他又恢复了平常那种不露声色的样子，“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定了。你们不要再去争论不休了。天已经不早了，你们都赶快上床。我们明天上午要把一切事情准备好。”

癞蛤蟆虽然一时激动得难以入睡，但是他还是顺从地和其它两个动物一起睡觉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不是提反对意见的时候。不过，他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床单及毯子又比这么多天以来牢房石板地上的干草舒服得多，所以他头刚刚落到枕头上，就呼呼大睡起来。他做了许多梦，梦见脚下的道路在他需要时离他而去，梦见小河在追他并把他抓住，梦见一艘平底船在他举行宴会的时候运着洗好的衣服驶进宴会厅。他还梦见自己独自奋力走进地道里，可地道七拐八拐，竟摇摇摆摆地垂直站立起来。最终，他发现自己赢得了胜利，平安地站在癞蛤蟆宫里，周围聚集着许多朋友，都在真心诚意地夸他是多么聪明。

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来。他走到楼下时，发现别人早就吃完了早饭。鼯鼠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独自溜出去了。獾坐在扶手椅里看着报纸，对晚上的行动根本不在乎。而老鼠正忙着来来回回地跑个不停，抱来各种各样的武器，一面将它们在地上分成四小堆，一面激动地低声说：“这把剑给我，这把给鼯鼠，这把给癞蛤蟆，这把给獾！这把枪给我，这把给鼯鼠，这把给癞蛤蟆，这把留给獾！”他很有节奏

地干着，地上的小堆也越来越高。

獾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看到老鼠忙碌的样子，便说：“老鼠，这就够了！我不是责备你，但是我们只要绕过那些带枪的白鼬，就根本用不着这些剑呀枪呀。等我们到了餐厅里，我们四个拿着棍子，不到五分钟就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其实有我一个人就能对付他们了，只是我不想叫你们扫兴。”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儿为好。”老鼠若有所思地说，一面用衣袖擦着枪管，一面朝里边看着。

癞蛤蟆吃完早饭后，拣起一根粗棍，用力挥舞着，向他假想中的敌人猛打，嘴里还嚷着：“我叫你们偷我的房子！我教你们偷！教你们偷！”

“癞蛤蟆，不要说‘我教你们偷’，”老鼠说，“你这话说得不对。”

“你干吗总是挑癞蛤蟆的刺？”獾有些生气地说，“他的话怎么说错了？我平常也是这么说的。只要我认为可以，你也应该觉得可以！”

“请原谅，”老鼠毕恭毕敬地说，“我只是认为他应该说‘我叫你们偷’，而不是‘我教你们偷！’”

“可我们并不是‘叫’他们偷，”獾说，“我们要‘教’他们偷。要‘教’他们，你明白了吗？而且我们立刻就要给他们露上一手！”

“那么好吧，随你们的便。”老鼠说。他自己现在也弄糊涂了，只好缩到角落里，自言自语地说：“叫他们，教他们，叫他们，教他们！”到后来，獾极不耐烦地喝令他住嘴。

不一会儿，鼯鼠蹦蹦跳跳地回来了，而且显得很高兴。他一进屋就说：“我高兴极了！我一直在挑逗那些白鼬！”

“鼯鼠，你没有让他们看出什么苗头吧？”老鼠着急地

说。“当然没有，”鼯鼠很自信地说，“我是到厨房把癞蛤蟆的早饭捂好时想到这个主意的。我看见他昨天穿回家的那件洗衣妇的旧衣服挂在火炉旁的毛巾架上。于是，我就把它穿到身上，连帽子和围巾也戴上，然后大着胆子向癞蛤蟆宫走去。那些站岗的当然看到了我。他们举起枪，连声问我是谁，还问了我一些别的话。我毕恭毕敬地说：‘先生们，早上好！今天有衣服要洗吗？’

“他们神气十足地看了我一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说：‘快走，洗衣妇！我们在值班，没有衣服要洗。’我便问他们：‘别的时候有衣服要洗吗？’哈哈，癞蛤蟆，你觉得这有趣吗？”

“真是可怜又可悲！”癞蛤蟆轻蔑地说。事实上，他十分嫉妒鼯鼠所干的这一切，这正是他自己巴不得去做的事情，只可惜他起先没有想到这一步，结果睡过了头。

鼯鼠接着说：“有几个白鼬后来有点儿火了。那个班长模样的矮个子对我说：‘快走吧，我的好太太！我的部下正在站岗呢，你别老让他们说话。’‘走开？要走开的不是我，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哎呀，鼯鼠，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老鼠惊讶地说。

獾放下手中的报纸。

鼯鼠接着说下去：“我看见他们竖起了耳朵，互相望了望。那个班长说：‘别信她的话！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哦，是吗？’我说。‘那么，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女儿为獾先生洗衣服，所以你说我知道不知道。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一百多个凶神恶煞般的獾，个个背着长枪，将于今天晚上从围场那儿过来进攻癞蛤蟆宫。六船带着手枪和短剑的老鼠将沿河而上，准备在花园登陆。还有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癞蛤



蟆，要袭击果园。这些癞蛤蟆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扬言要报仇雪恨。等他们把你们收拾完之后，你们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衣服能让我洗了，除非你们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溜之大吉！’我说完就走了，一走出他们的视线我就躲了起来。我沿着水渠悄悄爬了回去，隔着篱笆偷偷地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神情紧张，惊慌失措。他们立刻四下逃窜，互相撞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对别人发号施令，可是每个人又都听不进去。那位班长不停地派出一队队的白鼬到远处去，然后又出一队队的白鼬去把他们叫回来。我听见他们在相互嘀咕着：‘黄鼠狼个个都是这样。他们舒舒服服地在宴会厅里喝酒、唱歌、玩耍，而我们白鼬却要在这寒冷漆黑的夜晚站岗，被那些嗜血成性的獾剁成肉酱！’”

“哦，鼯鼠，你真是头蠢驴！”癞蛤蟆叫了起来，“你把事情全搞糟了！”

“鼯鼠，”獾静静地说，“我认为得你那小指头上的智慧比某些肥胖的动物全身的智慧都要多。你干得非常出色，我对你寄予厚望。你真聪明！”

癞蛤蟆嫉妒得都快发疯了，尤其是他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鼯鼠这样干算是聪明之举。不过，幸运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发作，也没有来得及给獾创造讽刺他的机会，吃午饭的铃声响了。

午饭很简单，但是很充足。他们吃的是腌肉烧蚕豆和通心粉布丁。吃过饭以后，獾坐到扶手椅上说：“好了，今天晚上的任务已经分配好了，恐怕要很晚才能结束战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打个盹。”他说着就将一块手帕蒙到脸上，一会儿就打起了鼾。

不知疲倦的老鼠立刻又焦急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在四

小堆武器之间来回跑着，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这根皮带给我，这根给鼯鼠，这根给癞蛤蟆，这根给獾！”他每加上一样新的装备，嘴里就念叨一次，而这些装备好像根本就没有个完。鼯鼠挽起癞蛤蟆的胳膊，把他带到外面，让他坐到一张藤椅上，要他原原本本地将他的冒险经过讲出来。这当然是癞蛤蟆求之不得的事情。由于鼯鼠听得很认真，旁边又没有人管着他或者对他吹毛求疵，癞蛤蟆便海阔天空地胡吹一气。说实在的，他的话里十有八九都属于那种“如果我当时想到的话，事情将怎么怎么发生”之类的。既然这些不大可能的事情都能变成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也去冒冒这样的险呢？

## 第十二章 浪子回头

天快黑的时候，老鼠神秘而又激动地将他们一一叫到了客厅，让他们各自站在自己那堆东西前面，为即将到来的远征做准备。他十分认真，又非常仔细，所以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准备好。首先，每个人都得系好皮带，在一边插上一把剑，在另外一边插上一把弯刀，以保持平衡。后是每人两把手枪，一根警棍，几副手铐，一些绷带和胶布，一个水壶和一个装着三明治的盒子。獾善意地笑着道：“好吧，老鼠。这样能让你高兴，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其实我只要这根棍子就行了。”但老鼠只是说：“獾，请别这么说！你知道，我不喜欢你到时候责备我，说我丢三落四。”

等到一切准备好了之后，獾一手提着昏暗的灯笼，一手抓

紧那根大棍，说：“现在跟我来！鼯鼠，你紧跟着我，因为我对你十分满意。老鼠跟在鼯鼠的后面，癞蛤蟆走在最后。听好了，癞蛤蟆！不要像平常那样口罗口罗嗦嗦的，不然就不让你去。我说到做到！”

癞蛤蟆不想被丢下，只好一声不吭地走在最后。他们就这样出发了。獾带着他们顺河走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一扭身，钻进了岸边的一个洞里——这个洞恰好在水上面一点点。鼯鼠和老鼠默默地跟着獾，也学着他的样子把身子一扭，顺利地钻进了洞。轮到癞蛤蟆时，他却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提进了河里，并且还惊恐地惊叫了一声。他的朋友们赶紧把他拽上来，匆匆给他擦了擦，拧去衣服上的水，安慰了他几句，让他站好。但是獾怒气冲冲地告诉他，他假如再这样出洋相的话，就坚决把他留下。

他们终于进了秘密地道，他们精心计划的远征正式开始了。

地道低矮狭窄、阴暗潮湿。可怜的癞蛤蟆一方面由于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因为他全身湿透了，开始擅抖起来。因为灯笼在獾的手里，所以亮光在前边很远的地方。在黑暗中，癞蛤蟆身不由己地落到了后面。他听到老鼠在向他发出警告：“癞蛤蟆，快点！”他一阵恐慌，害怕被孤零零地留在黑暗中，便飞快地向前走去，结果撞倒了前边的老鼠，老鼠又撞倒了鼯鼠，鼯鼠又撞倒了獾。一时间大家乱成了一团。獾以为有人从背后来袭击他们，想挥动棍子，可是洞内地方太小，根本用不上棍子和弯刀，所以他就拔出手枪，准备朝癞蛤蟆呆的地方射击。当他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后，他真的气疯了。他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这讨厌的癞蛤蟆留下！”

癞蛤蟆呜咽地哭了起来，鼯鼠和老鼠也答应照看好他，不让他再出岔子，獾终于平静了下来。他们继续朝前走，只是这

次老鼠走在了最后面，而且他还紧紧抓住癞蛤蟆的肩膀。

他们一路摸索着前进，耳朵竖得老高，爪子按着手枪。最后獾说：“我们现在差不多已到了大厅的下面。”

突然，他们听到了嘈杂的声音，像是有人在乱喊乱叫，在跺地板，在捶桌子。这声音听起来好像十分遥远，可显然又好像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癞蛤蟆的恐惧又回来了，但是獾镇静地说：“他们在寻欢作乐。这是黄鼠狼！”

这时，地道开始向上延伸，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又听到了一阵吵闹声。这一次他们听得十分清楚，那声音就在他们的头顶上。“乌拉！乌拉！乌拉！”他们还听到了小脚踩着地板、小拳头捶着桌子的声音和玻璃杯的“叮当”声。“看他们多开心哪！”獾说，“我们快走！”他们沿着地道匆匆往前，一直走到地道的尽头，结果发现自己正站在通向配膳室的洞口。

宴会厅里喧闹声震天响，因此他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会被人听到。獾说：“好了，弟兄们，大家一起用力！”他们四个一起用肩膀顶着洞门，将它撞了开来。他们一个个爬了上来，发现自己正站在配膳室，和宴会厅只隔着一扇门。宴会厅里的敌人正在开怀畅饮，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到来。

他们从地道里出来时，宴会厅里的声音震耳欲聋。等到喝彩声和捶击声渐渐平息下来以后，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好了，我不想多耽搁大家的时间”——（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是在我就坐以前”——（又是一阵喝彩声）——“我想为我们热情的主人癞蛤蟆先生说一句话。我们大家都了解癞蛤蟆！”——（一阵哄堂大笑）——“好癞蛤蟆，谦虚的癞蛤蟆，诚实的癞蛤蟆！”（一阵开心的喊叫声）。

“让我进去收拾他！”癞蛤蟆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要沉住气！”獾竭力阻止他，“你们都准备好！”

“让我给你们唱支歌，”那个声音接着道，“这是我专门为癞蛤蟆谱写的。”——(持久的掌声)

黄鼠狼头子——这肯定是他——用刺耳的尖嗓子唱了起来：

癞蛤蟆去寻欢作乐，  
摇头摆尾走在大街上——

獾站直了身子，两只爪子紧紧握着棍子，朝伙伴们望了一眼，大声说：

“时候到了！跟我来！”

门“哐”的一声打开了。

天哪！

空中立即响起了惊慌凄惨的尖叫声！

那些吓得魂不附体的黄鼠狼，有的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有的没命地跳出了窗子。那些白鼬也是一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挤到壁炉那里，结果全都被困在了烟囱里！当我们这四位英雄愤怒地跨进宴会厅时，黄鼠狼们个个魂飞魄散。只见桌椅东倒西歪，只听见杯盘“丁零当啷”，一片混乱。身材魁梧的獾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呼呼地掀起了风声，脸上的络腮胡子倒竖着！鼯鼠也挥动着手中的棍子，高喊着令人生畏的战斗口号：“给你一棍！给你一棒！”老鼠的腰间别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也在拼命厮杀。癞蛤蟆由于心情激动，再加上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肚皮胀得有平常两倍那么大。他跳到空中，发出一阵阵令人胆战心惊的喊叫声。“癞蛤蟆去寻欢作乐！”他喊道，“我要拿你们寻欢作乐！”他朝黄鼠狼头子直冲过去。他们总共不过四个人，可是在那些惊恐万状的黄鼠狼看来，整个大厅里好像到处都是凶神恶煞般的动物，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褐色

的，还有黄色的，而且个个都喊叫着，挥舞着大棒。黄鼠狼们发出恐惧而又沮丧的尖叫，四处逃窜。他们有的跳下了窗子，有的钻进了烟囱，个个都急着要逃离这些可怕的大棒。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四个朋友在大厅里来回寻找着，只要有黄鼠狼露头，就立刻给他敲上一棒。不到五分钟，屋里的敌人就全部被解决了。透过打破的窗户，他们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黄鼠狼仓皇逃窜时从草坪上传来的尖叫声。地板上躺着几十个敌人，鼯鼠正忙着替他们一一戴上手铐。獾拄着大棒一面在那里休息，一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鼯鼠！”他说，“他今天表现最好！你到外面去查一查那些站岗的白鼬，看他们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今天多亏了你，我们才没有必要去对付他们！”

鼯鼠立刻从窗子跳了出去。獾吩咐老鼠和癞蛤蟆把桌子扶起来，叫他们从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拣出刀叉盘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儿东西当晚饭。“我要吃点东西。”他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说，“癞蛤蟆，振作起来！高兴点！我们为你把房子抢了回来，你也不找块三明治来招待招待我们。”

癞蛤蟆心里酸酸的，因为獾没有表扬他，却称赞鼯鼠，说他是好样的，打仗勇敢。癞蛤蟆一直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干得很出色，尤其是一棒就把黄鼠狼头子打得飞过了桌子。不过他还是听从獾的吩咐，和老鼠一起东查西找，不一会儿就发现一只玻璃盘里面还有一些果冻。他们接着又找到了一只冻鸡，一根几乎没有怎么动过的牛舌头，一些点心和许多龙虾色拉。他们还在配膳室里找到了一篮面包卷和大量的奶酪、黄油和芹菜。他们正要坐下来吃饭，鼯鼠抱着一大堆枪枝格格笑着从窗口进来了。

“一切都已结束，”他报告说，“据我了解，那些白鼬早已

是惊弓之鸟，所以一听见宴会厅里传出的尖叫声和喧闹声，其中一些立刻就扔下枪枝逃跑了。剩下的白鼬站了一会儿，看到黄鼠狼朝他们跑来，便马上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们扭住黄鼠狼，而黄鼠狼则想逃跑，所以双方又是动拳头，又是动腿，在地上滚来滚去，差不多全都滚到了河里！他们现在一个个都不见了，我就把他们的枪枝捡了回来。现在没事了！”

“你真是好样的！”獾说，他的嘴巴里塞满了鸡肉与蛋糕，“鼯鼠，在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之前，我还要让你干一件事。若不是我知道你能尽心尽职地把事情办好，我是不会再麻烦你的。我真希望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能像你这样。老鼠要不是太浪漫，我会把这事情交给他的。我要你将地上这些家伙带到楼上去，让他们把卧室收拾一下，弄得整齐、舒适。让他们记得把床底下扫干净，换上新的床单和枕套，又把床罩的四角掖到床垫子下面——你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让他们给每个房间配好一罐热水、干净的毛巾和新的肥皂。等这些做好后，你要是愿意，就给他们每人一拳头，将他们从后门赶出去。我想我们是不愿意再见到他们了。然后，你就下来，尝尝这根冻牛舌，这可是上等货。鼯鼠，我对你十分满意！”

性情温顺的鼯鼠拣起一根棍子，让俘虏们排成一行，命令他们“快步走”，把他们带到了楼上。过了一会儿，他面带笑容地回来了，说房间都准备好了，搞得就像新房子一样干净。“我没有揍他们，”他又加上一句，“我觉得他们这一晚挨了不少揍，而且对我的要求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们说再也不能给我添麻烦，并说他们十分后悔。他们还说，过去那些事情都是黄鼠狼头子和白鼬的过错，如果要他们做什么弥补过失的事情，我们只要开口就可以了。于是，我给了他们一人一个面包卷，让他们从后门出去。他们一个个没命地逃走了！”



鼯鼠把椅子拉到桌边，埋头吃着冻牛舌。癞蛤蟆这时表现出一副绅士的风度，把刚才的嫉妒放到了一边，诚恳地说：“亲爱的鼯鼠，我真诚地感谢你今晚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你今天上午的神机妙算！”獾听到这里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勇敢的癞蛤蟆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大家高高兴兴地吃完了这顿令人满意的晚饭，然后就钻到干净的被窝里，安安全全地睡在癞蛤蟆的祖先给他留下的房子里。这幢房子是他们凭着无畏的勇气、巧妙的战术和恰到好处地使用木棍而夺回来的。

第二天早晨，癞蛤蟆又像平常一样睡过了头，很晚才下楼来吃早饭。结果，他发现桌上除了一堆鸡蛋壳，几块已经咬不动的冰冷的烤面包，空了四分之三的咖啡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心里有点儿不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呀！隔着餐厅的落地窗，他看到鼯鼠和老鼠正坐在草坪上的柳条椅中，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高兴得把小腿朝空中乱蹬。他们显然在讲故事。獾坐在扶手椅上看着报纸，见他进来，只是朝他点了一下头。癞蛤蟆知道獾的脾气，所以径直坐下来，为自己做了一顿最好的早饭。他在心里嘀咕着：我决不能让自己吃亏。看见他吃得差不多了，獾抬起头来说：“癞蛤蟆，我很抱歉打扰你，不过你今天早晨恐怕要大忙一下。你看，我们应该立即举行一次宴会，来庆祝这次的胜利。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实上，这是规矩。”

“那好啊！”癞蛤蟆立刻说，“一切听你的吩咐。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早上举行宴会。不过，我也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着，只要能朋友们高兴，什么我都会竭力安排。这你是知道的，我亲爱的老獾！”

獾没好气地说：“你别在这里装傻。说话的时候不要咕噜咕噜地喝咖啡，这非常不礼貌。我的意思是，宴会在晚上举

行，但请柬必须在上午发出去，而且得由你自己来写。你坐到桌子边来——桌上有几叠信纸，上面有蓝色和金色的‘癞蛤蟆宫’的字样——写好请柬，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你要是动作快点，我们午饭前就能送出去。我也来帮忙，给你分担一点活。宴会由我来安排。”

“什么？”癞蛤蟆惊慌地说，“让我在这样一个开心的早晨窝在家里写这些讨厌的信件？我可是想去查看我的家业，把各种事情处理一下，吹吹牛，好好玩玩。我决不写信！我要——我们回头见——哦，等等！我亲爱的獾！与朋友们的欢乐相比，我自己的乐趣算得了什么呢？既然你要我去做，那我就去好了。獾，你去订酒席，一切按你的意思办。你能到外面和那两位朋友说说笑话，不用管我，也不用管我是多么劳累。为了自己的责任和朋友，我愿意牺牲这个美好的早晨！”

獾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但是癞蛤蟆脸上带着坦率且又开朗的神情，使人很难怀疑他这样突然转变态度背后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于是獾离开了房间，往厨房走去。门一关上，癞蛤蟆就急匆匆地走到桌子旁。他是要写请柬，他还要小心地在请柬中提到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到他是怎样把黄鼠狼头子打翻在地的。还要略微提一下自己的历险——他这次的经历是多么辉煌啊！他还要在请柬的扉页处列出晚上的节目安排——他在心中是这样想的：

演说.....癞蛤蟆

（宴会上癞蛤蟆还要作多次演讲）

讲话.....癞蛤蟆

内容提要：我们的监狱制度——旧英国的水路交通——贩马以及怎么成交——私人财产，其权利和义务——回归自

然——做一个典型的英国乡绅  
歌曲.....癞蛤蟆  
(由癞蛤蟆自己创作)  
其它歌曲.....癞蛤蟆...  
(将在宴会进行中演唱，表演者为作曲家本人)

这个想法使他欣喜若狂。他卖劲地写呀写，终于在中午之前全部写完了。就在这时，他听到报告，说门口有一只小黄鼠狼，穿着又脏又湿的衣服，小心地问能不能为先生们效点力。癞蛤蟆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到外面原来是前一天晚上抓到的一个俘虏，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一副讨好的样子。癞蛤蟆拍拍他的脑袋，将那叠请柬塞到他的手中，让他尽快分发出去。他还说，如果他晚上再来的话，也许能得到一个先令的赏钱，不过那要看他怎样表现。这个可怜的小黄鼠狼欢天喜地地跑去执行他的任务去了。

那三个朋友在河上玩了一上午，所以回来吃午饭时，脸上都带着欢喜的笑容。鼯鼠由于觉得过意不去，所以特别注意癞蛤蟆，以为他会伤心、沮丧。不料，癞蛤蟆竟然满脸喜色、洋洋得意，鼯鼠不由得起了疑心。老鼠与獾也互相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午饭一吃完，癞蛤蟆就把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子口袋里，若无其事地说：“伙计们，你们随意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朝花园走去，打算在那里构思一下晚上的演说，但是老鼠拉住了他的胳膊。

癞蛤蟆料到他想干什么，试图摆脱他，但看到獾也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另一只胳膊，他便知道情况不妙。老鼠和獾架着他走进通向门厅的小吸烟室，把门关上，叫他坐到椅子上。他

们俩站在那里，癞蛤蟆默默地坐着，阴郁地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

“听好了，癞蛤蟆，”老鼠说，“我们来谈谈宴会的事。我很抱歉这样对你说话，但是我们要你听明白了，宴会上不准搞什么演说，也不许唱歌。你要弄清形势，我们这次不跟你讨价还价，而是命令你。”

癞蛤蟆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他们了解他，将他看透了，而且比他先进一步。他的美梦打破了。

“难道我给他们唱一首小小的歌曲都不可以吗？”他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不行，一首小小的歌曲也不行。”老鼠斩钉截铁地说，虽然看到可怜的癞蛤蟆失望地不停地颤动着嘴巴，他的心里也不好受。“癞蛤蟆，这不行。你自己也知道，你的那些歌都是些自吹自擂的东西，你的那些演说也全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空话，都是夸大其词的——”

“牛皮话。”獾像往常一样插嘴说。

“癞蛤蟆，我们这也是为你好，”老鼠接着说道，“要知道，你迟早要重新做人，而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要以为说这些伤人的话，我心里就好受。”

癞蛤蟆沉思了许久，最后抬起了头，脸上露出明显的激动神情。“朋友们，你们把我征服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说得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让我的光辉和荣耀再持续一下晚上——让我再听一次别人对我的喝彩声——这种喝彩声总能使我表现出自己美好的一面。但是你们说得对，我知道我不对。从现在起，我一定要重新做人。我不会再让你们为我丢脸。可是，哦，天哪，天哪，这世界可真艰难哪！”

他用手帕捂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吸烟室。

“獾，”老鼠说，“我觉得自己心太狠了。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我知道，”獾阴郁地说，“可这件事必须这么做。他得在这里生活下去，得守住这份家业，得受人尊敬。你愿意看见他变成大家的笑柄，让黄鼠狼和白鼬去嘲笑他、奚落他吗？”

“当然不，”老鼠说，“说到黄鼠狼，我们还算是幸运，正好在那小黄鼠狼带着癞蛤蟆的请柬出发时遇到他。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了一些苗头，便看了一两封。那些请柬写得可真太不要脸了。我把那些全都没收了。我们的好鼯鼠这会儿正在书房里忙着写那些简单而又朴实的请柬呢。”

宴会开始的时间终于快要到了。癞蛤蟆在离开朋友以后，一直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现在仍然忧郁地坐在那里沉思着。他用手托着下巴，出神地想啊想，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并且这笑容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到后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格格笑出了声。最后，他站起来，锁上门，拉上窗帘，把房间里的椅子摆成一个半圆形，自己站在前边，肚皮越鼓越大。然后，他鞠了一躬，干咳了两声，进入角色，对着想象中的欣喜的观众，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癞蛤蟆最后一首歌

癞蛤蟆——回到——家！

客厅里一片惊慌，大厅里一片嚎叫，

牛棚里有哭声，马厩里有喊声，

当癞蛤蟆——回到——家！

当癞蛤蟆——回到——家！

玻璃被打碎，地板被损坏，  
地上躺着昏倒的黄鼠狼，  
当癞蛤蟆——回到——家！

咚！锣鼓响！  
号角齐鸣，士兵敬礼，  
大炮轰响，汽车嘀嘀，  
因为英雄——回到了——家！

高呼——乌拉！  
让人群中每个人叫喊，  
向令人自豪的癞蛤蟆欢呼，  
因为这是他的——盛大——节日！

他富有表情地大声唱着，并且唱得津津有味。他唱完了一遍，接着又唱了一遍。

之后，他深深地长叹了口气。

接着，他把头发刷子伸进水罐里沾了沾水，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抹上发蜡，梳得平平整整的垂在脸颊两边。他打开门，悄悄地走到楼下去迎接客人。他知道客人们一定都聚在图画室。

看见他进来，屋里所有的动物都向他欢呼，围到他的身边来祝贺他，称赞他的英勇斗志，说他是多么勇敢、多么聪明。但是癞蛤蟆只是淡淡地一笑，轻声说：“根本不是这样！”或者：“正相反！”水獭一直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向一群朋友说着如果他在场，他将会怎么怎么做之类的话。当他看到癞蛤蟆时，他立刻欢叫一声，跑过来搂着癞蛤蟆的脖子，想拉着他在

房间里凯旋式地绕上一圈，但是癞蛤蟆挣脱了水獭的手，轻轻地说：“整个计划是獾制定的，鼯鼠和老鼠两个一直冲在前面。我只是跟着他们，没有干什么。”癞蛤蟆的这种态度倒是其他动物没有料到的，所以他们显然觉得又是吃惊又是不解。当癞蛤蟆从一个客人走到另一个客人面前时，他感到这种谦虚的回答已经让自己变成了大家感兴趣的对象。

獾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所以宴会搞得很成功。大家有说有笑，相互开着玩笑，但是坐在首座的癞蛤蟆始终低着头，对左右两边的动物低声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他时不时地会偷偷看看老鼠和獾。看见他们总是张着嘴互相凝视，他感到非常开心。随着夜越来越深，一些年纪轻一些、更爱热闹的动物互相咬着耳朵，说这次不像从前那样好玩。还有些人敲着桌子喊叫着：“癞蛤蟆，说几句话呀！请癞蛤蟆演讲呀！请癞蛤蟆唱歌呀！”但是癞蛤蟆只是轻轻地摇摇头，举起一只爪子，温和地表示抗议。他把糕点塞进客人的手中，与他们拉家常，亲切地询问他们家中那些还没有成年、还不能来参加社交场合的成员，还告诉他们，这次宴会完全是按传统方式进行的。

癞蛤蟆真是变了！

这次宴会结束以后，这四个动物继续过着他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生活曾一度受到了内战的破坏，但他们一直快乐、心满意足地生活着，不再受任何干扰。癞蛤蟆在征求了朋友们的意见以后，挑选了一条漂亮的金项链和一个镶了珍珠的首饰盒，连同一封充满了感激的信一起送给了狱卒的女儿。这封信就得连獾看了都觉得十分谦虚。火车司机也得到了相应的酬谢，以感谢他所受的辛苦和麻烦。在獾的严厉督促之下，虽然几经周折，癞蛤蟆还是找到了那个撑船的女人，赔偿了她的马。只不过癞蛤蟆在心里仍然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专门惩罚那些



目中无人的胖女人的。所支付的钱项对癞蛤蟆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而且根据当地的估价员算计，那个吉普赛人出的价也是比较合理的。

对于他们来说，野树林现在已经不再那么可怕，所以，在漫长的夏日黄昏，几个朋友有时会一起在树林中散散步。他们高兴地看到，林中的动物都尊敬地和他们打招呼，母黄鼠狼会把孩子们带到洞口，指着他们说：“看呀，孩子！那是了不起的癞蛤蟆先生！走在他身边的是勇敢的老鼠，他可是一位无畏的战士！那边走来的是鼯鼠，你们时常听父亲讲到他的事！”每当他们的孩子们淘气不听话，他们就会吓唬孩子，说如果他们不好好表现，可怕的獾就会来抓他们。这当然是对獾的诽谤，因为獾虽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却十分喜欢孩子。但是这一招从来没有失灵过。